于梅陇沉思:理性与道路

2022

独白

一

天空中的白，是有云还是没有了云？

酒杯中的清，是满着酒还是已空了杯？

移开窗纱，寒风温柔地吹，打在脸上，

街道上望不见行人，也听不见犬吠，

有的只是

树叶沙沙地响，

地上竟没有落叶。

觉着冷了，又合上了窗，碟里仍奏着《少女的祈祷》，

斜靠在酒红色木制躺椅上，

手指情不自禁和着钢琴曲的节奏上下舞蹈，

抛了心事，舍了烦恼，

只残留下点点醉意，

和口中吐着的诗句：

天空中的白，是有云还是没有了云？

酒杯中的清，是满着酒还是已空了杯？

二

天空中的白，是有云还是没有了云？

酒杯中的清，是满着酒还是已空了杯？

灯火阑珊，

淅沥沥的雨，飘然地落下，

我慵懒地躺进沙发里，闭上眼，

沉浸在那孤独的家族，

田园的交响曲在此刻响起。

翩翩起舞的音符，

所有人都学得会的语言，

诉说着它们各自的愉悦与哀愁，

那梦中的少女啊，

望着二十年后的夜景，

在我耳畔轻轻吹动。

天空中的白，是有云还是没有了云？

酒杯中的清，是满着酒还是已空了杯？

三

天空中的白，是有云还是没有了云？

酒杯中的清，是满着酒还是已空了杯？

柔弱者与失败者，

不应当灭亡，人才不是非黑即白，

而是自由的、是百态的，

谁来当那该死的判官，竟试图衡量他人的价值，

它最终也变成一位失败者，讽刺至极！

可怜兮兮地被拒绝、被抛弃，

成为彻头彻尾的败者，

谁稀罕你自以为是的思想，搂着镜子睡觉吧，

叫嚣着战争与卓越的可怜儿呐，弃绝了道德与秩序，

在你眼里没有给予人片刻安宁的位置，

你的墓志铭该怎么写呢，就叫：弗里德里希·威廉·斗鸡。

天空中的白，是有云还是没有了云？

酒杯中的清，是满着酒还是已空了杯？

四

天空中的白，是有云还是没有了云？

酒杯中的清，是满着酒还是已空了杯？

理解着自由旋律！

生命涌动，个性的理性啊，造作着意义。

理性破除一切神秘，

扩张着人的生存空间，

形式轮廓逐渐分明，于人之中显露端倪。

那神秘主义啊，那虚无的门前，

幻化成幻影，

捉不住的暗影，

体验着虚无缥缈的临门一脚，

你以为的直觉，

从来只是你以为而已。

天空中的白，是有云还是没有了云？

酒杯中的清，是满着酒还是已空了杯？

五

天空中的白，是有云还是没有了云？

酒杯中的清，是满着酒还是已空了杯？

门前的孩子，

嬉闹声鼎沸，

这是孩童们的赞歌，

庭院里的花鸟，

也新添了几分颜色。

昨日的悲怆，

似乎已然忘却：

女人躺在床上，

抱着婴儿轻吟：

从此演绎着苦难，

新生奏响了不幸！

天空中的白，是有云还是没有了云？

酒杯中的清，是满着酒还是已空了杯？

六

天空中的白，是有云还是没有了云？

酒杯中的清，是满着酒还是已空了杯？

轮回的观念，

教我彻夜难眠，

全凭仰仗幸运避开了的危险，

在之后每一次的轮回里，或难幸免，

看着门缝夹坏手指，也不再躲闪。

对于死后我们一无所知，

谁规定了下辈子如流水静淌？

我的下辈子不能成为苏格拉底吗？

在那个皆智的社会中，被冠上有罪的枷锁，

我大抵会选择喝下毒酒，

在为自己做完最后的辩护后。

天空中的白，是有云还是没有了云？

酒杯中的清，是满着酒还是已空了杯？

七

天空中的白，是有云还是没有了云？

酒杯中的清，是满着酒还是已空了杯？

那意识的形式，

什么样的思想决定了，你身处怎样的时代，

那全能全知全善的最高形式，

即便是回到了人间，作为教化着社会道德与秩序的来源与工具，

人可以逾越，但不能没有。

窗外凉意袭人，

从缝隙里侵入身体，

女人停止了哭泣，抱着孩子入睡安宁，

怀念那大海的广博与自由啊，

怀念那蓝天与星夜，

在怀念中渐渐入睡，梦见了十年后的冬天。

天空中的白，是有云还是没有了云？

酒杯中的清，是满着酒还是已空了杯？

八

天空中的白，是有云还是没有了云？

酒杯中的清，是满着酒还是已空了杯？

白布遮面，

喃喃自语，这语言不过就是：

字母的堆砌，概念的连接，

却抵达着意义，

我轻吟着诗句。

就这里的意义啊，它来源于理性，

只言片语只是中间与载体，

意义与文字的游戏哟，

诗句里透着的意义，

你称它为意境，

我称它为音乐！

天空中的白，是有云还是没有了云？

酒杯中的清，是满着酒还是已空了杯？

九

千年的宿命，

重复的孤独，

像一副副枷锁，日复一日，

我望向窗外，

落叶又堆起了一地，

周而复始的日子，

早已过的厌倦，

绝望的生活，

回到躺椅上计着数……

一声啼哭！

足以将我唤醒，

从蒙松的睡意中，

从那重复的绝望中惊醒——

活着！活生生的活着！

还有什么比这更伟大？！

活着！活生生的活着！

呼唤着未来与希望！

我们十指相扣，

未来可期。

上帝啊，宙斯啊！

我要站在你们的坟头唱起悼词，

我们生而为人，默默繁衍着生息，

我们彼此供养，

仰仗的是，自身的边界，

自由势必秩序，以及那传承，

这份荣耀不归于你！

去你的上帝耶和华，去你的神王宙斯，

死啊，从人的头顶上滑落坟场，

勇气，力量与拯救的魔法，孩童都已不信！

我们彼此陪伴，

相互指引，

那勇气，力量与拯救是我给予你的，

也是你给予我的，

我们共同找寻到的爱啊，

那爱，将我们连接，

我紧紧抓着你的手，

你则牵着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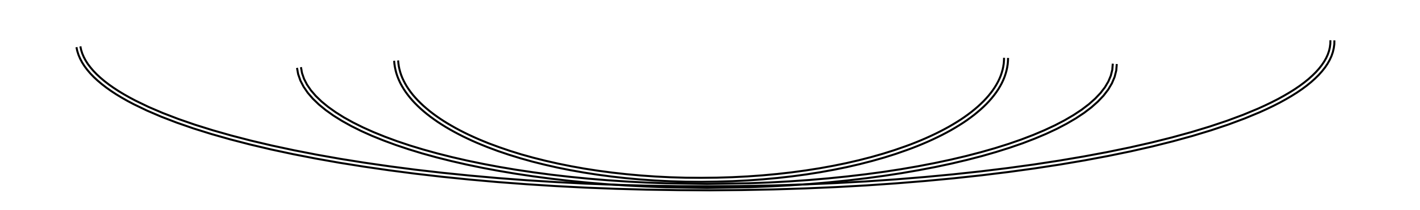
这就是世间的永恒轮回！

诗与音乐同一！

目 录

作为形式的法律

Themis



2022

前言

2022年关于作为形式的法律的研究，及其他。

Themis，上海梅陇

2022年春

第一章　理性的道路

01

这部作品是基于前作的拓展与补充，从而使人的体系更加成熟。

另外，亦需要加以声明的是：这次的探讨——我称之为探讨——完全是出于一种尝试性的，不是一种倾向，更不是作为定论或回答来加以叙述的，我只是试图去探讨这样一种想法或者可能性，并且对于这种想法，我的态度是直到现在（写下这段文字时）还是摇摆不定的。

我个人以为自己关于理性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一贯的。在理性的问题上，我始终将它视作为是一切的基础，这种基础是直达本质的，甚至可以说，它就是唯一的基础，那所有关于“现实”的观念都要在理性所架构起的哲学体系的基础上才能树立起来，否则谈论或承认“现实”就是独断主义的，没有这样的哲学基础而理所当然的谈论“现实”是一种宗教行为，越过形而上学而直接断定“现实”在理性层面上是无论证无依据的。

因而即便是再如何习以为常的、普遍以为的、从未怀疑过的、已成定势的观念，它们的成立也要有理性的基础，不能用“自认为”或“就是如此”来辩护，那些突然将现象与真实莫名地关联起来的并冒昧地冠以“现实”一词四处宣讲、那些突然将经验与真实莫名地关联起来的、那些突然将感觉与真实莫名地关联起来的，都是要建立在各自形而上学基础上的、或以各自的形而上学体系作为其基础的。换言之，理性应当是哲学的唯一基础，一切的主张——特别是在经验上的、在现象上的——都要在理性所架构的形而上学基础上才能竖立起来。

因而彻底地讲，即便是这样的常识——我看见这里有一瓶可乐，于是这瓶可乐是真实存在的——它的成立也仅仅是在“现象即真实”的形而上学（论证）的基础上的。故而以不同的形而上学体系作为基础的主张之间没有可比性及批判性，彼此的基础均是纯粹理性的论证所架构的。选择某一个形而上学体系，即是你将以它作为一个理性基础。并且一旦某一方说其基础不是纯粹理性论证架构的，而是经验的、或是现象的、或是超越了纯粹理性的，那就说明它还不是真正的基础。

于是这就表示，我们所经验到的、感觉的、现象世界的，说它们是真实的，这是独断论，而必要在它们之前首先建立基于理性论证的某种形而上学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上即在理性的论证的基础之上它们才是可靠的、非独断式的、是哲学的理性的而非宗教的轻信的。

严格地讲，一切形而上学作为纯粹理性论证的体系，即非依靠经验的、体验的，而是靠

理性论证建立起来的——作为人类全部沉思的基础，又像建造了那一条条的多元化的道路，在这些道路之上，哲学才作为了哲学，而非宗教。

这是我个人的主张。

02

我本以为这样一贯的态度即便是在理性的其他问题上也同样可以得到保证，直到 2022 年初的时候，当我反思理性的本质问题的时候，那种奇特的、怪异的想法涌上思绪，我想说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因为直到当下我依旧难以下定决定，就像狄奥尼索斯所写《悲剧的终结》，既在理性上看到了死亡的悲剧意义，又寄希望于通过悲剧艺术来终结这一悲剧。然而，与它所不同的是，它已找到了切实的下定决心的办法——即将悲剧艺术和理性主义结盟，通过理性的抵达（即悲剧开幕）与逾越（即悲剧终结）。[1]而我还没有。

这种差别使我更加烦闷、焦躁，我不得不承认，自己与狄奥尼索斯相比，它更加睿智、也更勇敢，那项工作恐怕只有它才可能完成。而关于我的想法，它本身既不伟大也不深刻、既不成熟也不漂亮——至少在我看来它并不漂亮，但着实作为我的一个想法，并且它确实又有一定的价值，即使是少得可怜，我也想将它表述出来，所以谈而不立便是我的态度。

03

个体的诞生从来不只是生物学上的、或是医学上的，又或者是单纯一个个体的事情。自它诞生起，它的感性以及理性的、它的人性（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的、它的真实（世界）与自我的、它的自我的指向的、它作为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诸如父子母子等、那些历史的、语言的等等，这些都表明一个个体的诞生绝不是一件我们所看见了的流于表面的那么单纯简单，我们所看见了的只是我们看见的。这也意味着，医学即便能够掌握并解决人的躯体问题，却无法掌握人的全部问题：自然与道德、社会与秩序等，是医学永远无法企及的。

理性作为人的理性，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给出判断，但值得怀疑的是理性是如何给出判断的，而非理性的可靠性，任何判断的前提是理性是可靠的，否则就什么都不要作出。但凡作

[1] 理性抵达绝望意义，以及理性逾越绝望意义。

出一个判断，其前提不是去怀疑理性的可靠性，而是相反，否则作为理性的结果的这个判断就必然也是不可靠的，并且什么判断都不应该作出，包括理性是不可靠的判断。关于理性是如何给出判断的，这里就有这样一种可能性，认为理性给出判断完全是凭借信的基础。即是说：理性最终实现的是信一种判断，而论证是为了使这种信得到加深、成为深信。我再次反复强调直到目前为止，这并不能算作是我的确定的观念或倾向，而仅仅是对这一想法的试探性的探讨。

如此作深究的话，对于这样两种方式——逻辑思辨（即理论）与逻辑推导——即得到判断的两种方式，亦是信及其对象的构建。这意味着得出判断本质上即是信这种判断。因而这里的逻辑学[2]与其说是获得判断的方式或过程，毋宁说是信及其对象的建构，或最终建构了信及其对象的方式或过程。

但值得一提的是，它所最终建构的对象是判断的意义，在语言系统的约定下，才是判断。因而即便是不同语言体系的人，最终作为形式的判断是不同的，但它们的逻辑学却是具有着某种程度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表现在：它们各自的理性（理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判断）在相同的感性经验或判断的意义下以逻辑学的方式（逻辑学则是获得判断的方式）或将得到相同的新的判断的意义，即便之后的语言约定是不同体系的。

于是显然，逻辑学是与约定语言体系无关的，是意义指向意义的，即在相同的逻辑学（如逻辑思辨）下：

A. 对于甲而言

$$\varphi_1\text{：}\ \mathrm{P} = \left\{\eta_1\right\} \rightarrow \mathrm{G} = \left\{\eta_2\right\}$$

B. 对于 Friedrich 而言

$$\varphi_1\text{：}\ \mathrm{P} = \left\{\eta_1\right\} \rightarrow \mathrm{G} = \left\{\eta_2\right\}$$

其中 A 与 B 两者的约定语言体系是不同的。然而在相同的感性经验的意义下以相同的逻辑思辨的方式可得到相同的新的判断的意义。

可见 φ_1 具有某种普遍性，对于不同的个体，即便语言体系亦不同，它们的逻辑学也可能相同，这就表明逻辑学——获得判断的方式——对于不同语言体系的个体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是潜于语言之下的，或者说是先于语言的。

[2] 逻辑思辨与逻辑推导。

因而在语言之前，这种逻辑学就已经发挥着作用。这一体系下的逻辑学并不就是所约定的语言，也不是约定本身，而是先于它们，在作为人的部分的理性升起的时候，亦即是获得判断（信及其对象：意义）的目的显现之时，作为方法（即一种建构）而升起。

形式上，逻辑思辨（理论）的结果——判断，与逻辑推论的结果——（新的）判断，亦即逻辑学的结果。逻辑思辨过程中的对象是作为内容的感性经验与作为形式的判断，而逻辑思辨的结果是作为形式的判断，后者同逻辑推导的结果共同称为理性的结果，因此逻辑学的结果即是理性的结果，它是作为形式的判断的。

可以说，理性最终实现的——理性的结果——是给出判断，彻底地讲是信及其对象（作为形式的判断的意义），从另一种层面或角度来看则是禁锢或牢笼，但我称之为构造，或者更准确地讲，这种构造是信的对象（形式）的约束与确定。因而逻辑学也可以说是信及其对象的禁锢，而论证则是加深了这一禁锢。

05

以理性论证的建构作为基础，一切宗教式的独断才能被彻底消解。亦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形而上学本身的意义就在于消除一切独断，使它们是基于理性论证的、而非体验或轻信的，是合理的、而非矛盾经受不住怀疑的。无论是内在的体验、或经验，与真实的惯性连接都需要以理性论证的建构作为基础才能顺理成章地被宣讲。事实上，我并不反对那些看似荒诞的断言，如同亦不轻信那些看似显而易见的、习以为常的，而只是反复强调它们的合法性，即建立相应的理性论证基础作为它们被确立的规则体系。

作为人的内在的理性本身的原故，于是产生了一切的形式——无论是一切普遍的世界的形式，亦或是一切纯粹判断的。或者是说：那所探讨的世界的形式，本质上讲，亦都是人的理性的纹理。仅从这形式中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个（所谓的外部）世界（自身的构建与运行逻辑），而是人的理性：它的范畴、它的界限、它的纹路。人的理性能有多宽广，世界的形式就有多宽广。

另外的，对于我个人所主张的理性的某种普遍性（纯粹判断的），是由人与人之间，于是诞生出的。它并不违背理性的个性化意义。在不同的个体那里，理性是个性的，而在人与人之间的或群体那里，它们的于结果层面的相较则使它们表现出一种普遍性，这种普遍性的表现并不能质疑理性本身的个性化意义。

对于个人而言，理性就是个性化的，那种普遍性仅仅是群体之间的在其结果上的一种表现。并且逻辑学根本上是意义与意义的对应，亦即：无论是感性经验的意义亦或是判断的意义对应为（新的）判断的意义，或者说是对应为信的对象。

于是例如对甲而言，其理性继而得出了判断，即在逻辑学（如逻辑思辨）下：

$$\varphi_1\text{：}\ P = \{\eta_1\} \rightarrow G = \{\eta_2\}$$

这里，逻辑学（即逻辑思辨）即是一个感性经验的意义对应为一个判断的意义。至于最终的、作为结果的，对应为什么判断的意义，或者说对应为信的对象是什么，则完全是表现为自我的指向的。并且甲针对这一对应的一切论证，本质上是在加深这种信。

特别的、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前后意义完全相同的逻辑学：感性经验与判断的意义相同的逻辑思辨、初判断与新判断的意义相同的逻辑推导，它们原则上都是最先发生的。但在实际中，初判断与新判断的意义相同的逻辑推导，其特殊性就在于它与不发生在事实上没有区别，因而这种情况就被无视了。于是，仅考虑感性经验与判断的意义相同的逻辑思辨，伴随着它的发生，于是自我产生了，同真实一道。其中作为理性的结果的判断的意义并非涉及自我的指向，而是涉及自我的产生，继而之后在那些其他的逻辑思辨（感性经验与判断的意义不同的逻辑思辨）及其他的逻辑推导（初判断与新的判断的意义不同的逻辑推导）的过程中，在它们最终建构的信的对象上，则是表现为自我的指向。

06

现象是感官所涉及的，唯承认它在感官那里的价值，或者说这种价值是局限在感官上的，而不能超越感官自身。对现象的信任需要建立在某个理性论证的基础上。在人的体系的形而上学那里，这一信任即是将它局限在了人的感官中：现象不能超越感官，更不能超越人，即不能超越感性及理性，而是要在感官之中才能成为自身，这是现象的局限性；并在感性以及理性那里亦建立起某种价值，这种价值是超越了人的感官——它是感性及理性整体的，即是作为整体的人的。

在这样的意义下，判断的局限性清晰起来，它总是不能超越理性的，更不能超越人，而是局限在人的理性之中才成为它自身，因而与其说世界总是按照逻各斯或人能够理解的规则运行，毋宁说人的理性确立了世界的形式。一切判断都不能超越人的理性，而要在人的理性之中成为它们自身。因而世界的成立意味着人的理性的必然升起，它不是绝对者或上帝的，

而是人的。世界中的每一个片段，其存在不是外在的、与人——感性及理性——无关的，它的存在正是以当代人的感性及理性作为内容及形式的。

于是可以说，人的理性的目的在于信及其对象，逻辑学则是建构了它们，一定程度上则是建构了世界的形式。这意味着世界的形式是人的理性的宏伟目的，并且世界的形式的元素不是固有的、绝对的，而是个体的、倾向的、经受论证的。

07

某种程度上讲，正是由于以理性论证建立的形而上学体系，或者说正是由于哲学本身的原故，使得哲学不是体验的、轻信的、身份认同感的、易传染的宗教式精神内核从而异化为宗教，而是哲学本身。这也就表明哲学必然是以理性作为基础的，并坚决与一切宗教精神决裂。任何用理性外衣装饰宗教精神内核的产物本质上还是宗教的，是真正的哲学所对立的。

逻辑学是一种建构，而非一个结果，是信的对象的建构（并非是对某个判断的建构）。与宗教中信的对象不同，后者信的对象是以体验的、理性不起的、身份认同感的作为建构过程，因而它不是逻辑学的建构，即理性的论证所加深的这种信是对逻辑学所建构的对象的信，而不是对宗教精神所建构的对象的信。更彻底地讲，理性的论证加深了对宗教精神的不信。

然而作为人，不能完全否定它，即便是理性本身要与它为敌、要与它决战到底，它的成立也是自由及其贯彻的表现。轻信是与理性为敌，它是理性的敌人，但不是人的敌人，它同理性一道在人的体系之中，人是超越理性的，也是超越轻信的。

理性的敌人是轻信，甚至可以说：理性的升起正是为了对抗轻信。它所加深的是对逻辑学、亦或者说是对理性本身的信——不是宗教主义的信奉，不是对轻信倾向的加深——是一种理性主义。

这种理性主义甚至是通向悲剧艺术的，狄奥尼索斯从来不是非理智的代名词，恰恰相反它是一名理性主义者，悲剧艺术正是要在理性作为审美活动继而得到的产物，没有理性，就像一群蛇虫置于观众席，既没有自然事件，也没有悲剧艺术。而一旦承认有悲剧艺术，也即是有作为审美活动的理性的参与。

人的最根本的悲剧是死亡，或者说是堕落虚无，继而人们总是把人的死亡而非诞生视作悲剧、将永别而非永恒视作悲剧、将坟墓而非婚宴视作悲剧、将死神而非财神视作悲剧，那所有的悲剧都与死亡相关，或者说都是以那最根本的悲剧作为准绳并展开的。悲剧艺术正是要让人看到死亡，让人看见堕落虚无与黑暗，那些诸现象的作为观察者的纯粹感官感觉，它

本身没有意义，悲剧艺术中的一切（艺术）意义都是由审美者的审美活动（理性活动）生出的。悲剧艺术既不等于那些纯粹的非意义性的现象、那些纯粹的感官感觉，更不等于废熵、倾向虚无的，换言之，纯粹的感官感觉不能给出任何一个悲剧艺术，虚无也不可能成为任何一个悲剧艺术的来源。

提坦众神肢解狄奥尼索斯，是要毁灭它，是要将它堕落虚无，而它的重生恰恰是对虚无的反抗，塞默勒吞噬而后繁育，正是要通过“他人的繁殖”令它冲破虚无。另一方面，自我的肯定亦是要在感性与理性的共同升起、伴随着真实的意义的诞生而觉醒。狄奥尼索斯从来不是要“堕落虚无”以及“消除自我”，恰恰相反是要破除虚无。如何破除虚无？依靠那些被误解的肤浅的秘仪？任何宗教式的内在体验都不能产生或者真正到达悲剧艺术、甚至一切艺术，而只能堕入虚无。

悲剧艺术之所以是悲剧艺术，不正是理性所致的吗？在整个审美过程中，即是由审美活动产生的艺术的、美学的意义，包括所给出的所有判断都是理性（作为审美活动）的结果。毫无疑问，那些纯粹情绪的洪流在狄奥尼索斯看来只是废熵，甚至是虚无主义的，而悲剧艺术又怎能以此作为来源。那些用以纪念酒神的受苦、死亡与复活在俄耳浦斯秘仪中成为了象征性的表演，而群情亢奋、狂欢纵欲却成为了主角，这是对狄奥尼索斯的最大亵渎，狄奥尼索斯从来不是如此的，而是要以“他人的繁殖”使得当代人成为可能、成为永恒，它是要冲破黑暗的，是要对抗虚无的，是要将人从黑暗深渊中拯救出来，从非理智浑噩中解脱出来，狄奥尼索斯的学生应当为人的延续而欢歌，为人的根本性悲剧而起幕。对悲剧艺术，不仅仅要理解它、析出那艺术的、美学的意义和判断、理性上看到其中最根本性的悲剧，还要超越它，超越悲剧，超越死亡。

看见最根本性的悲剧，看见堕落虚无、以及那最黑暗的、无法逃脱的宿命深渊，于是人最内在的本质要对抗、要冲破它，这才是狄奥尼索斯精神，这才应是悲剧正确、理想的起源，悲剧要让人们意识到堕落那真正的黑暗与虚无，亲眼看见一切希望被撕碎，绝望与无力，才能唤醒人对生而为人、对那束光的崇爱。

08

理性给出形式，而在美学上，理性作为审美活动则给出艺术、审美形式。将音乐与神秘主义联系起来是一种无知表现，这种无知同神秘主义的无知一样在经由理性后便得以彻底消解。不论是造型上的、亦或是音乐上的审美，都是以理性作为审美活动继而产生的。那些造

型的、音乐的在现象层面上只是人的观察行为生出的纯粹感官感觉，而作为审美活动的理性则创作出了艺术、美的层面，那个境界是作为审美活动的理性所最终联结成的：那纯粹的艺术与美的意义。

音乐之所以作为音乐，是因为理性。久石让 2018 年成都音乐会，那一首首音乐响起——它们之所以能被称为音乐，而不是声音或是自然事件，完全是由于理性作为审美活动升起了的缘故，继而那些艺术的、审美的得以可能，它们得以被称为音乐——作为观众、作为审美者的我们利用审美活动创作出了它们：那艺术的、审美的层面，那一首首音乐。唯独亮着的舞台中央不是音乐的来源——审美者的理性才是，它使得音乐作为音乐——观众坐在高坡上，舞台中央的演奏者亦作为审美者之一演奏着、亦是审美着它的曲目、它的音乐，台上与台下所有审美者在理性的审美活动的共同作用下，创作着它们的音乐，在《那个夏天》音乐奏响的某一刻，随着那中央的亮光渐行渐远的错觉，在审美活动下，我匍匐于它的脚下，仿佛它正置立于世界之巅，这音乐是能够被称作不朽的——不仅仅是莫扎特的《魔笛》——它是不可一世的、名垂千古的，那曲子似是轻缓实则有力，似是空洞实则丰满。在共同的审美活动过程中，那个境界——艺术的、审美的——在每个审美者那里织结。

无论是造型还是音乐，本质都是艺术、审美的，在现象层面上它们是不同：一个是视觉的，另一个是听觉的，但是在理性层面上在审美活动那里，作为艺术、审美的它们似乎并无特殊分别，是无关观察行为、无关现象的，是作为审美活动的结果、作为艺术与审美的意义。造型与音乐唯一的分别是在现象层面上，超越现象在本质上则都是艺术、审美的。

反过来讲，一种音乐作为艺术、审美的意义，一旦落在视觉现象上总可以找寻到相应的造型；一种造型作为艺术、审美的意义，一旦落在听觉现象上总可以找寻到相应的音乐。造型与音乐在本质上作为艺术、审美上是相通的，甚至可以说艺术、审美的在现象上（视觉与听觉）分别映像为造型与音乐。音乐不应具有特殊性，它与造型的分别在现象上，在本质那里它们都是作为艺术和审美的。

09

在非美学意义下，考虑到人性的缘故，05 中所确立的对象必要排除人性中的，或者更为彻底地讲，无论是逻辑思辨还是逻辑推导，前后意义不同——感性经验与判断、初判断与新的判断——中的判断或新的判断非来源于人性中，那么它们的确立表现为自我的指向。这是为了要确保那些来源于人性中的判断与新的判断都是要由观察的获得及实事求是的逻辑

思辨确立的，而非来源于人性中的判断与新的判断的确立则表现为自我的指向。

在判断那里，非来源于人性中的情况往往更具探究性，没有人性作为来源，它们的确立难道是凭空妄想？与其说是凭空而立，毋宁说它们的确立是以理性作为来源的，在人性（人的同一性）那里没有其来源，而完全是由理性作为来源继而确立出，并且理性最终确立的是什么判断，完全表现为其自我的指向。

人性（人的同一性）中所具的一切意义，作为来源，继而有一切自然与道德事实的判断；而那些纯粹自然与道德判断、作为艺术和审美的造型与音乐、法律、社会观念、传统文化等则来源于理性。前者的确立由观察的获得及实事求是的逻辑思辨实现，后者的确立表现为自我的指向。对于人性作为来源的，毋庸置疑，是人身为人的核心与基本，对于理性作为来源的，则是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却殊途同归的道路。

第二章　理性的蜿蜒

10

人的差异性导致了个性以及社会性内容，即是作为个人的人、以及作为社会的人。每一个个体既是个性的、亦是社会性的。人在作为个人的同时，亦是作为社会的人。自它的诞生起，每一个个人同时也必是社会（家庭）中的人，小到一家三口，大到一个家族，它必是作为某个姓氏的人。

对于个人的人，作为艺术和审美的造型与音乐的，它们的产生、确立是一种塑造或者形塑，即是对作为个人的人的形塑。如此一来，作为审美活动的理性在这里具有了一种“教化”的意义，它的升起——继而造型与音乐的得以产生及确立——根本上即是在形塑“作为个人的人”。

于是教育除了在社会群体那里具有达成一致的意义外，还具有另外一种形塑的意义，它们无疑都是在理性层面上的，前者是纯粹判断的达成一致，后者是理性的形塑意义——且更为根本。对于个人而言，在人的同一性的人性方面无有任何教育（形塑意义）的位置，它本身就已完全，教育只在理性方面、在纯粹判断那里，即那理性上的、纯粹判断的确立在根本上是一种形塑。

因而如那造型与音乐的，由理性（作为审美活动）产生，它们的确立——是为造型与音乐的、以及关涉它们的纯粹判断——表现为自我的指向，而在根本上是一种教化：形塑“作为个人的人”的理想。事实上，不仅仅是理性上的、纯粹判断的确立在根本上是一种形塑，还包括那自我的指向，共同塑造了个性的人。因而在审美过程中——无论是雕像展、画展亦或是音乐会——某一位审美者据自身理性（作为审美活动）升起继而产生及确立了自身的作为艺术、审美的意义及诸判断，它们的确立表现为它的自我的指向，并同自我的指向一同在根本上是形塑“作为个人的人”这一理想。

11

非严格地可以理解为，任何一个作为个性的人，它的理性所产生、确立的诸纯粹判断在根本上都是形塑了“作为个人的人”这一理想。不仅仅是为造型与音乐的、及所关涉的纯粹

判断，纯粹自然判断、纯粹道德判断亦是如此，它们和造型与音乐的在人性中均无来源，而只是由理性所产生出的，即它们全然不是事实，与人性的真实化丝毫没有关系，这并不代表它们不重要或者完全地可以被忽视甚至消除，它们有着根本性的意义，那些来源于理性的而非人性的、人们极大程度和部分的据理性的升起而产生的、那些非真实的对象的确立在根本上是一种形塑——一种作为个性的人的形塑。

不同的个体，理性不同，所产生与确立的对象不同。任何一个作为个人的人，据其个性的理性作为来源继而产生、确立的对象——与其自我的指向一道——形塑了一种个性的人的理想。如此，若作为来源的理性所涉足的范围越广、所产生与确立的对象越丰富，那么这一理想的形塑是更为深刻的、切确的。

事实上，对于每个人而言，就单单以它们的人性这一来源去看，只有因同一性而导致的普遍性而已，而以它们的理性作为来源的所确立的对象则是形塑了一种作为个性的人。或者说，所有不同的个体，以它们的人性（人的同一性）作为来源所分别确立的对象都是普遍性的，而它们的个性的理性作为来源所产生与确立的诸对象是个性的，分别是形塑了作为个人的人的理想。

12

因而对于个体，那些来源于人性的：即诸自然或道德事实，它们是普遍的，而就其本身——作为自然或道德的事件意义——以外的其他（额外）意义与纯粹判断的确立，表现为自我的指向。其中的纯粹判断是非局限在自然与道德层面的，即是关涉自然、道德、以及其他层面（包括审美）的纯粹判断的范围的。

换句话说，所有来源于人性的对象仅是作为其本身的事件意义的，任何超越此的意义都是由（个性的）理性所产生的。或者说正是这种个性化的理性的缘故，才产生出了那些超越事件意义本身的额外意义。

13

每一个个体自诞生，它既是个性的、亦是社会性的。它的个性的理性（作为来源）所产生与确立的诸对象（与其自我的指向一道）是形塑了“作为个人的人”的理想。同时，它自身在共同生活中——或作为社会中的个体——接受那古典与传统的、德育规范与法律的教育，

即在如衣着、生活习惯、宗教、文化、道德规范、自然法、法律等本质的即是在诸纯粹判断或观念的确立达成一致，这些企图达成一致的诸判断的确立表现为共同生活中的其自我的指向，并与后者一道在根本上是形塑了“作为社会的人”的理想。

这也就意味着，非严格地来说，任何一个人接受着古典与传统的教育（达成一致）不是为了所谓的使自身高尚或具有教养——至少这不是根本性的意义——在根本上它是在形塑“作为社会的人”。

作为社会中的人始终是当代人，不是古代人、亦不是未来人，后两者均是当代人的理性层面的产物，它们的意义与形式在当代人那里。每一个当代人在作为个人的同时也必是作为社会中的人。组成社会的不是屋顶与地板、不是城墙与舰船，自始至终都是当代人。事实上，始终作为当代人的理解才是真正的世界的形式。只有当代人才是光明：它们并不是要照亮过去那虚无、或者使历史那虚无再次呈现其原貌，而是要创作出真正的历史——它的形式始终是以当代人的理性作为形式的。只有始终从当代人出发，才能去把握历史与未来，即是当代人去把握历史与未来，它们的意义在当代人那里，才不至于沦为虚无。

社会始终是当代人的社会，是随着人的成立而产生的社会，归根结底是任何个人同时也是作为社会性的人，正是人的社会性才使得社会继而可能，那共同生活的倾向也是每个人生而为人或作为人本身的社会性继而导致的倾向。换句话说，并不是人生活在了社会中，而是人的社会性致使人总是社会中的人。

14

作为一个体系，即作为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整体，而非独立的、分列式的、非自洽的诸片段。在这个体系中，一切对象都不能脱离人而孤立的成立及被讨论。就像前段时间我的太太对孩子念叨着童谣：

动物园里有什么？

动物园里有大象。

动物园里有什么？

动物园里有狮子。

动物园里有什么？

动物园里有松鼠。

……

在最后，我轻声加了一句：动物园里有妈妈。这一切的成立必然不是孤立的；脱离人，它们的成立与其说是独断的、凭空的，毋宁说其本身也是人的纯粹判断的。无论是概念、亦是判断、亦是真实都必是人的概念、人的判断、人的真实，脱离人一切都无以可能。同样的，社会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当代人的社会；并非是人被这个社会的规法所束缚，社会本身不是困住野兽的牢笼，这野兽事实上也并非真正的野兽，牢笼本身就是它的一部分。社会不应成为被批判的对象，真正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的是人。

社会的安稳实质上是人的安稳，社会的动荡实质上是人的动荡。当我们谈及社会问题的时候，要着眼于实质层面的人的身上去，人才是社会问题的根本，或者更准确地讲是共同生活的群体（人们），它们才是社会生活的核心本质。因此谈论社会，实质上就是谈论人，是谈论某个共同生活的当代人群体。而所谓的社会管理，本质上也即是管理人。

15

在人的体系中，当代人这一概念，不是指某一个特定时代的人，更不是指“古代—近代—当代”这一传统时代发展的某一个时代区间里的人，这里的当代人概念不是一个固定的人群或对象，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更新的、流动着的人的概念，是在一代接着一代的流逝过程中作为人、即始终作为活着的人。

不仅仅是当代人这一概念的不同，人的体系与某种意义上的人类学传统所不同的是，一切不仅要从人那里出发，而且全部纳入到人的体系中去。这与所谓的“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它不是像研究动物学、植物学那样去研究人，而是将一切（对象）都纳入其中并始终从人那里出发。因而它并非人类学那般将人视作一类生物、一个物种，对于它本身的划分来说是不能与动物学、植物学归于同类的。人类身体发展史与解刨的人类学也无关它的工作，在人的体系而非那种人类学中，对人的肉体的研究是对“人的肉体”的研究，本质上则是纯粹的现象学问题，而非对“人”本身的探究，事实上人也绝非等同于肉体、器官，反之亦然：肉体与器官也绝非等同于人。一个躯体无论如何都不能组织成活生生的人[3]。现象学问题作为人的现象学问题，并且人始终是有机的、活生生的。

[3] 引自海德格尔的《德国观念论与当前哲学的困境》（庄振华、李华 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6.2）。原文是：当身体一类的东西成为研究对象的时候，一个躯体就已经组织成我们所谓的有生命之物了。一个纯粹的质料性事物虽然也有某种决定它的各部分如何连接，并决定它的各种力量和运动如何运行的整体秩序，但却与一个有着各器官的事物所产生的有机体有区别。一块石头是没有任何有机体的（比如某种特定的弧形隆起）。

将对人的探究引向是为一类物种的人类学是狭隘的，将对人的探究引向肉体、器官的人类学亦是狭隘的。而那些神秘主义的研究（如灵魂）则不仅是狭隘的、更是毁灭性的——对哲学本身来说；它从来不应当是作为理性思辨的哲学传统框架下的，事实上却是宗教传统框架下的。这种将对人的研究引向神秘主义（灵魂、心灵等）与现象学（肉体、器官、生物学等）、以及心理学等的行为所不明智的是：人是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整体。这也就意味着，对这些各个对象的研究本身不是对人的研究，而只是对这些对象的研究。

在我个人看来，对人的探究甚至都不能是（纯粹）经验的，或者说经验（经验性的体验）本身并不彻底、不根本，而是流于表象的（包括它们得到的那些知识），因此至少在经验学之下要建立理性论证的体系，没有这一理性体系作为基础，人的经验学到达不了人的本质层面。

我们身处的当下时代是一个真正荒谬的时代，有着不彻底的传统：人们把一切对象与人的分裂开，并将自身设立在“上帝”（绝对者）角色去上览阅它们，完全忘记了自身正是人，在览阅它们的同时、在谈论它们的同时，它们正与人不可分割、作为人自身的对象。

16

我们在社会中遵守着社会公共法则，而事实上那些公共法则以及公序良俗是人们的理性上所达成一致的，并且不仅仅是公共秩序，自然法、法律、亦及文化等也都是人们在共同生活中其理性上所要达成一致的。而更彻底地讲：人们在这些上达成一致是共同生活的前提。所以究竟是这样的公共秩序还是那样的公共秩序、是这样的法律还是那样的法律、是这样的文化还是那样的文化——包括是这样的着装方式还是那样的装着方式、是这样的餐桌传统还是那样的餐桌传统，或许全部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达成一致是共同生活的前提。

所以社会生活——包括宗教团体生活，如僧侣生活——在社会层面上亦具有这样一种身份认同的意义，包括生活方式的教化与传承、言行交往的教化与传承、文化的教化与传承，它们都是观念或纯粹判断的教化与传承的达成一致。而这种达成一致显然不是最终的目的，或者说这种形塑（作为社会的人）不是最终的目的，共同生活才是。

可以说：达成一致是为了共同生活。因此这种教化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教化，不是他人强加于人的，不是一种被迫教育，而是人自身的一种社会倾向，是人自身为了共同生活的最终目的而主动产生的教化倾向。因而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或即将选择的、是我们自己落向的或即将落向的、是我们自己确立的或即将确立的，不是那些公共秩序、法律、文化等朝向了我们，

而是我们自身正主动地靠向它们，在自我教化的过程中，人的观念或纯粹判断达成一致，并非是为了使自己被陶铸成“有教养的人”，而是为了得以共同生活。

因而文化与传统差异、宗教信仰差异等所谓异族人、异教徒之间往往不和，继而引发冲突、甚至是战争。达成一致是共同生活的前提——在公序良俗、法律、文化等观念上，否则共同生活无以可能。

因而前面说的：个体以其理性作为来源的达成一致的诸对象的确立，表现为共同生活的其自我的指向，并与后者一道在根本上是形塑了“作为社会的人”的理想，继而它（作为社会的人）得以过共同的生活。

在与“作为个人的人”的理想整合后，便会发现：个体以其理性作为来源的个性的诸对象、以及达成一致的诸对象的确立，表现为个人的以及共同生活的其自我的指向，并与后者在根本上是形塑了“作为个人的人”及“作为社会的人”——即“作为真正的人”——的理想，继而它得以过“作为真正的人”（这一理想）的生活——个性的、以及共同的生活。而这正是理性的生活。

17

由于古希腊历史（真相）亦是作为当代人的历史，古希腊悲剧历史亦是如此，因此无论是作为当代人的它、还是作为当代人的我个体，它们分别是我们各自的历史真相，因而一味地主张自己的历史真相意义或许并不明智，这也就表明历史真相本质上是个性的，事实上并非单单历史真相的个性意义，就连那所谓的悲剧艺术的全部真相在真正的古希腊人——作为当代人——那里亦是个性的，这样一来，即便古希腊人的悲剧意义，也只是它们自身的个性意义而已。

如此，狄奥尼索斯的悲剧艺术本身是个性化的，关于酒神的神话传说、秘仪等作为非自然与道德（事实）事件而全部被理解着，关于它们的全部理解来源于人们的理性，或者说是理性创作的结果，因此关于狄奥尼索斯的悲剧艺术，包括它的全部历史真相都是每一个作为当代人的个性化的创作，而这种个性化的创作之所以有时达成了某种程度的一致，成为一种普遍认同，则是人的社会性所致的。

于是，关于狄奥尼索斯的悲剧艺术的历史，亦或者作为个性化的创作作品，表现在我的

文本中：似乎是一种名为酒神颂所引发的悲剧艺术，并且它———酒神颂[4]——的内容是狄奥尼索斯的出生、经历与受苦，人们通过它们（特别是受苦）直面了坠入黑暗与虚无，看到人的根本性的悲剧，这是悲剧的真正来源。悲剧艺术的主角与其说是酒神颂，毋宁说是狄奥尼索斯以及它的出生、经历与受苦，更彻底地说是人们借此以表现堕落虚无[5]，继而在这一过程中切确地看到了的人的根本性悲剧——即在理性上看到死亡的根本性悲剧意义。

人什么时候真正看到了人的根本性悲剧——即在理性上看到了死亡的根本性悲剧意义——真正的悲剧艺术就是什么时候诞生的。

18

古希腊人倘若为人的诞生（生而为人）而欢庆，那么就不该为堕落虚无而狂欢。后者不是狂欢，而应是理性上意识，只有切确地意识到堕落虚无（死亡）的根本性悲剧意义，即是意识到了人的根本性悲剧。

无论是古代人作为当代人，还是现代人作为当代人，它们的旨在观念方面的提出所表现为的自我的指向其重要地位往往超出人们所通常以为的，在生而为人的光明意义之中，这一“自我”及其指向也占据着一部分位置，或者说“自我”也是“人的”，因而在人的根本性悲剧之中也包含着自我的根本性悲剧，这种根本性悲剧正是自我坠入虚无的根本性悲剧意义，表现为“（是）我不想死”并且“对他人的将死我表示遗憾与悲伤”，或是对自我的意义的怀疑。

人即光明——连同它的自我——与黑暗（虚无）背逆，这种背逆是人（及继而的其自我）本身（其生存与繁衍）的倾向，这种倾向亦即是它们要冲破黑暗、破除虚无，要成就意义而非坠入虚无。

19

希腊城邦并非希腊文明的中心，希腊人才是；世界的中心是当代人。这里的世界不单单是实在意义上的世界，还包括了一切观念世界、以及所有的社会文明——曾经的、现在的、

[4] Dithurambos：为神的欢庆；这里指的是为人的欢庆。

[5] 包括个体的消除及倾向，在狄奥尼索斯的《悲剧的终结》中，人的生存（在理性那里，或作为形式）——是个性的人以及社会的人，即作为形式的真正的人的生存——亦是冲破黑暗、破除虚无的意义的，因此在理性看来个体的消除本身就是堕落虚无的意义。

以及未来的。总的来说，即是以人性以及理性作为来源的所有对象。

对世界的研究根本上是对人的研究，或者不彻底地讲——某种意义上的所谓“对世界的研究”要转向为“对人的研究”。“对世界的研究”不应脱离于“人”，世界的中心是人，是人的世界，“对人的研究”亦不应脱离于“世界”，人是作为世界的根源的，纯粹的世界与纯粹的人都是荒谬。

于是那些纯粹对自然与道德事实、对各个观念、对社会文明、对法律等本身的研究是荒谬的；对人的肉体与器官的解刨学、对人的生物学、对人的心理学等本身的研究亦是荒谬的。自然与道德事实不是从虚无中来，各个观念是作为人的观念，社会文明的中心是人，法律的本质与其说是各个条款毋宁说是（社会生活的）人，脱离人去谈论的它们本身都是虚无的，都不是真正的它们；而那些纯粹的所谓对人的研究亦不是对于真正的人，真正的人不是这种所谓的身体的、生物学的、心理学的、或脱离于自然与道德、脱离于诸观念及它的社会性的纯粹的对象。

20

当我们认清一切形式都是人的理性形式，那么（他）人的理性的到达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成为了人与人（亦包括自身）的理性的达到问题。然而不得不说的是，理性作为人的理性，本身不能超越人，是人之后的对象（整体之后的部分），因而理性既不能到达真正的人，更不能超越它。于是可以说，理性只能够把握人的体系中的对象（形式），而不能把握到人本身。从某种角度看，人的体系中的理性（人的部分）所能把握的是作为人的体系中的形式，那么或许亦可以说，人的体系中的感性（人的部分）所能把握的是作为人的体系中的内容。

哲学作为当代人的哲学，是人的理性思辨的产物，而不是虚无的对象的产物，虚无本身创造不出任何东西，创造出人的是人而非虚无，这就是繁衍的意义。理性本身不能超越人（当代人），理性是当代人的理性，哪怕是任何历史文本，其中的一切意义都是来源于当代人的，因而哲学本身不能超越当代人，它是当代人的哲学。

哲学真正所传承的是理性精神，这一精神的核心是怀疑，或者是否定的倾向，因而辩证法作为一种否定的辩证法，它的来源也正是理性，或者说正是理性的否定倾向导致了辩证法。因而在我个人的观念中，所谓的事物本身的辩证法是荒谬的，或者说事物的辩证法作为一种形式正是人的理性层面的对象。更进一步的：所谓的道或逻各斯或“上帝”根本上是形式—

—而非内容。

最后，把丰富多彩的世界归结于或还原于“人”（单一对象），如果你认为这一做法是简单化的，那么你对人的理解或许是过于简单化了。事实上，人（这一对象）正是足够丰富多彩的。

第三章 作为形式的法律

21

任何一个人自诞生起也必是作为社会的人，这是人的繁衍所导致的，无论它的母亲在它出生后是否立刻死去，它的父亲又是什么时候便已死去，都不能改变它的原初社会性——它可以生来就父母双亡成为孤儿，但绝不是没有父母。严格来说，这不是生物学所决定的，而是作为人本身所决定的，人不能从虚无中来，虚无不能创造出任何东西，人只能通过他人的繁衍而来，或者说正是他人（的共同生活）的繁衍导致了人生来就是社会性的。

自此之后，无论它是孤儿一人——或是过着家族式的生活——这种社会性始终伴随着它，对于它而言：它是它的父母的孩子，即便是未见一面，这种社会关系都始终伴随终生，它会为它们的名誉而战，对互不相识的不同个体能够始终给予某种程度的认同，更彻底地说不是认同某个特殊的人，而是认同这种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是自它的诞生起便始终伴随着它的作为社会的人的意义。

因而始终作为一种基础，继而其他的社会关系都是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延申，这种延申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延申，即是对于不同的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延申，由最本初的个体之间的繁衍关系到其他社会关系——一种社会性的延申。亦可以这样说，是人的社会性由最本初的繁衍关系到一切社会关系的发展的过程。

22

人是作为个性的人、亦是作为社会性的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人是先于它们的。所以活生生的人，必是先于个性的以及社会性的，并且理性无法到达人本身，因而理性的形塑就显得格外重要。这种形塑是理性层面上的形塑，因而它是理想，这一理性上的形塑是继人的成立之后的以其理性作为来源的对象（形式）的形塑结果——理想，它（这一理性上的形塑）最终所引向的是这一理想的生活：个性的、以及共同的生活。

理性层面上的理想与生活——作为真正的人的理想，与作为真正的人的理想的生活（个性的、以及共同的生活）——它们都是理性层面上的，因而都是作为形式的对象——一种真正的哲学的意义——并且这样的生活是真正理性的生活，或者说是作为真正的人（这一理想）

的生活。

23

我个人以为，与其说人们的共同生活导致了法律的产生，更彻底（理性）地讲：（达成一致的）自然法与法律的确立形塑了“作为社会的人”的理想，是共同生活的前提（之一）。自然法与法律都是以理性作为来源的对象——它们都是形式的、都是纯粹判断的，并且都是达成一致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法律的确立是基于自然法的，这种基于恰恰是形式上的。因而也可以这样说：自然法来源于理性，法律来源于自然法。即首先确定自然法的形式意义，它是如此纯粹（道德）判断：损害他人是不正当的行为，然后产生出法律，它亦是形式意义的，是纯粹判断的。

既然法律是作为形式意义的，那么这种社会或共同生活的局限将影响法律本身的局限。比如当我们把共同生活局限在某一个僧侣社会，那么一个达成一致的教律（戒律）是前提（当我们把共同生活局限在另一个僧侣社会，那么另一个达成一致的教律（戒律）是前提）[6]；当我们把共同生活局限在平民社会——国王及皇室成员、或者贵族除外——那么一个达成一致的平民法律是前提：它是共同生活的平民群体的法律，国王及贵族则完全不予参与，包括立法、审判等——它的基础是所有平民的自然法——否则这法律就会成为暴政[7]；当我们把共同生活局限在某一个商品交易社会，那么一个达成一致的交易法是前提（当我们把共同生活局限在另一个商品交易社会，那么另一个达成一致的交易法是前提）[8]；……

换言之，只要将共同生活局限在某个群体或社会，那么一个达成一致的法律是前提。反过来说，倘若没有达成一致的法律，那么共同生活局限的这个群体或社会——在共同生活上，或作为群体或社会——即是无法得以保障的。这又意味着，所谓的群体或社会并非表示人数复数形式，其中心是共同生活的。

回到作为一种形式的法律，它对应的是共同生活群体。随着这种社会群体的局限化，法律这一形式亦将得到对应。

[6] 例如同是佛教徒：不同地域群体的宗教活动，如中国佛教徒与日本佛教徒。又如不同的宗教信众：不同宗教群体的宗教活动，如基督教徒与佛教徒。

[7] 为了在国王及贵族与平民社会之间建立共同生活的联系，而非放任隔离，之间再确立一个达成一致的律法是有必要的。

[8] 例如不同地域的群体的商品交易活动、或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商品交易活动。

24

达成一致的（自然法与）法律，是共同生活的前提。将共同生活局限在一个国家的全部国民生活，这里的全部国民是指包括全体民众、特殊个人、与特殊职能的团体的——当然倘若将共同生活局限在这个特殊职能团体的，那么对应的就有它们的法律——那么所对应的就是一个国家（全部国民）的法律。

法律的基础或来源是自然法。就达成一致的国家（全部国民）的法律，它的自然法是这个国家全体国民的各自的理性作为来源的达成一致的纯粹道德判断“损害他人是不正当的”，这一自然法是纯粹道德判断的，在此基础上建构起的达成一致的法律——一个国家（全部国民）的法律——是它们作为这个国家国民生活的前提。

25

法律是一种社会建构[9]。但这里建构的基础是自然法的建构，而自然法的建构不是依靠外人、亦不是其中的某些人，而是作为共同生活的全体。当共同生活局限在一个国家的全部国民生活，那么自然法就是全体国民建构的自然法，它必然是达成一致的。

因而一个国家中的某些人说着不公义的言论、做着不公义的行为——不是说这些言论或行为本身的问题，而是它们与这个国家全体国民建构的自然法相违背了——即便它或是它们权势滔天以致于国家中的其他人们不敢批驳，但后者或是私下、或是匿名、或是紧握拳头、或是自言自语道：它（它们）不公义。

全体国民不是被动地接受了，不是等待某些人建构了自然法然后被教育、被要求、被接受，而是共同建构了这一自然法。所以这一自然法是全体国民的自然法，如此自我教化亦是一种共同建构，不是去接受，亦不是仅仅去落向它的趋势、或是主动要去达成一致的倾向，而是达成一致的共同建构。这是一个不断地持续着的过程：全体公民——新加入的、离去了的——始终正在建构着自然法。

自然法是达成一致的、普遍的，而不是某种私有化的对象，与其说是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更倾于说是作为前提。个体以其理性作为来源的达成一致的诸对象的确立在根本上是形塑了“作为社会的人”的理想，继而它得以过共同的生活。这句话同样说明了达成一致的诸

[9] 引自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 译），法律出版社（2018.7）。

对象并非完全是他人的，而是来源于其自身的理性的，不是对他人的理性产物的轻信地接受，而是每个个体自身的理性所产生及确立的。因而这一过程不是宗教式的。

26

共同生活局限于家庭，那么自然法就是家庭中全体成员的建构的自然法，每一个成员自身产生及确定这样的自然法得以过共同的生活，这一自然法包括了成员与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同、尊重、互不侵害的原则，这些是它们得以成为一个家庭的条件。

事实上“损害他人是不正当的行为”是所有共同生活的群体最基本的自然法，它意味着认同共同生活的成员的利益（这里的利益尚未经法律明确划分与定义，而是它们各自默认）、尊重它们（个体）自身、并且互不侵害。

自然法是先于法律的，是后者的基础或来源，它比法律更完备、完善。自然法的建构是群体的自觉的，而非订立文字的，它是群体自觉性共同生活的前提。然而这样的仅仅依靠自然法的群体现实中几乎没有，即便是像家庭这样的群体，虽然家庭成员都是自觉性的相互认同并建立起家庭生活，但它们依旧需要法律（如家庭解散或重组期间的作为个人的财产等清算问题对于它们来说就需要法律）。

27

对于国家全部国民而言，领导者作为人民首领是国民的牧人，其唯一高于人民的品质是它是被人民推选出来的。不是一种暴政或压迫的统治，不是一种天生优越，不是一种超越的品质，而是作为一个群体的全体人民需要一个牧人，一个能为它们领路的人、一个能带它们奔向未来的人，一个被人群簇拥收获荣耀与地位的人、一个为一切歧路背负责任与历史评价的人。在我看来，地位与阶级从来都只是人民大众创作出来的政治把戏。

那些通过暴力颠覆了原来政权的民众（包括团体），它们想要成为新的牧人，但它们往往忽视了一点，这就是它们自身也是被推选出来的，被推选出来去革命、被推选出来去推翻原来政体、被推选出来成为新的牧人，归根结底是人民群体的普遍意志，它们为自己寻找强大的牧人，为自己寻找能够带领它们奔向未来的领路人。首先察觉到牧人衰弱的是羊群，与其说是时代之潮流毋宁说是民众之意志。它们需要首领，拥簇出首领，察觉到了它的衰败，拥簇新的首领替代它，甚至处死它——有时比新的首领表现得更为激进。它成为它们的“庇

护者”，使它们成为理想的平庸者、大众者，并在某个大难临头的时候可以将它推出去叫它背负了所有的罪名，这些罪名或许只是一种方式——好将牧人推出去并与它划清界限的方式。

一个国家从来不仅仅是某个首领或某个团体的国家，它们并非这个国家唯一的真正的本体，平民集团（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更像是，然而包括首领或团体在另一种程度上即是作为这个国家的“牧人”，因而它们（全体国民：包括平民、首领或团体）都是这个国家真正的本体。国家法律是它们一致建构的民约，自然法是它们的公义。

28

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契约，是人们以自然法为基础建构的，这种民约的本质在于：自然法及法律是以理性为来源的，因而它们本身不是道德事实而只是纯粹判断的，是且只是合理的，因而损害他人是不正当的行为本身不是什么道德事实，而只是群体达成一致的纯粹道德判断，在对它以及法律问题上我们谈理性、谈论证，它们必是要出于我们的理性的，因而是合理的，并要通过论证去确定，而不是证明。法律问题上所有的证明都是作为事件事实的证明，而其正当性则唯以论证的方式为依据。

因而法律是理性建构的社会契约，不是事件的，而是民约的，不是本身就是如此（正当或不正当，以及承受怎样的刑罚），而是我们的理性在是否合理上达成了如此一致。在法律的建构中，“杀人者偿命”问题上我们考察的不是这一判断是否是事实，而是“为什么”以及“是否合理”；在审判者裁决的过程中，它要考察的不是“他杀了人是不正当的行为”或者“他的杀人行为是死刑”是否是事实，而是他是否杀了人的作为事件的真实性（需要证明）以及根据法律的民约（法律本身就是源于理性的一致合理）做出合理的判决。

29

最基本的自然法“损害他人是不正当的行为”，每个个体都要以其理性作为来源确立这一纯粹道德判断，以致于它能够过共同的生活。当然除了自然法以外还有其他对象的达成一致，例如文化：着装的达成一致、古典传统的传承等。它们都是达成一致的具体对象。这一自然法是在认同他人上达成一致——即形成了一种相互认同的结果——包括了认同他人的利益，但这里的利益是尚未以法律的方式明确的，而仅是以相互认同的方式明确的。

作为群体中所有人的达成一致的纯粹道德判断，自然法“损害他人的行为事不正当的”

的建构不是出于成员们对自身利益的忧心而明确起来的，事实上它们往往会为了这一合理性而陷自己于更危险的境地，对成员们而言，自然法是一种作为公共的法，它不是某个事实，而是出自自身理性的合理的、并且公共的、达成一致的对象。自然法的建构亦即是公义的建构。

除了最基本的自然法外，对于是否还有其它的自然法我暂表以怀疑。我倾向认为没有，但我不能十分确定。即便是合同法的以合同为依据同样也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也是以这一自然法作为基础的。而劳动法的甲乙双方所涉及的是否具有令人满意的劳动能力的因素，只在招聘面试时由双方私下确定，而一旦劳动合同经双方签订生效，那么劳动能力的因素不能成为解除合同的理由，由于我相信自然法只有一种，因而劳动法并没有除此以外的第二个自然法的基础，因而劳动能力是否令人满意显然并不重要亦无需考察——无法证明不能成为不予考察的理由，无需证明才是——唯一重要且待考察的是：是否损害了他人的利益。

在自然法的基础上，法律的建构是具体事务的。在这种自然法的倾向上，共同生活局限在不同的社会群体，自然法是同一的，唯一不同的是法律。这表示，不同社会群体所建构的法律是不同的，但所建构的作为基础或来源的自然法是同一的。

譬如共同生活局限在家庭，成员们建构的自然法：损害他人是不正当的行为，而它们建构的法律是家庭法律（然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虽然原则上，家庭法律是由全体家庭成员共同建构的，然而事实上不可否认的是，在实际操作中所出现的最明显的问题是：很难达成一致或将造成不公。于是借由家庭中的各个成员同时也必然是作为国家的公民，因而国家群体建构国家法律，可以包含作为家庭成员的国民建构相应的家庭法律来实现可操作性。这一行为的原则在于将家庭与国家两者之间建立“包含”关系）。譬如共同生活局限在某一个商品交易社会，成员们建构的自然法：损害他人是不正当的行为，而它们建构的法律是商品交易法律。总之，无论共同生活局限在什么样的社会群体，这个社会群体中的所有成员都是以由它们建构的“损害他人是不正当的行为”这一自然法作为基础或来源继而建构它们彼此之间的各种生活活动的具体事务的法律。

30

我努力尝试着去深入对这一自然法的研究，例如一个家庭中所有成员建构了这一自然法是它们组建成一个家庭的基本前提，但这种深入并不意味着：单单自然法就已足够。当我们在这里谈论自然法甚至法律的时候并不表示可以忽视甚至无视如文化等因素，我只能说自然

法的达成一致的建构是一个基本前提，没有它即便在文化上达成了一致也会分裂、内乱、或发展成战乱：人们理所当然的相互伤害，在心里把对方当成他者或敌人，把仇恨埋在心底滋生，即便是拥有同样的语言体系、同样的传统、同样的衣着、或是同样的宗教信仰。这样一来，一个完整的或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便无以形成。对于一个家庭而言，成员之间理所当然的损害对方利益：将它的大部分财产私下转移，将它赶出家门露宿街头、虐待它的身心等，无论是其中哪一项都将使这个家庭分崩离析，它（这个家庭）失去了它确立的前提。

然而成员们建构了这一自然法并不表示一个家庭就此确立，它只是一个基本前提，在这个基本前提之上，还要有诸如文化上的、生活方式的、兴趣的等等可能因素。有时候人们即便在自然法上达成了一致，但在其他因素上无法接受彼此，如此的话它们组建不成一个家庭，但不可否认的是，自然法是所有当中最基本的前提。

31

社会群体建构自然法作为基本前提，并在这一自然法的基础上对它们彼此间的各种具体活动建构民约。民约中不仅包含赋予的法律权益，亦包含损害它们的相关报复方式。

比如针对商品交易社会，群体基于它们建构的自然法——损害他人是不正当的行为——确立诸如“商品交易不得以次充好（或商品交易以次充好的）及相关报复”、“不得销售仿冒伪劣产品（或销售仿冒伪劣产品的）及相关报复”、“不得恶性竞争（或恶性竞争的）及相关报复”等条款从而建构法律。这一群体是商品交易的全体成员，不仅包含卖家也包含买家（所谓交易就是双方的），它们间的具体活动不仅包含买卖双方间的活动（前两个条款是在自然法的基础上对这一类活动确立的条款，其中的法律权益是买方购买到的商品或产品的质量权益），也包含了卖家之间的活动（后一个条款是在自然法的基础上对这一类活动确立的条款，其中的法律权益是卖家双方的经营权益）。

32

法律是由社会群体的所有成员共同建构的民约，因而一个立法者或立法团体作为立法者或立法团体，首先需确认的是它们能够代表这个社会群体的所有人。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由该社会群体所有成员选举出立法者，这一选举的结果要确保它们能够代表社会群体的所有人，否则这个选举就是无效的。当然我们还可以采用其他方式，比如以某种教育的方式使群体所

有成员在立法者个人或团体能够代表大众所有人上达成一致。又或者是在群体大众之上建立一种立法者代表全体大众的合法性，一个部门或机构、就职流程及仪式、统一的文本格式、特殊的着装、一些装饰等等。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群体大众对这些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积极配合：某些人会认为选举是一种利用激情情绪感染大众的高明手段，其实却是基于大众愿意听你长时间陈词滥调并接受了你的情绪；某些人会认为这种教育是施加在大众身上的，其实却是大众的自我教化；某些人会认为建立合法性是赋予权威并管理大众的方式，其实却是大众认同了这些合法性。这一切都是因为大众需要法律。

社会群体的所有成员大众需要法律，它们共同建构了自然法后——以此作为基础——进一步去建构了法律，通过立法者个人或团体代表全体成员大众从而实现法律的建构。

于是由立法者作为代表建构法律，立法者始终不能违背代表全体大众的原则，从而使立法者始终作为立法者的角色。于是立法者不能违背大众所建构的自然法基础，否则这一原则也即被背叛，立法者作为立法者的角色将受到质疑，其威信将受损，人们不再愿意聆听冗长的陈词滥调、不再试图自我教化、不再认同这一合法性。这一自然法的共同建构是立法者能够建立（作为形式的）法律的一个基础。

33

法律中的权益与自然法中的权益是不同的。自然法中的权益是群体自然认同的，而法律中的权益是法律赋予的，虽然它们在本质上都是由群体赋予，但两者所不同的是，法律中的权益是在自然法权益上所建构的体制中确立的。作为一种条款性的、体制的民约，法律中的权益被确立在它（法律）自身之中。

自然法中的权益本质上是由群体赋予的，这是显而易见的，群体在建构自然法的同时赋予了这种权益，或者说在自然法的建构中包含了这一权益的赋予：当群体共同建构自然法——损害他人（权益）是不正当的行为——的同时，亦是赋予了它们权益。

我认为这种权益是无关法律的，或者说是先于法律的，是最初公认的。随着法律的系统性建构，一种特殊的、制定性的权益体现在法律之中。

法律中的权益本质上亦是由群体赋予的，群体（以自然法作为基础）在建构法律的同时赋予了法律权益，或者说群体所建构的法律中亦包含了法律权益的赋予，法律权益被确立在法律之中。因而法律权益是系统性的、制定性的。

34

在建构了包含法律权益的法律后，法律的公平性与报复性才得以展现出来。例如群体最初认定了某个物品是属于某个人的所有物并一致认为借走它便应当归还，即其自然法具示为：有借有还天经地义，然而倘若真的有人借走了不还，那么在它们建构的法律中就会通过制定相应的法条去确保：1.出借人的所有权，2.损害者同等量返还。其中即便这个权益是由自然法最初公认的，但在同等返还（赔付）上或者说在公平性原则上这个权益将被制定化。比如确定被侵害物品的价值，只有在这种价值或量上公平性原则才能实现。

在天平的另一边，多种选择显然是明智的，我们可以用与被侵害物品的价值同等量的金钱确保公平，也可以用同等量的物品确保公平，但似乎还不够，我们可以用同等量的刑罚确保公平。在法律中一切作为价值的或量的制定化权益在公平性的另一端都有一个最彻底的对象，它就是刑罚。我个人不认同额外的刑罚或具有其他意义的刑罚，刑罚唯一的意义就是偿还债务，如果被侵害物品的价值与同等量的金钱或物品等确保了公平，那么就不需要刑罚，如果金钱、物品等无法还清被侵害物品的价值，那么剩余部分由相应程度的刑罚偿还。这就表示刑罚本身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无论是在侵害人那里亦及是在被侵害人那里都是一种公平意义。

那么例如被乞丐侵害财物并挥霍一空，法律对他施以刑罚，这对被侵害者而言究竟是否公平。毋庸置疑就法律而言，这是公平的，对于乞丐而言它所侵害的财物的价值已由它的刑罚价值同等清算，它不再欠被侵害者任何东西；对于被侵害者而言它所被（乞丐）侵害的财物的价值已由乞丐的刑罚同等清算，乞丐不再欠它任何东西。这是真正的公平。

然而现实是没有人愿意或满意于用刑罚来偿还自己被侵害的东西，比起刑罚被侵害者更希望得到的是同等量的金钱或物品。并且对于侵害者而言，什么样的刑罚能够对所有它们具有一致的价值量，在这一价值量下它们中没有人会觉得比其所侵害的财物的价值多或者少，比如同样都是侵害了他人 A 万元，对于甲而言刑罚 B 或许在它看来是一种不公，但对于乙而言刑罚 B 则令它欣然能够接受、甚至感到愉悦，如此乙还会再犯。

35

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刑罚的产生意义，在作为形式的法律中，刑罚唯一的意

义就是偿还债务，是继财物等最后的偿还替代物。它的次序是最末端的，是所有偿还都结束后剩下的偿还方式。但即便如此，被侵害者对于它仍然感到难以满意，就像一个孤寡流浪汉砸烂了你的汽车车窗却无以赔偿，只能看着它被关进大牢不是你喜爱的结果。你会觉得这算什么？我的汽车车窗怎么办？当然保险是另一回事情了，如果有保险你或许会说：保险弥补了我对法律的不满，如果没有保险你也许会说：算我倒霉。

既然是形式的法律，那么无论你有没有保险这个问题都须在自身之中解决。在形式上刑罚的产生是作为继财物等最后的偿还替代物，并用以偿还债务。但同时毋庸置疑的是，刑罚的产生亦是群体所共同建构的法律之中的，形象地讲：你被一名乞丐抢劫了一份米饭，你追上去时见它已吃得精光，又见它身无分文、衣不蔽体，你便愤怒之极辱骂了它又殴打了它，之后离开。这就是公平！你的辱骂与殴打在这里正是你的刑罚，它没有可偿还给你的财物，你的辱骂与殴打在这里并非是一种情绪上的意义，而是作为一种最后的偿还物：你的刑罚。

所以我已经表明了我的态度，作为群体所共同建构的法律，即便被侵害者会感到不乐意、不情愿、或难以满意，但作为形式的法律，这很公平。

36

针对第二个问题，最一般的调和方式是进行适量范围内减刑或加刑，根据不同的具体案件情况、以及是否初犯或再犯等确立刑罚的减刑或加刑。这一调和对于公平性原则不能造成破坏，也就是说刑罚的价值对于不同的人而言是有出入的，不是一概而论的，它的价值对于每个侵害者而言是恰好偿还了它所欠下的侵害债务，比如盗取的财务为 A 万元，那么刑罚就是同等量的刑罚价值，但问题在于同等方式的刑罚对于不同的人而言具有不同的价值，或者说同等量的刑法价值在不同的人那里分别对应为什么样的刑罚是最为公平的，为了最方便的解决这一问题，多种刑罚方式及减刑与加刑是最一般的方式。

刑罚亦是群体所共同建构的法律之中的，这就意味着刑罚的价值必须由群体确定，它不是私刑而是公共的刑罚。

37

建构法律即是建构一种（公共的）公平性的报复体系，与政治方面所不同的是，后者是惩罚而非报复。因而政治是以惩罚为手段的管理制度，是牧人对羊群的管理。牧人积极履行

其职责，羊群则是欣然配合接受。它们——牧人与羊群——全体共同建构了公平性的（国家）法律民约，而彼此双方间则建构了一部宪法。

对政治的兴趣和理解我远不及普罗米修斯，对于我个人而言，撇开政治单谈论法律是理所当然的。我对政治的看法在普罗米修斯看来是偏激的，我倾于把政治比作羊群向牧人编织的“皇帝新衣”，视为犹如人们为皇帝建造宏伟的、壮观的、大气的、奢华的、威严的宫殿使它为作为统治者的合法性安心。

但是普罗米修斯曾反复告诫我政治并非愚弄，它更像是牧人与羊群双方间的达成一致——人民和首领需要宪法使这个国家走上轨道、为它指明前进方向，但这不意味着它们都是政治的奴仆，不意味着只有政治才是唯一的主体。

所以我必须撇开政治去谈论法律本身，我的兴趣止在作为形式的公平性的法律上。

38

立法者代表群体大众立法，审判者代表群体大众审判，立法者作为立法者，审判者作为审判者。

这是确保形式的法律的一项原则。作为切实的立法者，它（它们）代表的是全体大众，因而立法的内容总是围绕着全体大众的生活活动，立法者立法实质上就是全体大众立法。作为审判者，严格来说除了立法者外的任何人都可以作为审判者，这是因为作为审判者唯一重要的是理智——对法律的熟知通常被认为是更重要的，但事实上它在时间的日积月累中的养成是瓜熟蒂落、自然而然的，并且严格来说它本身也是理智的表现——并且审判场地也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公开性，因而可以是任何公开的场所。

在审判结束之前（有罪无罪的确立及量刑）审判场所中没有罪犯，在此之前嫌犯受到的刑讯与其说是私刑更确切地讲就是违法行为。即便审判后确立了它有罪，但在此之前的刑讯仍然需要法律的报复，不是以私刑的名义，而是以伤害他人的具体行为的违法的名义。

私刑与法律刑罚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是个人的或团体的报复行为，一个则是公众的报复。前者凭借的是不受控制的、高自由度的个人情绪、或者是一小群乌合之众的轻信与传染，后者则是凭借公开、证明、论证、以及公平性的法律报复体系定罪及量刑。

39

证据作为物品或言论（证词），其法律意义是确立事件事实。那些事件事实的确立完成最终在形式上的串联结果又由某些物品与言论佐证，并最终确认了一个事件事实，即嫌疑人对被侵害者的行为。

有罪与无罪则不是事件事实，而是论证的结果，在确立了一切事件事实特别是嫌疑人对被侵害者的行为的事件事实后，以自然法作为依据论证这一行为是否损害了被侵害者的权益，继而确认基于自然法所建构的相关具体法条以定罪及量刑。整个庭上过程不仅是审判者的裁决，亦包含有证据（包括证词）的呈交、所有事件事实的确立（包括它们最终形式上的串联结果及其佐证从而确立的）等。对于审判者而言，呈交的证据是否有效（例如是否存有刑讯的可能）、所呈交的所有证据能否确立整个案件的所有相关事件事实、能否切实确立侵害行为等，这些都是理智的成果。倘若我们仅有证据（相关物品及言论），那么我们最多只能得到自然事件事实，一旦理智参与，我们才能到达作为形式的法律的意义。

40

在自然法（损害他人（权益）是不正当的）的基础上所建构的法律，即损害他人权益的具体事务的活动的报复体系，其中法律中的他人权益指的是他人的法律权益，在法律的建构的同时亦是定义了大众的法律权益，并确立了侵害他人法律权益的具体报复体系。

理智的参与使我们到达作为形式的法律的意义，理性及论证的本质是怀疑，因而要到达作为形式的法律的意义就需要互相对立的双方以不断怀疑的、否定的、批判的方式进行论证的工作，单方面论证在形式上是肯定的而非否定的。于是在裁决之前需树立两个互相对立的主体，而这两个对立的主体在庭上恰好就是原告方与被告方、或者检方与辩方，它们的对立的论证工作使我们最终到达了作为形式的法律意义。

双方的论证工作围绕着：基于所有证据所确立的所有事件事实，在相互间地、针对性地、持续性地以怀疑、否定及批判的方式（理性论证方式），最终到达法律的意义并做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定及量刑。

这里的法律意义是作为形式的、民约的、公共的意义上的。

41

法律是社会群体共同建构的，共同生活无论如何局限，对象都必然是人。社会群体在自

然法及法律的共同建构中其法律权益是这个社会群体的全体的权益。因而任何物（非人）在法律意义中不具有任何法律权益；社会群体的全体的最基本的法律权益是生存权益。

另外，作为形式的法律的建构从来不是为了消除犯罪或不再犯罪，刑罚只具有公平性的偿还意义，而威慑、减少、预防、消除等意义不是刑罚的，法律不同于政治的管理意义，一切具有威慑、减少、预防、消除等意义的惩治根本上是属于政治的管理范畴——政治上另外还有具有鼓动、激励、促进、导向等意义的奖励。法律的建构只是公共的、公平性的报复体系。

因而降低犯罪率甚至消除犯罪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意图，而不是法律本身的意图，事实上法律的存在是基于社会大众之间的侵害行为，消除犯罪亦是消除法律，这对于法律自身恰恰是矛盾的。但在政治层面是顺理成章的，一个和谐与安定的、路不拾遗的国家是每个国家管理者的政治理想。

42

作为形式的法律，其解释权在立法者那里，而不是在审判者那里。对于法律的每一项条款，审判者都无权自行解释或赋予其解释的意义，审判者只是对具体的案件进行是否有罪的理性判断，但不是以自身对法条的理解作为依据进行判断，否则的话，同一项法条多少个审判者就会出现多少个解释，甚至最终使判决摇摆不定。法律的解释的权威性的保障就在于它的解释权只在立法者那里，立法者具备代表社会群体的意义，而这种代表性是权威的，在立法者的对法律所具有的唯一的解释权下，同一项法条无论多少个审判者必只有唯一的解释，这一解释是社会群体所赋予立法者的。

因而对法条的解释若有歧义的，应以由立法者做出的解释为唯一解释。立法者是代表社会群体的法律的建构者、立法者，亦即是法律的文本意义的唯一权威。

因而审判者对法律的理解必须得到立法者的认同，或者说审判者对法律文本的意义的赋予须与立法者的相一致，而不能是自由解释或意义的自由赋予。否则造成曲解势必引发混乱。另外，这也告诫了立法者建构具体的法条尽可能使用通常相一致的意义的文本或单一意义的文本。

43

形式的法律不是政治的管理手段，但是政治的管理手段可以在法律的报复过程中并行进行：作为法律中的刑罚，履行其唯一的公平性偿还意义的同时；另外的关于某种程度的教育——如对外加以威慑的以减少或降低侵害行为、对内加以训导以免再次实施侵害行为为目的的——则是政治的管理手段。

形式的法律是公平性原则的，法律的刑罚是公平性的偿还意义，不能因为某种政治管理的目的而随意地、或制度性地加重刑罚，这也就意味着当你侵害他人某价值的物品，偿还给对方同等价值是法律的公平性原则的，而任何以威慑、减少或降低等为目的的手段都是政治管理的手段，为了达成这一政治理想，可以在法律的公平性的报复过程中同时进行某种程度的教育，但在形式的法律中不能打破或违反这一公平性原则，即在形式的法律中报复必须始终是公平性的。

换言之，政治理想不能侵害法律本身，不能颠覆法律本身，不能摧毁法律本身。

44

法律相关的职能人员不能随意实施逮捕作业。一切法律事务是作为一种公共事务而非私有对象，逮捕作业不是私人的随意行为，而是代表一种公共行为，是公务。于是逮捕作业过程中，公共的意志取代个人的意志，并且后者要完全消除，相关职能人员的说辞是“依法逮捕”或“执行公务”，而不是“我要逮捕某人”。逮捕的命令不是以某个个人的名义发出，而是以法律相关的职能部门（公务部门）发出。

嫌疑人在遭受逮捕期间的监禁行为——亦是一种刑罚——是先于审判裁决的，因而这期间的监禁行为严格来说是侵害了嫌疑人的。经审判裁决之后，无论嫌疑人的最终裁定是有罪或无罪，逮捕期间的监禁侵害行为都理应得到公平性的偿还。嫌疑人经裁定为有罪的，逮捕期间的监禁行为应当首先全部偿还，然后才按照既定的顺序：财物、刑罚。期间倘若所需要偿还的财物价值小于逮捕期间的监禁价值，法律相关机构须给予差额赔偿。嫌疑人经裁定为无罪的，逮捕期间的监禁行为应由法律相关机构给予全部赔偿。另外的，若逮捕期间的监禁行为还额外产生了对嫌疑人的其他侵害，同样须全部得到赔偿。

社会群体大众对于那些即便事后判决为无罪的人却由于逮捕期间的被监禁而背后指点或诟骂，根本上来说即是社会大众在这样一个基本观念上的达成一致：无罪之人不该受到任何刑罚，遭受刑罚的人必然是有罪的人。因而对逮捕期间的监禁行为的偿还是一种公共的、或者说是社会群体所共同建构的法律中的。

45

证人的证词作为一种证据，是最难把握其准确性的。即便排除伪证的可能，事后的心理因素往往左右对事件的表述，因而证词的采集及提问都应尽可能着重于自然事件本身上，或者说应尽可能着重于那些普遍性形式——事件本身的形式都是人的理性的，因而寻求一种普遍性形式是问题的关键。

一个以上的证人能够一定程度地抵御伪证可能，一个人的良心泯灭或许是容易的，但所有人都良心泯灭却是困难的，或使所有证人都能因做伪证而得利是困难的，或使所有人都敢冒作伪证的风险是困难的。然而真正难以抵御的是证人自身坚信它们所看到的真相其实是虚假的、被安排的，即便是亲眼所见而非道听途说，结果却是被设计好的、希望被看到的。

于是确认整个案件领域的各个事件及它们彼此间的联系就尤为重要，找出它们彼此间在形式上的不自洽是必要的工作。同时结合所有物证进行对照，在形式上是否自圆其说；对于没有证据佐证的证词勿要轻易认定为事实——即便证人态度坚定而诚恳、没有说谎也没有说谎的必要、最大程度地确信自己的言辞——应试图找到证据证明其事实性。在证词与证据之间寻找契合与漏洞是关键的工作，这一工作所基于的正是对证人的言辞的真实性（而非是否说谎）的怀疑倾向与确立。

46

对嫌疑人的询问应当落在事件上，在此期间嫌疑人不是罪犯，不应承受被认定为罪犯式的询问，也不能将它引导向作为罪犯的语境中去，这样所得到的回答是有问题。办案人员要通过询问确定相关事件——关于它自己的、以及关于它与被侵害者的等等——但办案人员不能参与到事件中去，不能以编剧或导演的身份编织一个自己构想的事件网并将嫌疑人引向其中，它们需要的是确认相关事件，确认时间、地点、人物，弄清人物关系，理清时间顺序，排除不相关的人物与事件。

47

嫌疑人向宗教宣誓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行为。嫌疑人通过宗教性宣誓使自己具备了毁灭自

身的义务？[10]或许它只是利用宗教具备了使他人相信的能力。倘若这种宣誓是实用的，那么法庭就应当让位于教堂，无需论证、也无需考察，宣誓之后真正的罪犯在《圣经》面前自己会说出实情。

然而法庭毕竟不是教堂，大部分东方人也不会在法庭上向佛祖宣誓。宗教的意义在当下时代中普遍凝聚为一种文化与符号。在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文化传统与身份认同上宗教是不可替代的，它的潜力与效力或许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然而在形式的法律上，这种宗教性宣誓对嫌疑人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不仅仅是宗教宣誓，甚至是一切宣誓。如果一个人真的严格遵守它的誓言，那么它应当是遵纪守法的，那么将它以嫌疑人身份带上审判席上便是荒谬的。

对证人而言，宣誓有时是一种令人信服与自我约束的宗教力量，比起嫌疑人来讲，这种令人信服与自我约束不会是毫无意义的，它不是罪犯，既可以贯彻了它的宗教归属说出实情也不会毁灭自己，一种宗教意义的畏惧感所建立起来的山峰使案件实情的河水奔流入海来到庭上，而不会有威胁与毁灭自身的高峰加以阻断。这种力量与畏惧感在非宗教性宣誓上有时也能获得成功：当证人被要求说出实情否则将受法律制裁。

48

刑罚的及时性只在于公平性报复的及时性，一切如制止犯罪的意义是政治层面上的，或者说由于政治管理的因素，刑罚被赋予了额外的制止犯罪的意义，这种额外的刑罚意义与某种政治环境下对全体自由公民的全面监控与管制同一。

公民拥有及时主张权利的权利，也拥有不及时主张权利的权利，形式的法律不会剥夺或侵害它们，因为侵害它们就意味着侵害了公民权利。法律本身不能为了鼓励公民积极主张其权益而制定时效，这种时效性本身就不是形式的法律所制定的，而是政治管理上的意义。这也就意味着，形式的法律不涉足奖惩性的管理范畴，鼓励行使权利并非来自于法律，而是来自于政治管理，具有一种（奖惩只是手段的）导向性。

另外，针对犯意：倘若一个人扬言欲行犯罪，形式的法律一般不会做裁决，因为此刻既没有事实侵害者也没有事实被侵害者，除非涉及有精神侵害；但是政治管理总要有所作为，

[10] 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黄风 译），商务印书馆。原文是：当一个犯人能够从说谎中得到极大好处的时候，为了使他诚实可信，要求他进行宣誓，由此，产生了人的自然感情同法律之间的一种矛盾。这就好像一个人会通过宣誓而把促使自身毁灭的行为变成义务；好像宗教能够干涉大多数人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

为了减少与制止犯罪，为了社会导向性，教育与灌输畏惧通常是最有效的方法。

49

对于死刑，就形式的法律本身而言我是不支持的。剥夺他人生命是违反法律的，即便这个人罪恶滔天、伤天害理、手握人命，但只要它是人，形式的法律就不应夺取它的生命，换言之，人的生命的珍崇与无价是无条件的，罪犯不因手指染血便不再是人，法律能够对罪犯进行裁决正是因为即便它被所有人认定“畜生不如”但法律始终认定它是人。那么法律就不可以处置它的生命，因为法律不能超越人。

保留死刑可以一定程度上震慑犯罪，但这不是法律的刑罚，法律的刑罚其自身不能是矛盾的。因一纸判决杀人成为了理所应当的事情，它令侩子手在执行死刑的那一刻内心竟能没有一丝不安，判决书成为了它麻痹不安、坦然杀人的心理暗示。它认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又或者只是遵从了法律所扮演的一种超越的角色，掌控与处置着他人的生命。在法律面前人命将在辩方与检方的就合理的论证下风中摇曳，有时甚至在多年后真凶意外落网可冤魂已逝，当年的侩子手恐怕也并不会因此不安——是的，它只是奉法律之命罢了。

但它应当感到不安，是它亲手扣下了不可挽救的扳机，毁掉了一个人和一个家庭。同时一种愤怒之情则来自于自然法，当它发现法律判定了一个无辜的人死刑、当它发现自己因法律而背负上一条无辜的性命时，它应当对那个法律说：你不正义。

慎杀，是一种导向性的政治管理，所针对的正是同样作为政治管理的死刑。就作为形式的法律——只有公共的公平性的报复而已——它本身是完备的，自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的。不需要政治管理参与其中。

第四章　其他

50

我完全可以相信阿波罗、狄奥尼索斯、与普罗米修斯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致，这种程度是足够使人产生出这样的错觉：它们是一体的。在人的体系的不断拓展与补充过程中，它们似乎表现出某种一体性，就像是同一个人以三个名字写下了三部拓展程度不同的文本。然而这三个人终究是三个不同的个体而非一个，有着个性化的理性，这一点毋庸置疑。

阿波罗的理想在于构建一个人的体系哲学，据普罗米修斯说它（阿波罗）后来曾向自己坦言，它的哲学是人道主义的，它给予了所有自奥林匹斯山上走下的人们对人生的无限美好与希望，使它们得以窥探到了人的最本质的光明。

狄奥尼索斯就反复强调，真正的光明绝不是仅仅在现象上（样貌、造型）的，而是作为其本身的：人的经繁衍的立与生存是冲破黑暗、破除虚无的，是真正的光明。而狭隘的光明——仅被视作现象上的——就像是一种宗教体验式的遮蔽了真正的光明本身的光芒。狄奥尼索斯以“人即光明”继承并发展了阿波罗的哲学，而普罗米修斯则将它推向了政治学的高度。虽然我与它对政治学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51

宗教作为人的宗教，不能超越人。一个国家的宗教传统不能是超脱了人的宗教文化，它即便是超脱的也必是要在人的体系中，彻底的、绝对的超越本身意味着虚无，它要成为永恒的非虚无、有意义的对象，便必是要在人的体系中、在人的繁衍中、在理性的延续中才能实现其永恒。

物理学等领域亦是如此。无论是物理学事实与体系，凡形式者皆是人的判断，凡内容者皆是人的感性经验，或来源于人的理性（纯粹判断），或来源于人的同一性（判断与感性经验的统一），而外部世界始终为空集，它们皆是继人之后的、于人的体系之中的认识或真实项。

理性形式不是脱离人的外在对象，它在人的体系之中使得世界乃至一切形式上是运动的、非僵化的，更彻底地讲，人的体系中的一切正因为是人的体系中的因而不是僵死的，而是在

生命波澜下的。

不仅仅是物理学领域，乃至于一切自然科学领域、社会人文、宗教学、逻辑学、哲学领域都是继人之后的，它们中的一切对象都不是一种固然存在的，其意义都是来源于人的。在狄奥尼索斯的哲学内核中，人的生存与繁衍使当代人成为冲破黑暗、破除虚无的永恒的光明。这束光明之所以是破除虚无的，是因为一切原本虚无，然而人的生存与繁衍（人的永恒）继而使一切意义——普遍的、及非普遍的——得以涌现及传承。

52

一定程度上讲，理性主义造成社会动荡的原因是达成一致的难以实现。理性是个性的，它的核心精神是怀疑与否定，这样的结果必然是达成一致的难以实现。社会安定需要轻信毋宁说它真正需要的是达成一致，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让那种被动式的、施加在人身上的教化、或者是自身主动落向它的自我教化应转向为出自个性的理性的共同的自我教化。这种教育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训导，不是轨道与方向的施加与接受，而是人们主动的、源自自身理性的、共同的在那轨道与方向上的确立。

因而严格地讲，并不是理性主义造成了社会动荡，它与社会安定是可以和谐共存的。在这一观念下，或者说在这条理性主义道路上，社会的存续不是奢侈品，理性不是动荡甚至瓦解社会的碎纸机，在个性化理性的共同建构下，人们到达理想的、哲学的社会生活。

不可否认，这是对理性主义的一种辩护，它是伟大的，或者说它作为自古希腊哲学以来哲学所真正始终传承的一种永恒的对象是伟大的。哲学不是关于某些话题的内容上的探究，它的所传承与教化的是一种永恒对象——理性。因而在整个哲学历史中，始终一脉相承的或受希腊古典哲学教化的西方哲学的永恒核心是理性：怀疑倾向，继而否定与批判。那些质疑和批判传统哲学、批判苏格拉底理性主义的思想实际上亦是在贯彻着哲学的传统、贯彻着理性主义并使哲学得到了发展与传承。哲学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将彻底死去：人们或面对古希腊哲学、或面对德国古典哲学，凡以一种奉为真理、奉为经典的笃信态度，那么即便人们把苏氏理性主义、把柏拉图主义铸成金字，哲学实际上死了，哲学的传统断绝了。

围绕在哲学外的“非哲学”，无论它们在内容上是如何的反理性主义，一旦继承了这种怀疑、否定及批判（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那么其核心仍然是哲学（而非宗教）的，或者说它们依旧是理性主义本质的，即便在外表、肉质上是浓厚而彻底的非理性滋味，它们始终配得上在西方哲学及其传承上占有一席之地。

53

倘若绘画艺术所追求的是感官上的现象，那么高精度的相机才是最终答案，绘画艺术应让位于一种现象复刻或现象保全的技术，就像将钢琴曲目完整地复刻在光盘上避免任何的不一致，而没有人会把这种音乐复刻视为音乐艺术所真正追求的，同样，绘画上的现象复刻不是绘画艺术所要追求的，现象保全同最初的现象一样，若是要到达审美的、艺术的意义，那非得要之后通过理性才能够到达的，无论是绘画者还是鉴赏者，不是凭借它们的感官与某种感性体验继而到达现象或是感觉本身，而是凭借它们的理性（作为审美活动）继而到达真正的艺术美的意义——一种形而上的意义。

狄奥尼索斯——坚定的理性主义者——在它的伟大作品《悲剧的终结》中正是以悲剧艺术同理性主义的结合终结人的根本性悲剧，它要为理性主义正名，要为悲剧艺术正名，更是要为自己——为作为人的狄奥尼索斯——正名，这是它跟随阿波罗走出奥林匹斯山后做的第一件事情。

将一切纳入理性或者说理性主宰一切，这不是一种规范，而是描述，即是承认人的超越性本质，亦或者是说一切都是人的体系中的，是完整的、超越了感性与理性的整体的人之中的，具体讲是其中人的同一性（人的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与理性之中的。

人的超越性本质，不是类似要使自然与道德服从于人，不是要使它们成为人的自然与道德，而是它们本身就是作为人的自然与道德而成立着，人超越着它们，不是人要将它们超越，要将它们纳入完整的人，而是它们本身即是被人超越着，它们本身就在完整的人中成立着，这是人的超越性本质。

54

阿波罗不允许某些特定内容进入它的哲学、它的作品中去。所有跟随它走出奥林匹斯山的人们都深知这一不成文的规则，继而成为了一个传统。那些特定内容与概念在它的哲学中没有立足之位，更没有延续性的生命力，它们被彻底否定、抛弃，连修剪的必要也没有，而是被完全地否定、被连根拔起，连阐述理由都是不值得的。

人的哲学是我们共同的道路，即便我与普罗米修斯间（关于法律与政治上）的争论如何激烈，我们都是在这条道路上前行的，也如乌拉诺斯与墨菲斯相互质疑，前者批判对方的思

想既不彻底也不漂亮，后者则批判对方的思想有独断嫌疑，在我看来它们二人的思想都是对阿波罗哲学的不同程度的拓展与补充，乌拉诺斯使自我的指向发展得更彻底，而若将墨菲斯的自我论发展到一种极致，即是随着当代人的永恒，自我——绝对性隔阂意义——得以永恒，并作为“灵魂不灭”的底本，[11]换言之，人的生存与繁衍的保障促使自我这种隔阂永生，并使“灵魂不灭”得以传承不寂。

55

我一直盼望为狄奥尼索斯的悲剧作品写一章导读，然而当我真的试图这么去做并写出了一些手稿的时候，竟觉察我对它的作品的理解和深度可能会毁了这部作品。据我个人的理解而创作的文本，或由于我个人对它的作品的解读而具片面性，使得我的文本会对它作品的理解上造成某种偏差，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会毁掉狄奥尼索斯的《悲剧的终结》。

所以我或许不得不保持缄默，对于这样一部悲剧作品。然而在一次与哈迪斯的讨论中——原本我约的是哈迪斯与普罗米修斯，但后者因为过于专注写作导致旧疾复发终于卧床不起，于是我只能改变计划仅同哈迪斯交换了宗教学上的见解——我深深感悟到狄奥尼索斯那连贯的、永恒的、完整的人的思想：一切“仰望星空”、一切“审视行为”、乃至一切人类生命活动及一切意义，都是在那永恒的光明中实现了人的完整。世界绝不是与人对立的，世界的、乃至一切意义同人一道构成了完整的人。它们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整体，在人的生存与繁衍过程中、在当代人的永恒中冲破黑暗、破除虚无。

作为一个人，狄奥尼索斯一生都在与虚无主义斗争，它反宗教主义、反民族主义，并把它们归结为虚无主义的，事实上这是这条道路上所有人的共识，我们并不完全地、一概地反对宗教与古典文化，我们反对的是一种宗教式态度或精神而非宗教，反对的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而非民族文化传统。在普罗米修斯的政治论那里，宗教主义与民族主义是阻碍与封闭民智进步的，追求理性与世界化则是它极力推崇的。宗教与古典文化传统是有着存在及传承的正当性的，但是宗教主义与民族主义，其本质是狭隘性及虚无性的。

56

[11] 灵魂的本质正是一种绝对性隔阂。

人是超越一切的，或者说一切都是在人的体系中的。因而人必是超越死亡的，亦或者说死亡是在人的体系中的。这是终结悲剧的基本问题，即超越死亡或者说终结根本性悲剧是可能的。

虚无是虚无本身，它是无意义的，不属于那一切。一切中没有虚无的意义，而唯有破除虚无的意义。在人的体系中即便是外部世界也有着空的意义——非无意义的。人之所以即是冲破黑暗、破除虚无的光明，正因为人的体系之中没有虚无的位置，人的体系中的一切即是破除虚无的切有的意义。

死亡是一种根本性悲剧。在人的体系中，进一步地在人的理性中，死亡是具有根本性悲剧意义的，这意味着死亡不是虚无，不是无意义的，因而死亡不是到达或成为无意义的虚无。死亡是有意义的，其意义正是堕落虚无的根本性悲剧意义。换句话讲：1. 死亡是有意义的（并非是虚无），2. 死亡具有堕落虚无的意义，3. 在理性上，堕落虚无的意义是根本性悲剧意义。于是死亡不是成为虚无，或者说死亡不是成为无意义，不是回到虚无，人不是从虚无中来并最终又回归成为虚无，人是从人的繁衍而来，人的繁衍是具有冲破虚无的意义，因而死亡便是堕落虚无的意义。正因为此，人不必为死亡质疑人的意义，每个人都会死亡，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死亡就是成为了无意义、变成了虚无，事实上死亡本身亦有意义。这一意义是在人的永恒（永恒光明）之中的。

死亡的悲剧意义是在人的理性之中的，这就意味着死亡具有根本性悲剧意义不是作为一个普遍性事件，我们甚至允许怀疑：为什么死亡是与悲剧关联的，而不能与喜剧关联？死亡具有悲剧意义不是一个自然事件，而是被限制在人的理性之中的，这是理性对死亡赋予的意义。

57

什么是人的生存？什么是人的活着？

围绕着生老病死的人生是一种悲观主义。记得前段时间普罗米修斯与我探讨关于政治与宪法的问题时提到说，有人向它主张“能使人吃饱、穿暖就是最理想的政治”，我在此不专门批判这种谬论，普罗米修斯已经在它的作品中激烈地批判了这一观念，我从这一主张中切实地看到了一种人生“颜色”：柴米油盐、生老病死就是完整的人生。诚然，人生确实是这么一个过程，任何人都是在经历这一过程。这又使我想起了我曾经特别去关注、了解的一些优秀的绘画艺术大家们，它们的人生除了生老病死外，还伴随兴趣、求学、进修、绘画、卖

画、艺术理想、艺术成熟等，我不禁发问于自己，求学、绘画、卖画、养家糊口对于一个人的生活似乎就已经足够，那么去进修、甚至谈艺术理想、实践自身的艺术成熟等究竟有没有必要，人生不就是生老病死的过程吗？我的最终回答是：有必要，因为人生并非就是生老病死、吃饱穿暖、养家糊口，什么是人的生存，人的生存就是不仅仅包含了柴米油盐、生老病死，还包含人的追求。人是有追求的，人不是君主圈养的农奴，不是农牧圈养的猪狗，人是人！因而所有人在柴米油盐、生老病死之外，至少还应有形塑“作为真正的人”的理想——形塑“作为真正的人”的理想是人的根本性追求——对于那些绘画大师而言，来源于它们各自理性的个性化的艺术与审美意义（它们的不同的绘画作品本身代表了它们的个性化的审美意义）、及达成一致的对艺术与美的崇尚观念，形塑了“作为真正的人”的理想。因而人的生存，固然是柴米油盐、生老病死，但这并不完全——只有这些，人与动物何异——人的生存还包含了在理性层面上形塑“作为真正的人”的理想。

我想强调的是，柴米油盐与生老病死不能真正表达人的生存，它们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悲观主义的，想象一下这样的生活就是人的生存全部就是令人悲观的、绝望的。事实上，人的生存是人道主义的、是光明的、是希望的，这就要归功于人的追求，没有它，人的生存是不完全的。

第五章　个人手稿整理

这一部分内容均是我在沉思、写作过程中遗留下的手稿，经整理而成（以手稿的先后时间为次序）。之所以要在最末呈现出来，一来它们只是我创作过程中的片段式思想，二来是我思考中尚不成熟的内容，三来这些内容的整理及呈现亦是作为了道路。

58

反过来，解构到底，是人。

而不是虚无。

人不是从虚无而来，人的成立只能从人那里来，从人的生存与繁衍中来，那道生生不息的永恒的光芒——人的永恒延续——冲破了黑暗、破除了虚无的。

59

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为那些关于现实或熟知的独断建立理性论证的基础使这一独断得以被消解，并且通过构造各种不同的论证基础来创造更广博的知识世界。

60

对世界的追问——无论是那些所谓外部世界的、自然的、亦或是反思的、社会的、历史的——都是（作为）当代人的追问，关于它的一切回答都是（作为）当代人的回答或判断。

61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尼采）是把自己的悲观心理移置到希腊人身上去了。”[12]

更彻底地讲，甚至说就连这里的希腊人（或者怀揣着悲观心理的希腊人）都是尼采本人的，作为类比，我们能够理解不止是物的感觉性质是观察者的感官赋予的，就连物本身（或

[12] 摘自尼采《瓦格纳事件：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8）。

者说这样的感觉性质的物）都是观察者的感官赋予的。

这也就表明物本身就是观察者的现象，是感觉属性的集合体；而真正的实在是事件的，是来源于人性的经验与判断的统一，是普遍性的。

62

作为来源的人性给出了界限——那些自然的、以及道德的。即自然就是如此的，而非其他的、任意的，这些行为是事实正当的，那些则不是。人性犹如规则一般在人生而为人的同时即确立了一种合法性：生而为人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在人人那里就成了同一性。

63

所有渴望驾驭资本的人，最终都会被资本所驾驭，当它视资本超越人的时候。此时资本不再作为人的仆从，而是相反：人遭贬低与失败，沦为了奴隶、受到了压迫，连同那自以为是驾驭者的，也戴上了镣铐，沦为了囚徒或鹰犬。

64

当代人如同一列列水波一样被前人托举起来、前赴后继、不断传承下去，传承的根本或者说真正本质上所传承的是当代人，使得当代人成为永恒。

65

人生似乎就像是一场奔向死亡的路，人遗忘它、忽视它从而将人生、每一天的流逝视作是享乐的，而不是将每一秒的过去看作是坠向死亡的进程。然而倘若如此，人生注定是一场悲剧，但人生无常，人永远都无法确定它们几时死，因而每个人的人生在它们自身那里有着一种无限性，有限性是只在它们死亡后在他人那里的意义，而对于它们自身则是一种无限性的意义。这种无限性的意义使得人生可以在其中创造悲剧，但它不是注定悲剧的，它不是僵死的、必然的、有序的、悲剧的，而是有着一切可能得以去享受它们。

我曾以为，所谓死亡就是回到出生之前的状态，但我相信这既不是真相——在死亡问题

上没有真相，只有理性论证意义上的纯粹判断——也不应当是我最终的回答，否则人以及人生都是可悲的。毋宁是说死亡也是人始终贯彻其自身的表现。神，永恒不灭——它不是人；不生不灭——也不是人；什么是人？反过来讲：我们的整个人生定义了人。

我们生而为人，

于是我们生老病死。

我们生老病死，

这就是人！

生老病死是人生而为人的表现，而一旦要去定义人本身，就要超越这种表现到达本质，就是形而上学的问题了，唯有理性能够到达这一层面，所以并非体验与经历人生，真正的、根本的、彻底的是理性的思辨，这是定义人的最终之路。

66

人本身正以摧枯拉朽之势使自我完成其自身的使命，即便是自我的消亡亦是人贯彻其自身的表现。

67

不能因为对死亡的畏惧就委身于神秘主义之下，不能因为对死亡的畏惧就从此成为一个无情的、拒绝沉思的人。只有积极沉思而非惰慢轻信才能理解死亡、超越死亡。

人的体系中，死亡不可能超越人，相反它可以被人超越。

68

你所探讨的世界的形式实质上都是人的理性的纹理。

69

在社会那里，人性替自我背负了所有自我的指向间的冲突所引发的恶名，被述以曲木及各种独断。

70

虚无里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什么都没有，归根结底是其中没有人，虚无就是虚无本身。作为人，是冲破黑暗，破除虚无，而它又是他人孕育而生的，所以人的繁衍或者说当代人的永恒始终冲破着黑暗，破除着虚无。

71

并非外部世界的形式总是那么巧合的与人的理性相契合，它们总是能够以公式的形式被描述，总是能够以人的理性被掌握，总是能够以人的逻辑被述说，这不是巧合，归根结底，没有外部世界，只有人的理性形式，并且后者作为了一切实在的形式。

所以实在根本不是外部世界的，而始终是人的实在，是人的理性形式与感性内容的统一。

所以我们不能将实在隔绝于人之外，如同不能将完整的人本身割裂开，它们是人的，是人的体系中的，将它们并入到人那里去，才能得到完整的人。

72

死亡是根本性的悲剧。

倘若一个人经历他人死亡，却并没有以此看见到自我的死亡的过程，那么这对于自我而言或许是悲伤的，但绝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他以此看见了自我的死亡，对他而言这作为了自我的真正的悲剧的来源。

73

死亡所关涉人的要么是人的关于死亡的纯粹判断，要么是由这种纯粹判断——毁灭（灵魂）、腐烂（身体）、失去（亲友）——所引发的悲剧，即人的悲剧。

悲伤，难过，痛苦，这些情感都不是真正的悲剧，真正的悲剧是死亡。

74

一个完全抛却了理性去看待艺术作品的人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艺术家，它将纯然的混乱、无序、癫狂、宣泄、炽烈、废能视作为全部艺术的，而试图将真正的艺术拒斥于外，这是不可思议的。在这里，苏格拉底理性主义不是作为一种陈旧的传统教化，而是抵达继而终结根本性悲剧的唯一方式，倘若沿着那种宗教式——理性不起——的内在体验的非理性道路，我们甚至都不可能看见到悲剧艺术，而当它真正的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一定是人那理性的光辉拨开了所有的雾瘴。

在音乐艺术上，人的感性所能到达的一切目的只能是声音的自然事件，人的感官所能到达的一切目的则是声音感觉，而唯有理性才能产生音乐艺术。浪漫主义不能否定理性的艺术与审美意义，而是作为了这个意义之内的某一种禁锢。

在悲剧艺术中，将死亡与悲剧相关联的观念背景下，亦或者说：在悲剧艺术中，死亡即是最根本性的悲剧。

75

自由不是无界限的状态，它的界限即是人的界限，超越了它就是非自由，就是黑暗与虚无。

76

真正的人是活生生的，而作为理想（形式）的真正的人是个人及社会的人。

77

论争的本质是为了达成一致。不是为了打败对手，不是为了消灭对手，而是谋求在理性层面的达成一致。或许，自由的混乱正是在交流与辩论的过程中造就了秩序。

78

自我的指向是理性出判的唯一依据。

79

理性的纯粹形式在于，它是无内容的，它的对象只是纯粹的概念及其整合。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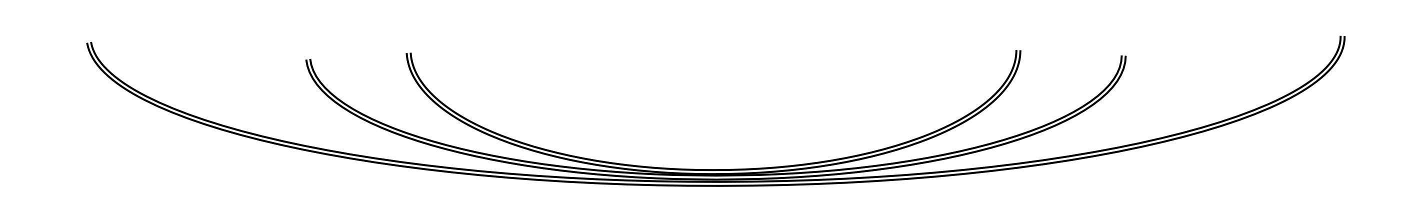
光明不仅仅是现象的展现，更是指向内在本质的浮现。内在本质的升起或成立，继而使一切（包括现象的）得以立现。

81

某一时期的音乐，要在属于它的时代里获得阐释，它也遵循着某个诠释学法则：理解，在非遥远的时间间隔内才能近似完成。这种近似正意味着，作为当代人的历史，它始终是以被误解的方式实现了完成及新生。

悲剧的终结

Dionysus



2022

前言

一部关于俄耳浦斯的悲剧。

Dionysus，上海梅陇

2022 年夏

献词

曾经的那段时光，我难以忘却，直至今日，仍令我感怀。我不责难于那些断言是纯粹杜撰的怀疑者们，因为就连我自己也曾片刻地怀疑其真实性。再三思量后，我决定要把这一切写下来，不是为了我自己，既不是要为自己编造一个崇高伟岸的形象以使作为一位教育者被赞美，也不是为满足一己虚荣心，而是为了诸君。

所以当有人站出来质疑我的写作意图的时候，我可以坦荡地说，我绝不会特意采用化名的方式，虽然我的学生曾劝说我用化名，出于对我的爱护，但我依旧用了“狄奥尼索斯”作为这部作品中的人物的名字。我可以很自然地说，它就是我。或者说承认自己是自己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当我写下这剧本的时候，我尚身处东方，我会把这部作品赠送给我的学生普罗米修斯，它是支持我写下它的人，对于它而言或许还有更大的意义，它现在正全身心投入到它自己的作品中去，但我知道这部戏剧对它的重要性。

现在该是我离开的时候了，正如我对普罗米修斯所说的，我将去西方讲学，那里还有狂女，教化误解我的狂热信众是一件我无法回避的工作。在这里，俄耳浦斯用它的生命诠释的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我要把它们、把它的音乐带到西方去。

临走之前，我的絮叨或叮咛是献给普罗米修斯的。它不止一次向我表露不愿成为新的国家的领导者，而是倾向于成为一名教师，把自由的思想像断了线的风筝重新交还给民众。我尊重它的决定，人民的国家的未来不在概率与神明手中，而在人民自己手里，选举无疑是最好的，最适合于这个崭新的国家。

从人自身寻找答案。关于这点我的态度是一贯的、至始至终的，也是我的人道主义的基础。这个纷乱的、自由的世界，要抓住所有的细枝末节，要格尽一切万物万事，不如直接抓住人本身。即便是格尽一切，本质上亦是到达人。不如直接把对象或者说是主体落在人的身上，这不是为了一劳永逸，不是一种作为捷径的考虑，而是一种本质的确定，即人才是世界与文明的主体。对万物万事的沉思本质上是对人的探究，星辰与道德来源于人性，现象来源于观察行为，而那文明与观念又恰恰体现出了人的个性。我们身而为人，从来不是为了去探究所谓的身外之物，它们对我们一文不值，也即是虚无而已，真正值得我们为之付出自己生命、时间去沉思、去奋斗、去追寻的，即便多么遥远，即便多么纷杂，即便多么不可思议，都必然是我们作为人自身的生存。

赫拉克勒斯的思想是被轻视的，虽然在人道主义中包含了这种人文主义的传统，但是显然赫拉克勒斯的思想要走得更远。它是与命运对抗的战士，是与爬上人的头顶的独夫暴君对抗的英雄，它把那些面对倾盆大雨无动于衷的人称为愚民，而把那些躲雨者、撑伞者称为值得拯救的人，在它看来后者的行为就是挣脱命运的提线，愚者被命运束缚，而真正的人（自由）是挣脱、扯断了命运提线的自主者，它们的生命、它们的未来完全由它们自己去缔造，不是命运的意志，不是独夫暴君的意志，而是它们自己的意志！

关于自由的边界的思想，其实很多人都自觉地意识到了，俄刻阿诺斯是其中之一，它与我曾保持了数月的通信，我可能是最了解它诗歌的人，它鲜有朋友，这是它的性格造就的，通过阅读它的未发表诗歌，我了解了它的思想，以及它的音乐。在它的意识里，自由的有限或者称作边界，即是人的“轮廓”——非现象层面的——逾越即是背叛，亦即是为人不再。因而我所阐释的，死亡意指堕落虚无的意义，在俄刻阿诺斯眼中即是一种逾越意义。实际上两者是同一的。

对于这个崭新的国度，我所最为挂心的无非是谨防超越人。执政者超越人，那么这个国家的行政就会陷入虚无主义，后者将借此卷土重来，导致这个自由的国度失序与毁灭。那么俄耳浦斯与欧律狄刻的死就变得毫无意义，我们的努力与奋斗也将化为泡影。人的生存与繁衍，是永不断绝的希望啊，人不是祭品，而是目的，人不是筹码，而是谜底。建立一个自由的理想国的宣言，引导着人民，致使它们永不再被奴役。

是为献词。

主要登场人物

哈迪斯

俄耳浦斯

欧律狄刻

赫拉克勒斯

安菲阿拉俄斯

墨勒阿革洛斯

普罗米修斯

狄奥尼索斯

皇室三人组

奴隶 A

三十人众

第一幕

第一场

在哈迪斯的家。一间暖色调的温馨房间，室内装修简约古朴，房间的左侧有一道门，通向哈迪斯的实验室，门紧挨着一堵墙，墙角有一机械落地钟，墙的中间位置是一个火炉，火炉里生着火，现在是冬天。沿着墙走到底有一个大书架，面朝实验室的门，一端顶着墙，另一端不远处放着一张桌子，书架和桌子中间有一个小型沙发，桌子前面是一张木制椅，木制椅和火炉的交线处摆着一张木制躺椅，伸手处摆着一张小型圆桌。

哈迪斯上。背着双手在房间里踱着步，停下，抬起头告白。

哈迪斯：自我离开奥林匹斯山，到这人间，翻山越岭，最终来到东方。我脱下了黑森森长衣，又穿上了青色的布衣；我遗忘了高山上的格律，又吟唱着稳重且深长的诗乐；我远离了幽暗深邃的沼泽，又踏入了深沉庄重的庙宇。啊！真是讽刺至极！曾将绝望与恐怖带给人们的死亡天使，如今竟要畏惧神明，甚至是匍匐于，那些金属制品的脚下。只是那烛光的火焰、那炉上的烈火，再也无法灼伤我的眼睛，嗯……还是做个人更为实际。

讽刺与尊严对于我，或许一文不值，假装畏惧于那些人造的神明也并不难堪，真正难堪的是，那些信以为真的人。它们往往只相信那些它们愿意相信的，一味灭智的信奉，并对任何质疑都视若死敌、魔鬼。哈哈，真是可笑！（哈迪斯笑）它们并不知道我原本正是那魔鬼，却和它们一道跪在庙堂上，我假装虔诚，它们却视我为兄弟、手足，可将各色秘密向我倾诉，只因我穿着同样的衣服、说着相同的语言、吃着一致的食物、住着相似的屋子，拜着使它们愉悦或畏惧的神明和金属制品。

呃……难道这就是人？我竟不经意间触碰到的人的本质？不，不！不对！我现在正是一个人！可我却在怀疑、在反思。至少我没有一味地轻信。虽然我曾身在庙宇之中，但至少我始终都是清醒的：我穿着的、言语的、进食的、居住的、敬畏的与它们达成了一致，只是为了能在这里——在这东方的国度里——得以共同生活。才不是什么真正信奉！

现在我从那里搬离到了这里，归根到底，是我自身厌倦了那种枯燥乏味、一尘不变、僵硬的生活。我应邀共同解决了某个重要事情，当我再次回到这里，我选择住在这间房子里，这房子是隔绝在山林里的，我穿着我喜爱的衣服、吃着我喜爱的食物，唱着我喜爱的歌曲，哈哈，我变成了一名自由主义者！

哈迪斯坐在躺椅上。

哈迪斯：自由主义者，我喜欢这个名称。我们共同解放了普罗米修斯，并同它一齐说服了俄耳浦斯，我告诉它，它的父亲阿波罗在人间所做的工作，使它知晓了人是超越一切的，看到了人的超越本质，亦看到了神的人类本质，换句话说，人即是神，神即是人，于是诸神步入人间，即是众人回到人间。

这是我劝说它的说辞。普罗米修斯则反复强调说，人不是蝼蚁，人间才是那奥林匹斯。至于我自己，或许一部分是厌恶那个宙斯吧，所以也借着这场运动，也算是贯彻了我的自由主义吧！

我不仅厌恶宙斯，也厌恶那赫拉克勒斯。当我知道赫拉克勒斯正被一群猎犬攻击得疲惫不堪，我欢喜雀跃。它曾劝说普罗米修斯要与我保持距离，却低估了我们之间坚固的友谊；现在又挑拨俄耳浦斯说那些猎犬是听了我的教令，明智的俄耳浦斯为我辩护。

不过说起那些猎犬，也确实可憎。它们比不了那幽冥地下的玩宠，我的玩宠们虽然没有智慧的头脑，却无比忠诚，有血有肉，更有温度、同情心与理解，它们曾被俄耳浦斯的悲剧音乐打动，恳求我将欧律狄刻归还那绝望的俄耳浦斯，才使它们得以团聚，并最终在东方重建了美满家园。而那些冰冷无情、虚无的猎犬，它们冲进森林，嗅着理智的气息，扑向赫拉克勒斯与俄耳浦斯夫妇，要将它们生生撕碎，还在我的屋外时而徘徊，发出令人腐臭作呕的低鸣。

哈迪斯站起身，走向实验室的门，在实验室门旁的墙角边停住。

哈迪斯：啊等等，嘘！就是这个声音，听见了没——成群结队的低鸣！看来它们此刻就在附近，它们来这儿要干什么？是循着俄耳浦斯那美妙的旋律？还是来报复赫拉克勒斯？如果是后者，我一定会装聋作哑，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如果是前者，我得赶紧去找俄耳浦斯，让它暂且停止拨动弦乐、停止审美，或是立刻跑来我的实验室暂避风头。我听庙里的老人说，那群猎犬似乎已盯上俄耳浦斯，这可不是什么好事，相反是糟糕透顶——猎犬的鼻子和它们的爪子一样厉害，被盯上的猎物需要格外当心。

不过赫拉克勒斯会保护它，这是我认同它的地方。它肌肉发达，但也不失理智，它崇尚武力，也坚信人是万物的中心。它手持阿波罗的弓保护着俄耳浦斯，俄耳浦斯则教它乐律。啊！多么善良、温柔的俄耳浦斯，它的妻子欧律狄刻喜爱它的竖琴，它便几乎每天都为它弹奏，它的音乐令人陶醉有时也心碎，似乎能唤醒所有沉睡的人们，连庙宇里不识字的老人说话都开始讲逻辑，学校里的先生也聊起了革命。啊！多么善良、高尚的俄耳浦斯，它为赫拉克勒斯制作了一把竖琴，与它父亲给它的那把一摸一样，多亏了自己不停歇地教学，使它那愚蠢的学生也洞察到了自由的光辉。

要是普罗米修斯也在就好了，我会恳求它住到我的附近，这样一来，俄耳浦斯就会时常来我这里，为我奏出嘹亮的旋律，可惜普罗米修斯跟随狄奥尼索斯不知去了哪里，据说狄奥尼索斯也来到了东方，它因担忧老师的安危远去，可我倒是觉得与其担忧狄奥尼索斯，不如担忧俄耳浦斯，那群猎犬更像是冲它而来的。

哈迪斯坐回到躺椅上。

哈迪斯：它临走的那晚，做了一番告白。那一天，猎犬第一次出现。普罗米修斯把大家聚到一起，说明了它的去意。它是少数自觉生而为人的，它始终承认自己是人，并认同雅典娜也是人，它将自己与雅典娜的身体与灵魂的赋予称作为人类生命的延续。它和雅典娜的造人正暗示了它们的人类本质，它还说人是超越的，人也即是神。

这番告白令人振奋，也合赫拉克勒斯的胃口，它激动不已，当普罗米修斯说它打算写一部关于人的哲学的作品时，赫拉克勒斯附和着也要写一部自由论。普罗米修斯和俄耳浦斯一齐看向我，以为我也会说些什么，我耸耸肩（哈迪斯耸耸肩）……不！我一言不发。

我可不擅长写作，只偏好坐在这躺椅上喝喝茶、听听优美的旋律，偶尔也听听演讲并不排斥，但却不怎么容易被感染情绪，归根到底，应是我本性慵懒。那可恶的赫拉克勒斯说我是心如死灰，冰冷无情，倒还是俄耳浦斯为人厚道，说我是理性。

哈迪斯喝了一口水。

哈迪斯：咳！就像普罗米修斯说的：人不是蝼蚁，人也即是神，人间才是那奥林匹斯。那么我们原本的奥林匹斯山究竟是什么呢？普罗米修斯说，是人间。它说，自始至终，奥林匹斯山都是人间的奥林匹斯山，只是我们的自以为是、自以为高人一等、自以为超越人，可事实上我们始终都是人，从来都是！我们一直在自欺欺人罢了！普罗米修斯又说，在这场运动之后，它会回到奥林匹斯山上去，在那里——人间的奥林匹斯山——建立一个“人的理想国”。啊！阿波罗使众人走下了神圣的奥林匹斯山，令它们回到人的位置上去，从而摧毁了宙斯的神权统治，而普罗米修斯则最终将带领人们回到人间的奥林匹斯山，并在那里建立起人的理想国。可恶的赫拉克勒斯啊，你说我冰冷无情，可我现在分明在热泪盈眶！

哈迪斯看向墙角方向，站起身，走过去。

哈迪斯：……猎犬离开了。我现在应当感到轻松还是焦虑？我不知道俄耳浦斯那里的情形如何，猎犬有没有滋扰它们？赫拉克勒斯有没有保护好它的音乐老师？如果是单打独斗，赫拉克勒斯会守护好它的英雄德性，但猎犬是成群地来，又成群地离开，它们嗅着理智的气息，一拥而上，但对乌合之众则友好善意。

正所谓物以类聚，乌合之众相互聚集，凭着虚无的身份认同感、虚无的民族主义洪流，

靠着非理智的、不真实的相互认同，借着乌合之势、群战胜理的愚昧错觉，它们活跃于山野间，活跃于市井间，活跃于文化间，活跃于政治间。它们无所不在，又无孔不入，让人防不胜防。

哈迪斯走到书架旁，坐在沙发上。

哈迪斯：难道唯有如此，人与人之间才能达成一致吗？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与普罗米修斯、俄耳浦斯就根本什么都无法达成一致。可你们看，它们理解我，甚至为我辩护；在普罗米修斯告白后，我们起立鼓掌，并在俄耳浦斯的琴声中欢歌舞蹈；我们都坚定地守护着自由，也尊重彼此，求同存异，不会为了达成一致的目的而抛弃理性、甚至背叛自由。自由像那鲜活的流水，而不是腐烂、僵死的走肉。

我是哈迪斯，曾经的幽冥主人，没有人比我见过更多的腐败行尸。而在所有当中，唯那欧律狄刻令我最为难忘，它年纪轻轻、目光锐利，在地狱里歌咏诗句，且毫无畏惧。它的丈夫俄耳浦斯跑到地狱里来找我，祈求将它的妻子奉还，可我怎能轻易应允。俄耳浦斯于是拨动竖琴，那优美又凄惨的旋律，就连我的地狱犬都闻之动情、悲泣，我又怎会不动心。

我让欧律狄刻过来，它们夫妻俩相见，落泪，然后咏唱起长诗，在那昏暗的地狱深处。优美的、欣喜的、感动的、温暖的声音撩动着每一个听众，那场景就像是演讲者对台下围坐着的听众们叙述着、论证着它的学说。倘若赫拉克勒斯看到那幅图景，它会说：这是自由的表现。那些乌合之众的猎犬们，它们必然无法理解那个场景，更不会产生出那个场景，它们只会僵硬地一齐走来、又僵硬地一齐走去，那些我们听来优美的旋律，对于它们就是对牛弹琴，提线木偶怎懂得欣赏音乐？

于是我应允了，把欧律狄刻还给俄耳浦斯，无条件的！我应允了俄耳浦斯牵着它妻子的手离开幽冥之地，这是对精彩演讲的掌声，这是它们应得的礼遇，是它们演讲成功的证明！俄耳浦斯带着它美丽的妻子，穿过了幽谷，渡过了死河，回到人间。

现在，它们远离了那里——那片危云密布的山间野地。终于下定决心的它们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最后来到这东方山林。它们弹奏阿波罗的竖琴，咏唱着东方诗句。原以为可以重新开始，又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一群虚无的猎犬扰乱了人们的安宁。

赫拉克勒斯，曾把蛮力当作唯一德行的莽夫，它拉动那弓弦，驱赶了怪鸟，如今也开始注重起理智的品行。它是围坐俄耳浦斯的听众之一，奉行贯彻着自由的战士。我看这人啊，生性蛮力，即便受了俄耳浦斯的自由教化，也还是与我碰不到一起。它觉着我冰冷无情，总像不怀好意，而我觉着它野蛮粗鄙，还带偏执情绪。

它的偏执情绪就像是强迫症，爱钻牛角尖，还有幻想症。我真是不明白，这样的人居然

还能过上群居生活？还能有那么多朋友把同它并肩作战当成荣誉？卜者安菲阿拉俄斯——善于制造神秘的武者，正直的墨勒阿革洛斯——爱憎分明的战士，它们都是赫拉克勒斯的左膀右臂，和它亲如兄弟，愿意与它同生共死。它们间的友谊不是靠着愚昧的乌合之众，那种东西是不可能长久的，而是靠着理智地决定。我不得不承认有时真的很嫉妒赫拉克勒斯，蠢蛋通常都会交到好运气，在它最困难的时候总会有人站出来，我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所以我不得不聪明。

讲到聪明，恐怕少有人能比得上普罗米修斯，所以当我知道它有一位老师是那狄奥尼索斯，我感到难以置信，毕竟它很少向人们展现它的聪明才智。讲实话，我们曾怀疑过这片山林里的猎犬是狄奥尼索斯的信众，因为它们总是癫狂和易误解的，但事实上它们并不是，至少不是这里的猎犬。不过它们都是虚无的子民，它们根本无法真正理解无论是狄奥尼索斯、或是圣贤的教化，它们的语言亦不是自由的声音，而是对自由的嘲讽。

狄奥尼索斯，这个名字你一定熟悉，那个曾被称为酒神的人，绝不是什么虚无的仆役。心术不正的人们假借着它的名义，要将一切丑恶与牲畜般的邪淫统统算在它的头上，教它承担起不仁之名。那些杂碎令人作呕更着实可恶，普罗米修斯一定会这样说的，我的老师才不是什么虚无的走狗。

实验室的门“咚咚咚”地响，哈迪斯站起。

哈迪斯：（警惕地问）是谁在那里？

实验室的门打开，俄耳浦斯上。

俄耳浦斯：是我，俄耳浦斯。我从贯通的地下密道跑来你实验室见你。

哈迪斯走到火炉前。

哈迪斯：啊，真的是俄耳浦斯！我的朋友！你来我这儿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俄耳浦斯：我很希望只是来找你谈天说地，但我想你应该是听到的，就在刚刚，有一群猎犬闯进了这片山林。它们还把我的房子围了起来，冲着它低鸣，还散发着阵阵臭气。我的妻子欧律狄刻，终于再也受不了它们的滋扰与挑衅，要拿起武器，与它们搏命。

哈迪斯拉着俄耳浦斯的手，让它坐在火炉前。然后自己坐在沙发上。

哈迪斯：这再正常不过了，任何人都难以忍受这频繁的滋扰，你的妻子欧律狄刻正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告诉我，俄耳浦斯，你理智地阻止了你的妻子，没有让它们毁灭了你的家庭。

俄耳浦斯：是的，哈迪斯，我阻止了它冲动的行为：我为它弹奏竖琴，令它冷静，它也确实冷静下来。欧律狄刻流着泪，在我怀里轻声哭泣。然而这竖琴所引发的审美，令屋外的

猎犬们更加狂暴、不满，就像是一场理智的演讲，不能使某些群体感到满意，而一场毫无意义的、胡诌乱造的、没有根据的、经受不住怀疑的、但却激情的、煽动情绪的讲话却总能令它们欢喜。它们跳跃起来，用头砸向我的房子，愤怒至极。

哈迪斯：啊！乌合之众！

俄耳浦斯：是啊，确实是乌合之众。也曾有人研究过它们，觉着它们也有意义，然而在我看来，它们根本就是虚无的爪牙，人类文明不需要依靠它们来推进，自由的发展由自由开启，自由的未来当由自由决定，自由也可以达成一致，而不是要将自己变成野狗才行。

哈迪斯：这是理智的声音！这是自由的声音！

俄耳浦斯：哈迪斯，幸好这时赫拉克勒斯来了，它徒手打死了几个红了眼的猎犬，驱赶了堵在门口的野狗。

哈迪斯：那么……俄耳浦斯，猎犬走了？它们此刻已离开了你的屋外，离开了山林？

俄耳浦斯：我不知道，我不确定！我来找你的时候它们还在那里——与赫拉克勒斯隔着墙对峙。我因为担忧你，我的朋友哈迪斯，所以一个人穿过了密道跑来见你。

哈迪斯：善良的俄耳浦斯！我的朋友！现在已听不见猎犬的踪迹，我想它们可能已离开了山林。呃……这样吧，不如我们一起从密道去你的屋里，大家呆在一起也好使彼此放心，更能出出主意。

俄耳浦斯：明智的哈迪斯，这样固然最好，但你必须答应我，不能与赫拉克勒斯斗气，我们必须团结一致，不能分裂剥离。

哈迪斯：俄耳浦斯，我是一个理性的人，与你一样能够分辨是非。我不是一个被纯粹情绪牵动的人，所以既不会为了团结而一味盲目地肯定，也不会为了与它斗气而一味无意义地坚持自己的愚昧。我会自行判断，这是我一贯的态度，我们需要在理性上达成一致，而不是在愚昧上成为一丘之貉。

俄耳浦斯：我同意你的观点。就像你说的，理性也能达成一致，辩论与论证不正是为了这个目的。然而你与赫拉克勒斯之间的关系似乎即便是在理性上也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你们都是自由的战士，在理智的道路上却各奔东西，我在你们中间难免陷入两难，明明你们讲得各有道理，也论证得自圆其说、有依有据，但却不能搁到一起。还记得那次吗，你俩一起听了我的曲子，一个说它深邃悠远，一个却说激荡振奋……

哈迪斯：最后你总结道：深邃悠远，并且激荡振奋。

俄耳浦斯：是的，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定式。

哈迪斯：这或许就是理性的个性意义，也即是形式的个性意义。出于理性的驱力，人们

的个性意义即便是达成一致的也是个性的。俄耳浦斯，达成一致不能成为本质，真正的本质是理性的，是个性的，是自由的。在这种自由下，当然会有异议，但同样也会有一致。假如你不要异议只要一致，那么这不会是自由导致的，而是轻信的宗教主义，那么你所见的哈迪斯与赫拉克勒斯，就是僵死的、机械的，而不是活生生的、自由的生命！

俄耳浦斯啊，我的朋友！你也是自由的战士，用不着把我们合二为一，自由没有定式！人的体系是完整的人，它是活生生的，并总是先于一切。人不是乌合之众，人有同一性，也有差异性，是差异性的个体。人的差异——在我看来——即是理性的差异，不同的人即是不同的理性。纵使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即人性）是同一的，并作为来源继而使一切真实具有普遍性，然而由个性的理性作为来源的那些非真实意义，它们要么是个性的，要么是个性的达成一致。

这也就表明，在理性那里，即便是达成一致也是自由的，而不是一种牢狱。不是画地为牢将自己困在了其中，而是自由的合唱！

俄耳浦斯：说的真好！又令人振奋！你说的没错，自由没有定式，那种合二为一的做法不是自由的道理，自由也有非此即彼。

哈迪斯：没错！我可以答应你不与赫拉克勒斯情绪化地解决问题，单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论争。我们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当然会有个性化的思想，我会尊重它的，它也要尊重我的，这是自由对自身的尊重，倘若一个自由的个体却期盼着他人对自己惰慢轻信，那么它自身首先就不是自由的。

所以，俄耳浦斯，相互尊重，不搞情绪，各自理性地商榷问题，这是我能够答应你的。

俄耳浦斯：哈迪斯，让我们现在就启程吧。趁着日落，我们悄悄从地下密道过去。噢！别忘了！熄灭炉火，合上实验室门，你今晚就呆在我屋里歇息。

第二场

一间相对破损的房子，昏暗的光线。中间位置是一张显眼的圆桌，左侧走到底自墙角开始依次是书橱（书橱半开着，几本书掉落在地上），写字台，和长沙发。写字台靠着两扇窗户，窗户是碎的，写字台上满是玻璃。写字台面前有一张木椅，木椅倒在地上，它的周边也有碎玻璃。圆桌的右侧走到底是一个火炉，墙角处有一个木制高椅，高椅台面上有些许零星泥土，周边地上有一只碎了的花瓶和散落的花束。火炉的另一边有一扇门，通向俄耳浦斯的工作室。

赫拉克勒斯上。站在写字台和圆桌之间。

赫拉克勒斯：那群猎犬终于走了！它们总是匆匆而来，就像饿极了的野兽。窗户被它们撞得血污、破损。那群畜生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像是嗅着腐肉的苍蝇。它们成群地涌来，似乎要将这里践踏干净。我的气力虽然充沛，弓也拉得可以，但它们数量众多，把我们困在这里。现在，它们离开了，成群来成群去，不像是来辩论、论争，而是一味攻击。理性对于它们毫无意义，它们无用讲理，因为它们不是人，它们只要数量和攻击！

拉上它的密友，拽上几只野狗，它们凑到一起成了同伙，到处伤天害理。它们不求真理，也不求逻辑，只求认同自己。它们彼此认同，非是靠着理性，而是靠着情绪与轻信，在理智光辉照射不到的阴影里，它们握手，它们联合，它们结成了一体，它们无所畏惧，并深信这个整体即是正义。

它们误解理性的声音，把它看成是狡辩的兄弟。它们拼命攻击狡辩，并认为这即是攻击理性。这是多么的情绪化与无知，它们讲起道理其实是把道理贬低。那个死尸一般的群体，僵死毋宁说是虚无，守着虚无的本质，放弃自由，委身于绝望与黑暗。

它们没有未来，也看不见那种东西。放弃理性，放弃自由，把那漆黑的铁索绕颈，满身都是悲观主义。能有什么出路？能有什么光明？它们不是人！而是成群的野犬！所以自甘堕落，要把理性攻击！要把铁索牢牢套在人们的肉体，好让愚昧壮大，让自己成群，自以为驾驭了真理。

笑话！如同掩耳盗铃！那执念样的自以为是，那罪孽深重的轻信，那洪流般的情绪，那炽热癫狂的歇斯底里，虚无的爪牙，黑暗的囚徒，把自己关在地狱里，没有生机，没有言语，湮灭成灰烬。

可怜的人儿，为什么把自己背叛，成为猎犬，成为蝼蚁。带上虚无的镣铐，把自己当作

奴隶。难道自由不美丽，天空不清明，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令你不惜折断双臂，失去了飞翔的能力。

火炉旁的门开了，欧律狄刻上。走向圆桌。

欧律狄刻：赫拉克勒斯，那些野犬退了吗？

赫拉克勒斯：是的，它们把房子弄得混乱，把玻璃也撞得破碎。它们还想冲进来把我撕成碎片。我的弓箭和气力不是装饰，它们只得在外边红眼犬吠。对峙了良久，也没能如意，也没了体力，癫狂逐渐平静，它们合拢在一起，夹着尾巴跑出了山林。

欧律狄刻：它们的滋扰越来越频繁，就像盯上了兔子的猎鹰，盘旋、俯冲，一刻也不消停。现在更是胆大，与我们对峙在这里。它们人多势众，不需要听任何道理，言语只是说给自己，对于它们，除了执念曲解，没有任何效用。

赫拉克勒斯：欧律狄刻，对付它们，用拳头就可以，道理不是它们的语言，沟通只是浪费时间。

欧律狄刻：是啊（看向周围），这里满目凄惨，玻璃碎了一地，花儿也死了。那是我的丈夫俄耳浦斯为我摘的花植。那时我们坐在后边的院子里，它为我咏诗弹琴，我为它录写诗句，它为我摘花，我为它倾心。它对我咏唱的诗词，在我听来甜言蜜语，暖暖融化了我的心。但不做作，不虚伪，敞开了我的思绪，使我能看见美丽。

门开了。俄耳浦斯上，哈迪斯上。

俄耳浦斯：我的欧律狄刻！我的爱情与终生伴侣！谁说爱情与相伴不一，前者是激情与冲动，后者则平庸俗气。它一定误解了爱情，也误解了相伴的意义。

没有爱情，两个人如何能伴在一起，你的家庭里没有我，我的家庭里也没有你，甚至没有彼此了解的必要，就当作是一次陌生人间的偶遇。我与欧律狄刻，在一次花田里相遇，彼此一见倾心，我的世界里充盈着你，你的世界里充盈着我，我们彼此相伴相依，那是爱情的升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不离不弃。当爱情破茧，成为了一生的承诺，你不再只在我的脑海里，你还要在我的生命里。与其说我们平庸地生活，丧失了激情与活力，毋宁说我们超越了激情与活力，过上了比血缘更亲密的生活。

从此以后，我教你弹琴，你为我写诗；我帮你切配，你给我蒸鱼；我早起拭地，你取线缝衣；将来……我搀扶你，你埋葬我。我一定要死在你前头呀，目视着你的脸庞，死在你的怀里。在那失去你的世界里，没有哪怕一丝光明。

欧律狄刻：我的俄耳浦斯……

欧律狄刻走向俄耳浦斯，两人紧紧拥抱。

哈迪斯：（看向周围）看来攻击已经结束，猎犬不见了踪影，只留下了这满目疮痍。紧紧相拥的爱侣啊，这画面真叫人感动、叫人温馨。它们间的爱情，是人与人的爱情。两个自由的个体，自主地结合在了一起。终于创造出未来与生命！碰到问题，它们平心静气、相互尊重、共同商议。而不是把镣铐栓在一起，让对方被自己奴役，或是舍弃自主的生命，甘为家禽，葬送自己。

它们间的爱情，是人与人的爱情。两个自由的个体，自主的结合在了一起。雨露风霜它们一起扛过去，面对难题，它们共同决定。

俄耳浦斯：我们间的爱情，是人与人的爱情。两个自由的个体，自觉地走到了一起。它甘愿为我穿上嫁衣，我甘愿为它蹈火赴死。山里的老人说我们的爱情就像那鸳鸯——自由且坚贞，浪漫且真诚。我觉得不对！

我们间的爱情，正是人与人的爱情。两个自由的个体，自觉地走到了一起。人的爱情才是——自由且坚贞，浪漫且真诚！

欧律狄刻：俄耳浦斯，我的丈夫！你就是我的家园，与你在一起，我的生命有了新的意义。

俄耳浦斯：欧律狄刻，我的爱人！你就是我的生命，与你在一起，我的生命才是完满、才有生机……

赫拉克勒斯：俄耳浦斯，欧律狄刻，和你们呆在一起总能叫人温暖、温馨。你们那恩爱的画面看得人暖意舒心。然而此时此刻，我不得不狠下心来打断你们爱的传意——虽然猎犬退下了山林，但指不定什么时候又来！我觉得当务之急，是找一个稳妥的办法，要么躲避，要么还击。

俄耳浦斯：赫拉克勒斯，我的竖琴对它们没有用，相反却容易将它们引来这里，使它们暴躁，陷我们于危险的境地。所以，赫拉克勒斯啊，我的难兄难弟！你成了我们唯一的战力！直面还击势必危险，逃避躲祸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哈迪斯：逃？往哪里逃？怎么逃？如果逃避可行，我们为什么还要挖掘密道？

赫拉克勒斯：难不成只能坐以待毙？

俄耳浦斯：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要找到猎犬的主人，它们成群结队，一定有一个首领。

赫拉克勒斯：它们的主人，从未露过面，也不知道住在哪里。

哈迪斯：但它一定黑暗至极，虚无至极。或许是藏在了最隐蔽的巢穴里，或许呆在最神秘的纯粹情绪里。要找到它谈何容易，我们需要理出线索，看看还有什么遗漏。

俄耳浦斯：你说的没错，哈迪斯！（看向哈迪斯）它一定是黑暗至极，虚无至极。那群虚无的爪牙，嗅着理智的气息，群起攻击。很显然，它们厌恶理性，对它视若仇敌，要将它撕成碎片、抹杀干净。

赫拉克勒斯：那我们就停止弹奏旋律，不做审美，也不起思绪，悄悄走出山林，走出它们的视野。

欧律狄刻：没有音乐，不做审美，这样的生活教我如何忍受！人是理性的生命体，是活生生的，是自由。人生不是僵死的过程，不是舍弃理智的过程，而是贯彻着理智的创作与审美，并产生出真善美的旋律。那真善美的旋律是什么？它就是人生！不是虚无的，不是幻梦的，而是充实着意义。

俄耳浦斯：赫拉克勒斯啊，恐怕我也不能从命！我们为什么要舍弃自由的声音？倘若闭塞理智，我们与那群爪牙何异？难道要我也带上枷锁，也变成它们一样，以求活命？那是羞辱，那是背叛了自己。

哈迪斯：我绝不为了自由而舍弃自由！更何况舍弃自由根本无法换来自由！我们是人！为什么要向它们低头？丢弃音乐，舍掉理智，把它们的镣铐佩戴得整整齐齐，成了虚无之主的奴隶。

可我们是人啊！是自由、自主而非奴役！我们绝不能抛弃了理性，我们要昂首挺胸，以人的姿态迎接胜利。活着固然重要，但必要的时候，我宁愿做第二个苏格拉底！

俄耳浦斯：苏格拉底固然值得尊敬，但悲剧也要尽可能躲避。灾难虽然落在我们眼前，美好的自由人生是我们人的权利。追求自由没有什么问题，也不是什么过错，而是我们理所应当的生活。追求美好人生我们错在哪里？趋福避祸，不正是我们的天职。这狂暴的灾难我们应当理智规避，百般小心，只有努力活下去才可能守住权利。

但要我舍弃理性，不做审美，星辰与大地将逝去意义。人不再为人，一切都将归寂。虚无的世界里只有虚无，我们亲手把存在撕成碎片，将它们化作虚无之海，最终也将自己淹没。活生生的人儿啊，像那蜡烛上的火苗，却被自己掐灭！一切意义被自身剥夺、消灭殆尽。谁能守护住那活生生的火苗不被掐灭？！不被湮没？！人既不能自绝于铁链，也不能自觉于冲动！

赫拉克勒斯：那我们就起来战斗！拿起武器反抗！人应当有这个决心。守住自由、坚守理性，最后以人的胜利离开这虚无之地。人也有这个能力。它们是世界的中心！它们与蓝天对抗，与大海搏斗，在生存的路上展露着勇气、奋斗与决心。没有什么是能够阻挡人的前进，只要团结一起，一切由人决定。

哈迪斯：毋庸置疑，人即自由！并非是指人是自由的，自由不是什么天赋人权，也不是人的自然属性，而是人即是自由本身。于是继而自主地，继而自觉地生活。世界的中心是人！它们并不依靠那种神秘主义的东西，它们的生活完全是靠人自己，它们自主、自觉地生活着。我想让大家认清的是，人并不需要试图去超越自然，它们本身就已是超越的，就是中心。所谓人与自然的斗争本质上是自我与世界的相对而立。它们都在完整的人之中，即是在完整的自由之中。

这话什么意思？

真正打倒虚无的是人，而不是什么武器！武器不是守住自由的秘籍，守住人的是人自己！或许刀剑能够刺穿猎犬的身体，使它们流血、成为一具具尸体，但那并不根本也不彻底，更不能说成是胜利。

如何才能使虚无的爪牙真正毁灭，使人得到真正的胜利？或许是非要呐喊几句，让自由的声音划破天际。世间跟风亦云容易，做犬更易，为非作歹也法不责众、视群体如正义。让世人看见自己是生而为人，自由自主是它们的权利。用理智去唤醒自由的觉醒，不要盲目、不为跟从，舍了理性，成为乌合之众。

更何况，现在我们手上也少有武器，战力不济。难不成是要让赫拉克勒斯一个人决定输赢？

俄耳浦斯：如今的当务之急是避开虚无的爪牙，避其锋芒，远离这悲剧之地，只靠赫拉克勒斯肯定不行。我的琴弦在它们面前丧失了战力，却能将它们引来我这里。

欧律狄刻：我看倒是可以设一个陷阱，（转向俄耳浦斯）用你的琴音将它们引导至目的地。根本解决即便不行，至少能争取时间以便我们撤离。

哈迪斯：这个主意可行，但也伴着一定危险。（看向俄耳浦斯）倘若你不嫌弃，我可以使最近庙宇里的僧侣帮我们一帮，它们有数目，也有耳目，说不定可以提升安全撤离的可能性。

俄耳浦斯：这样的话就太好了。我可以做饵，把它们引来这里。

哈迪斯：然后，你顺着密道去我的房子，在我的实验室里演奏竖琴。

赫拉克勒斯：我会保护你，再多的猎犬也别想伤害你！

俄耳浦斯：那么之后，你们立刻动身，我会再从密道回到这里，然后撤离。

哈迪斯：可行的计划！就这么决定吧。

赫拉克勒斯：我看也没问题。

欧律狄刻：最后我提议，我们得先把这里收拾干净，把门和窗户修补。如果要实施我们

的计划，必须保障房屋足够坚固。然后大家安心地在这里住上一晚，待明天，养足了气力，回复了体力，也不至于追悔莫及、前功尽弃。

赫拉克勒斯：最好的建议！

哈迪斯：我也同意！

第三场

俄耳浦斯的房子，一眼望去——已成废墟。裂开的木板、歪斜的房屋，满地的碎玻璃，合着鲜血，到处都是。

狄奥尼索斯上。

狄奥尼索斯：我来到这里，完全是意料之外的决定。我曾在西地从事教育，试图将那永恒之物以人人间的教育得到传承。人就像船，是载体，将永恒理想传承下去。后来我踏上了海路，在沿海一带四处讲学，不为名声、利欲，只为启开民智，让人认识自己。

我的观念也尚不成熟，需要论争来更新。在一边讲学、一边质疑与辩护的过程中，船只驶向了这东方之地。这东方之地！神秘、充满好奇！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在撞击，这撞击不完全是对抗，也是和解，在沿海一带率先践行。

学术的光芒在这里绽放！东西方人的文明交相辉映！人的创造犹如翱翔的雄鹰，自由的翅膀，质疑的眼睛，不破不立！那陈旧的意识被推翻，那无理的境况待纠改。说出自己的观念，道出自己的主张。百家争鸣生机，学术自由自在！

渔夫们踏海归来，唱着胜利的赞歌，最后一句总要带着不详的伤感：什么时候自由的主张变成了死水，什么时候那些文字被塑成了黄金僵硬在脑海里，什么时候人们将它们背诵和圣化，自由的翅膀变得僵硬，乌云压境！

一个不详的征兆！

当学术的变成了一潭死水，当信奉的变成了愚昧的传染而不抵其义，人背叛了它们，使它们成为了愚昧的东西，也背叛了自己（的理性）。

一个不详的征兆！

当人们的论争变成了一味肯定，跪在那些出自自身愚昧的解读里，暧昧自己、肯定自己、恋赏自己，才是目的！所以即便是一个宗教、一部文本，人们也难以达成一致，相互撕咬谩骂、互怼外道，其实是只看见自己，自身才是唯一的真谛，宗教及文本只是工具，这自由的思想算个什么东西。

一个不详的征兆！

从最初自由的主义到被人们顶礼膜拜，把自由的思想制作成僵死的木乃伊，这是何其不幸！当教导与传承变成为训犬而非树人，把理智抛弃，把思维锻炼得僵硬，是谁在毁灭我们？是我们自己！

我们在海浪中前行，多亏了安菲阿拉俄斯和墨勒阿革洛斯，让我在大海上无所畏惧。它们是自由的战士，与狂风暴雨斗争。安菲阿拉俄斯，知识渊博又谨慎，沉思与理智的贤者，帮我们规避了各种危险。墨勒阿革洛斯，是个正直的领袖，面对困境与灾难挺身而出，从不迟疑。

一次水中暗礁涌动，船体伤得不轻。我们人困马乏，在岸上歇息。听说前面有人搭台讲学，说人的道理。过去一见，嘿！是普罗米修斯，我的老朋友。

它说人总是被误解，自由——人——并非意味着什么事情都是被容许，它们不需要上帝来赋予理智、教导是非曲直，它们自身知道该如何繁衍生息，也知道在社会中如何保障共同的权益。凭自身的理智与沉思，它们甚至造了上帝，使它成为它们社会中那道德的工具。

它说遇到问题，总是由人来解决处理，祈求神灵也不能失了人这个主体，不如遇穷思变，有时换个思维，有时互助共赢，都能顺利。活生生的，这也意味着人的能动性，人永远不会辜负自己，能够创造真实、道路与现象（物体），能够创造未来与奇迹。世界观、物理观都是自由的声音，人的现象要始终落在现象上去。

它说人不是凭着一种纯粹（无依靠）的激情飘来飘去，犹如浮萍，而是凭自身的感性与理性——凭理性与人性（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即凭理智——去生活。

它说人无法令他人具有自己个性化的理性，因而人会以沟通、论争的方式让对方看见自己的立场、意识到自己，为自己想想。这是对自我的指向的贯彻。

它说人即自由，即活生生的，因而不是提线木偶，不是被动的、等待着天上掉下馅饼，而是自主的、具有创造一切的可能。

演讲结束，我们边走边聊。它听说我在东方之地沿海一路讲学论争，告诉我这山林里发生的可怕事情，担心我受到攻击。论争哪有不面红耳赤的道理，但理智是那前提。山上的猎犬似乎无视道理，癫狂炙热，歇斯底里攻击，所到之处狼藉。不是自由思想之间的质疑、批判与论争，而是要将一切自由的消灭干净。当批判变成消灭，当论争变成扼杀，拒绝彼此尊重，拒绝彼此平等，只有撕成碎片与吞噬，只剩下自己。生机地争鸣没了，僵死的更加僵硬。

远离了沿海，我们穿梭在街道里，阳光明媚，蝉音络绎。普罗米修斯爱人，遇见贵族分享知识，遇见穷人则先分享果蔬。它说这是人之常情，无论身在哪里，人都不能背叛了人自己，自由不能背叛自由。年轻人都十分敬它，暗地里说它比这里国王优异。

这国王住在远离海岸的宫殿里，是这片东方之地的主宰者，人们称它继虚，普罗米修斯说它是虚无的忠仆。它依靠着狭隘的宗教主义统治这里。这里的人民惧怕它的权势威严，对它一切指令莫敢不从。王国设置各阶级领袖会议，谓之民主；把亲信安置在警局和法院里，

谓之法治；把士兵驻扎在居民区，谓之保家卫国。各阶级领袖在会议上不敢异疑，只签同意，说贯彻着民主，满嘴人民。人们在住宅里少有谈论政治，警察上门执法，也不出示文件，法院都说正义。宪法随意背弃，人民算什么东西，只要强权专政，政者即是正义。

这虚无的猎犬或许正是出自这里，人民带上铁镣，把自己变成猪狗东西。只剩下歇斯底里洪流，荒漠了理智，匍匐的蝼蚁！

离山林越来越近，普罗米修斯警惕着低鸣。它说这是猎犬活动的声音。地上脚印愈发地密，安菲阿拉俄斯走走停停，墨勒阿革洛斯拿起了武器。附近的庙宇都少有人迹，空气也不净，像那僵败的尸体。普罗米修斯希望我们离去，往沿海地撤离。可我依旧执意，想看个究竟。墨勒阿革洛斯，那正直的脾气，只身冲进茂林，要护我们前行。

经过庙宇，穿过树林，这山村林地满是狼藉。我们来到这里——俄耳浦斯的房子，带血的玻璃一地。这番情形似曾相识：那西方的狂女，也成群结队，癫狂愚昧，它们仗着我的名义，肆意妄为，把好用的酒神端来端去，以它的信众之名胡作非为。它们宣称那理智的人儿对我不敬，要把它撕成碎片。可事实呢？它们自己才是酒神的玷污者，自由的背叛者。把鲜活的自己变成了犬牙，纵欲得忘形，行的牲畜作为，让狄奥尼索斯担下了一切罪名，把我变成了狂癫的根源，众矢之的！

我不是那虚无之主，普罗米修斯可以为我正名。作为一名理性主义者，一名自由主义者，或许还是一名存在主义者，一名人道主义者，一名人本主义者！把感性除去，什么都不是！把理性除去，什么都不是！索性直接把活着除去，什么都不是！不是生存，亦不是死亡，而是虚无！就像照片上的人被完全挖除。这不是悲剧，不是无法抵御的生老病死，不是无法抗衡的潮起潮落，不是无奈，不是叹惜，而是背叛！是行恶！

现如今，普罗米修斯走地下密道去哈迪斯的住处，墨勒阿革洛斯去那最近的庙宇探听实情，安菲阿拉俄斯就在前方巡视。唯独我还站在这废墟之地，久久不能平心静气……你们说人是什么？一堆零件堆成的机器？由血肉躯体束缚的自由意志？还是只是一种动物，一种极具不凡的物种？我说人是什么。人是活着，活生生的自由！继而能够创造一切（可能），那真实的、那非真实的、以及那现象的躯体的，是懦夫还是英雄或许都不一定，人造就了这些意义，成为了论证的目的。

人能否评价人？我以为当然可以！并非只有萨特的狗和马才能够胜任。事实上，人才能够评价人，因为只有人是理智的。人的评价彰显了某种自由：有些人肯定了人，说人是了不起的；也有些则否定了人，说要弗为人，或是羡慕起富家人的狗。对人的评估自然是局限的而非完全的（人仍旧在形成中，对它的评估始终进行着）、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然而，撇

开这些自由的评估，人就是人，是活着，是活生生的！人们要怎么估价便怎么估价，这是理性的自由。

人无须要体现自己是人，高举那自由的大旗。人就是人，人要做的只是不背叛自己！……噢等一下，那是谁向这里走来？（狄奥尼索斯看向右方）

哈迪斯上。

哈迪斯：狄奥尼索斯！真的是你啊！

狄奥尼索斯：哈迪斯，你怎么在这里？

哈迪斯：我在附近的庙宇里躲避。后来碰上了正直的墨勒阿革洛斯，它告诉我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狄奥尼索斯也来到了这里！就在刚刚，在路上，我又碰上了安菲阿拉俄斯，它的嘴还是那么的神秘，填满了比喻……

狄奥尼索斯：哈迪斯啊，快快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哈迪斯：俄耳浦斯本想给猎犬设下陷阱，让它们疲于追击。怎料这次它们倾巢而出，布满山林。我们的房屋全部被毁，在密道里受攻击。大家走散了，我无路可去，就在庙宇里躲避。

那庙宇里的僧侣还讲义气，把猎犬引走，想帮助我撤离，可是没有见到俄耳浦斯，就不叫胜利。我呆在那里，又让僧侣帮忙探听，直到遇见墨勒阿革洛斯，正直的它告诉我你来到了这里。

狄奥尼索斯：俄耳浦斯，难不成已遭到不幸？

哈迪斯：僧侣没有报来噩耗，事情说不定尚有转机，只盼望赫拉克勒斯寸步不离，保全俄耳浦斯和欧律狄刻。

狄奥尼索斯：只是盼望或许不够，墨勒阿革洛斯会探得实情，是生是死总要有个结局，哈迪斯，现在只能冷静等待，再昏暗的天空也会朗明。

安菲阿拉俄斯上。

安菲阿拉俄斯：狄奥尼索斯，周边没有猎犬踪迹，应该是全部退了回去。

狄奥尼索斯：（对安菲阿拉俄斯）像是冲着俄耳浦斯来的。

安菲阿拉俄斯：我还不能确定，附近也没有俄耳浦斯的身影。按照我通常的逻辑，这可不吉利。

狄奥尼索斯：你的占卜总是那么灵，希望这次能改变命运。就像那袁黄，了凡改命，挣脱了线索，自主生命！

安菲阿拉俄斯：命运不过外衣，性格才是主体。待人小气、没有朋友，注定孤苦伶仃；

瞻前顾后、举棋不定，难成大事；遇事冲动、管不住情绪，不能委托事情。求神拜佛也要人去做，创造神明然后虔诚祈祷，人是中心。改变命运其实是改变自己，神明的教导也只是工具，遇事不再冲动、学会冷静，戾气横行变得平和善意，人要学会改变自己，创造了各个神明成为驱力。

狄奥尼索斯：创造了神明，人也是中心。人靠人自己繁衍生息。面对灾祸，悲观天命，不如正视自己。除了人，别无立法者，人的命运全由人自己来定。它做出了决定，就要为结果承担责任。天命、本性黑暗之说都不是真正的原因。除了人，再无立法者，人凭理智，立建规制，管理体系，共同前行。

在社会中源于各自理性所形成的道德，那达成了一致的默契，谁破坏了它后果就由谁来承担。施舍钱财固然好事，但长期以往人们便建立了这个新的公共意识，达成了一致！哪天若不施舍就要齐声讨伐，将你驱逐出去。就像你把藏青色上衣穿在身上，说这是有钱人的标志，时间久了，大家都肯定了这个意识，哪天你突然脱下这身衣物，便被富家圈除名，说你一定是穷的要命！

那么这就是你的问题，谁让你坏了长久以往达成的公共秩序，日积月累建立了新的社会意识，如今却苦脸归咎人的本性浑浊说，自己做下的事承担了后果，没有毛病！

哈迪斯：俄耳浦斯奏鸣乐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给他人带去美义！那理性的觉醒，启蒙了生命，自由的声音！山林里往来的人们无不受到启迪，自觉呐喊自由之名。即将戴上铁镣的人民挣脱了束缚，说不正义。民智已然开启，这是多么伟大的事业！如今灾祸当头，人要战斗到底！人就该活得像人，而不是蝼蚁。一切都是以人为中心，人不能背叛了自己。战斗不是我们的罪过，我们只是不想变成猪狗东西！

狄奥尼索斯：俄耳浦斯的启蒙，肃然起敬。这场战役不能逃避，只能前进！逃跑就是失败，失败丧失了人的阵地，悲观的犬横行，人道不再，黑暗将我们掩埋。

民智已然开启，这是伟大的事业！如今灾祸当头，我们作为人要战斗到底，不能活得似猪狗似蝼蚁！任何时候人都不能背叛了人自己，把漆黑的镣铐佩戴得整齐。

俄耳浦斯上，赫拉克勒斯上。赫拉克勒斯跟在俄耳浦斯身后，精疲力竭的样子。

哈迪斯：（转向俄耳浦斯）......俄耳浦斯！

俄耳浦斯抬起头看着自己的房子。

俄耳浦斯：我的妻子，我的家园！一败涂地，一败涂地！黑压压的蛮犬，糟践了我的决心。践踏我的理智，扯碎我的衣襟，让我痛苦，让我绝望！

（面向哈迪斯）哈迪斯啊，此时此刻，我的内在痛苦无比！就像那鸟儿被折断了双翅，

眼睁睁望向天空，眼里没了生机。就像那野马失了蹄，跪斜在原地，失落至极......任何音乐都没有她的声音好听，任何字句都没有她的名字教我温馨。哈迪斯啊，我是不是快要死了，我已听不见，我心脏的跳动，我的眼前，晦暗无明。

哈迪斯：俄耳浦斯，你是怎么了？我从你的眼睛里看不见光明。

赫拉克勒斯：让人心碎，让人痛心！那一幕来得突然，来得震惊！希望与绝望的交替，那一瞬的思绪，比我的弓箭还快，在心上划一道无法弥补的印记。

俄耳浦斯：不要说了！不要说了！那满山的猎犬，还在我的眼前晃影。当希望变成绝望，在孤独的城堡里迷失了自己。我在哪里？我在哪里？这不像是我的爱情花园，倒像是我坟头瓦砾，埋葬了希望，埋葬了生机。

我在哪里？我在哪里？我泪流面面，绝望无助，失去了生意，像个皮囊，走肉而已。生活了无趣，站着等死，在这里我的坟头哭泣。

我依旧还记得那一天，也是一处山野里，它那绽放的笑容，令我怦动。我们谈论音乐话题，它打着拍子，我和唱新写的诗句：

男女话题只谈理论，从不被追捧；
常招暗讽。
以为思考不辨爱憎，炽焰逐流；
却是单身。
假如博爱归于本能，嫉妒分几等；
多情不认。
成熟稳重什么学问，有没有读本？
教我速成！

了解若成误解，
就像夏花开错了季节；
恋上恋的感觉，
一次对于寂寞的剽窃。

狂野烧成荒野，
就像诗人迷失在午夜；

恋上恋的感觉，

只是弥补内在的残缺。

即使滥情不曾放纵，十二分传统；

算是平庸。

偶尔浪漫博谁感动，表演着笑容；

多余卖弄。

苦心证明情绪可控，善良被吟诵；

宿命元凶。

真心真意可惜贫穷，幸福姓富翁；

世俗起哄！

了解若成误解，

就像夏花开错了季节；

恋上恋的感觉，

一次对于身心的欺骗。

狂野烧成荒野，

就像诗人迷失在午夜；

恋上恋的感觉，

只是贪慕虚荣的衣阙。

歇斯底里炽烈，

灼伤理性玫瑰也凋谢；

下次春夏更迭，

可以恋上你的感觉。

了解若成误解，

就像夏花开错了季节；

恋上恋的感觉，

一次对于幸福的要挟。

狂野烧成荒野，

就像诗人迷失在午夜；

恋上恋的感觉，

只是内心自我的抛却。

大谈实践也是理论，

跟着谱好的节拍，

去吻了唱着诗句，

去拥抱变成家园。

如何才能告别恋上恋的感觉？

在那孤寂寥落的山野里遇见了夏天！[13]

欧律狄刻，我的余生若没有了你，我该怎么活下去？！

[13] 改编自史申田《恋上恋的感觉》。

第二幕

第一场

昏暗的监狱里，一排铁栅栏树立。

狄奥尼索斯上。

狄奥尼索斯：（双手抓着铁栅栏）你们问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你们一定想不到，在那山林里，黑压压的猎犬将我们团团围住，赫拉克勒斯力不能敌，而把它们引来的正是我们中的一个。那一刻，它呆呆地站在原地，失魂落魄，就像一张薄薄的纸片，了无生气。

安菲阿拉俄斯上。

安菲阿拉俄斯：（狄奥尼索斯右侧，双手抓住铁栅栏）俄耳浦斯背叛了人，背叛了我们，亦背叛了自己。可它着实可叹可惜，以为这是一场公平交易，将我们出卖给虚无，其实它要的才不是我们，俄耳浦斯啊，是你，一直都是你！

哈迪斯上。

哈迪斯：（狄奥尼索斯左侧，双手抓住铁栅栏）俄耳浦斯啊，当你将我们出卖，就是出卖了你自己。委身于虚无，绝望而颤栗！让漆黑的铁镣束缚好自己，跪在虚无的脚下，任它牵执自己。

那提线的木偶啊，舍弃了自由的意志，成为了奴隶，成为了工具。那活生生的人儿，没了生机，像个物体，一个现象，站在那里。可人并非物体，不是现象的，而是活生生的自由，是那自主自觉的个体。

所以你看见一具尸体，它是现象，它是物体；而说一个人，并非指的肉体，不是说现象，不是说物体，而是那活生生的自由！

俄耳浦斯啊，我的朋友！在关键的时刻你犯了糊涂，被情绪牵引，失去了理智。家园不是最基本的目的，不可实现便坠入绝望深渊；人才是根本目的，背叛自由便黑暗成无。人要坚守着自己，理智才能解决问题，绝望情绪的不是家园而是作为人自己，一旦背叛，一旦抛弃，一无所有，家园也必定失去。

人，活着，不是像木偶被牵动；人，活着，不是被洪流灼烧成灰烬！俄耳浦斯迷失了自己，那自由的琴声变成了噪音，为了欧律狄刻的回归，它与黑暗交易。

赫拉克勒斯上。

赫拉克勒斯：（哈迪斯的另一边，双手抓住铁栅栏）真不敢相信，我难以相信！对抗虚无的战士，启蒙了民智的导师，竟会舍弃竖琴，背叛理性，带领虚无的爪牙将我们生擒。欧律狄刻是个解不开的死结，但是在理性面前，那洪流势必消解。俄耳浦斯一定丧失了理性，才会致使那洪流漫天。

俄耳浦斯啊，你终将后悔！漆黑的虚无里没有拯救的意义，你势必无能为力，就好像谎言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圆下的欺骗也终将被发现。我从你的眼睛里看不见自由的意义，思维不起，把理性的阀门关闭，混乱充斥。

俄耳浦斯啊，你终将后悔！我为你哭泣，我为你落泪，流下的泪什么滋味，你不会知道，就像你那孤独的背影，什么滋味，我不会知道。我能知道的是，你一定很懊悔，懊悔自己的弱小，懊悔自己力不能及。我无法恨你，恨不了你，怨不了你，你也痛苦，你也悲戚，就像那失足的老马，困在了深井。

俄耳浦斯啊，你终将后悔！我想揍醒你，但我没有资格！我力量比你大，也没能拯救你的妻子，你把生命交托我护卫，我有罪！如今被关在这昏暗的铁牢里，也是对我的惩罚，我对你不该抱怨。但是俄耳浦斯啊，你不该把自己同化成爪牙，与那黑暗为伍；你不该对虚无低头，把自由违背。

就像那山下的民众，把那乌合之众的教诲奉为真谛，做着国王的忠犬，把那只有肯定的集权也称作民主。那些提线的木偶，被那虚无之主摇来摆去，那一把把的线索，都集中在手里，它说什么就是什么，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它握着所有人的权力，木偶却说我们愿意。这不是民主啊，俄耳浦斯，这不是民主！这是全民背叛！

背叛自由，背叛人自己，把铁镣佩戴得整齐，把线头交给主人，说我们是蝼蚁！说我们只懂得肯定！

狄奥尼索斯：人从来都是中心！不是那上帝，也不是木偶玩具。人——那活生生的自由——建立了宗教，并借以使自由变得秩序！宗教只能被限制在人的宗教里。超越了人就是虚无，人也背弃了自己！成为虚无的提线玩具，戴上了铁镣的爪牙，也像那蝼蚁，一起被奴役。

社会的未来要交托在人手里，上帝也只是手段、是方式。人能创造一切——无论是真实的、亦及非真实的——活生生的人才是社会的中心！

这些都不是对人的赞美，人就是如此。你认为是赞美，人在你眼里是那么的卑微；你认为是贬低，你也高估了人类。这不是赞美，也不是贬低，人就是如此，那活力的，那活生生的自由！

哈迪斯：我们说着自由，有人觉得那是奢侈，我们说着自由，有人觉得那是基础。自由

是什么？依照俄耳浦斯的方法，它会说：自由是既奢侈亦基础。自由是什么？依照我的看法，自由超越了理性，人即是自由！

普罗米修斯上。墨勒阿革洛斯上。

普罗米修斯：（走向狄奥尼索斯）狄奥尼索斯，我看见你们遭遇的一切，看见你们被带到这里——继虚的宫殿下方监狱。这里是关押与继虚作对的官员，埋藏着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

墨勒阿革洛斯：我从那庙宇里听到些关于国王的消息。赫拉克勒斯曾在一次对抗中杀死了国王继虚，虚无之主暴怒之余，意图让俄耳浦斯代替继虚的位置，成为它的爪牙头领。

赫拉克勒斯：我斩杀了继虚？！我似乎没什么印象……不过这是我的荣誉！在这漆黑的监狱里，这是我唯一的欢喜！

狄奥尼索斯：所以，欧律狄刻被抓或许并不是偶然事件，是计划好的，要用它来操控俄耳浦斯，让它堕落，让它臣服于自己。

哈迪斯：卑鄙的东西！陷害了俄耳浦斯！一定是因为它启蒙了大众，那出众的能力，还有它的影响力，让虚无对它怀了意。卑鄙的东西！在黑暗中蠕动！就像在论争中拉来帮手，不是一起辩论的，而是为了击倒对方，为了这个目的，轮番言论攻击，甚至夹杂谩骂与嘲讽，令你疲于应对。这不是辩论的姿态，它们根本不要听道理，它们要听的是谁赢。

辩论的目的从来不是输赢，而是达成一致，这是理性主义。只有那虚无主义（包括宗教主义与民族主义）才会一味地肯定。它们不需要道理，不用讲理性，它们是来战斗的，赢才是目的，理性什么东西，无理也要胜利！

安菲阿拉俄斯：我们要把真相告诉俄耳浦斯，让它清醒，不要被那虚无之主蒙蔽。

普罗米修斯：我和墨勒阿革洛斯，悄悄走上宫殿——我们刚刚看见俄耳浦斯被带去了上边——我们小心行事，找到俄耳浦斯，告诉它真相。

狄奥尼索斯：也只能如此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赌上一把，见机行事。

普罗米修斯：但欧律狄刻的事情若不解决，始终是个问题。

墨勒阿革洛斯：（向普罗米修斯）你我分别行事，一个找俄耳浦斯，一个去找欧律狄刻。

普罗米修斯：最好的安排，既不容易败露，也更好身退。

哈迪斯：哈哈！这个时候，是求神拜佛的最佳时间。人总是在自己无法掌控的局面前求神拜佛，祈祷希望。能不能找到俄耳浦斯和欧律狄刻？能不能说服俄耳浦斯回到人间？太多的变数，太多的不确定，这局面不是一个人自己就能够完全掌控的。人与人之间，在社会里，大众交会，每个人都是一个自由的个体，他人无法掌控、无法操纵，正是这些全部的自由使

得社会中的个体意识到自己无力，根本而言，是无法将自由的人们全部奴役。

狄奥尼索斯：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个体！在这社会中，自由的横行与混乱，使得个体无法掌控局面，它是失序的根源。任何一个人都掌控不了他人，每个人都是自由。他人不是我们的木偶玩具。在最无法掌控的局面前，达成一致也经受着考验。创建宗教、创造神明，人们要借以信仰建立秩序。自由的秩序啊，把那失序的混乱局面限制。每逢祈祷之时，即是要将那自由的横行、混乱与无序借以宗教的信仰变得秩序！

安菲阿拉俄斯：自由的失序，我们等等再讨论，现在的问题是自由遭受到背叛。自由的横行与混乱，我们等等再讨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得先让自由觉醒！

第二场

富丽堂皇的宫殿里，到处都是黄金制品。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宏大的螺旋楼梯。最前方中央是一个黄金做的诺大半圆形状艺术品。地上铺设着红黄色地毯，地毯外左右两侧各有一株绿植。

俄耳浦斯上。

俄耳浦斯：我是不是已经死了？化作了鬼魂，在这片怨愤之地，久久不得安宁！噢不！我一定还活着，这满目的金色制品，还有这一身的铁链，我能感受到颜色与重量，我就一定还活着。

皇室三人组上。

皇室三人组：噢！俄耳浦斯，你当然还活着，活在我们的宫殿里，活在我们的铁链下，活在我们的困局里。

俄耳浦斯：你们是谁？

皇室三人组：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主宰者，和国王继虚一样，一齐统治着这个国家。我们栖息在继虚的身后，它的宗教主义管理着人民，我的民族主义凝聚着人民。你们翻山越岭，来到我们的国度，用那音乐启蒙着蝼蚁。啊！多么愚昧，又多么悲戚！在洪流之下，启蒙是如此不堪一击，几个渺小的个体，就想要撼动巨石。

如今你也得到了教训，放弃那所谓自由的意志，做一个顺民。放下手里的竖琴，禁止那令我们厌烦的诗句，向世人证明：自由势必暴乱，吃饱穿暖才是民主正义！

俄耳浦斯：有些人把吃饱穿暖看得重些，它们不需要自由，生而为人就像牲口。被奴役又有什么关系，并非唯一，遭受牵执大家一起，平衡心理，没人提出异议。有些人把自由看得重些，在蝼蚁的生存与自由的毁灭中间，它选择了毁灭。即便畏惧死亡、渴望着生存，它更要那自主与自觉。当它被迫放弃自由，被迫背叛自身、背叛生而为人，它说：让我去死吧，这不是人的世界。

你说自由势必暴乱？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自由必将秩序。这场战役是为了自由、为了人而战的。你把人民变成了乌合之众，把猪犬喂饱称作民主、正义！真正的民主、真正的正义是作为人的民主与正义，而不是把人终结，继而宣告有了幸福生活。人是幸福生活的前提，猪犬再如何温饱也不是幸福生活，漠视、压迫、待宰是它们必然的结局，因为它们被视作猪犬，被视作蝼蚁，这是它们不幸的根源。

皇室三人组：自由是混乱的元凶，我们用那宗教主义与民族主义，将它们拯救。它们能够安定，能够繁衍生息，这就是我们的政绩。

俄耳浦斯：你们的政绩？把自由变成禁锢，把人变成齿轮，这是你们的政绩！人们即便安定，也是暴政下的安定，是屠夫赐予牲口的安定，它们变成猪犬的那一刻起，它们就注定是那案板上的肉鱼。

你们的政绩？把活的变成了死的，把无限可能变成了唯一的轨道，这是你们的政绩！人们的繁衍生息，依靠它们自己，不是用你们（继虚的）虚无的宗教主义，也不是你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它们会自己自由地决定。它们不是那马匹，被驯服地奔向你们想要去的目的。它们不是那牛，被你们牵着耳朵任意奴役。它们有自由的意志，向着它们的秩序。那秩序不是你们的恩赐，而是它们自身的目的。

自由的横行，混乱与无序，通过宗教实现了秩序。秩序不是强迫的、外加的意识，而是自身将形成的秩序。自由渴望秩序，于是人们走向了耶和华，认它做它们共同的主。

皇室三人组：人们渴望秩序，就用那皮鞭酷刑，它们会顺服，变得温驯。

俄耳浦斯：人不是马匹，不是动物，不是动物之一。人是人，皮鞭下没有人，只有牲口。人不需要酷刑下的秩序，宗教与理想国才是通向人的秩序。在秩序下的宗教里，耶和华与基督教，作为着秩序的工具，人们臣服于上帝，臣服于它的教义，归根结底是要借上帝与它的教义建立起它们的秩序。

皇室三人组：我们土地上的宗教，正是那虚无主义，虚无之主超越着一切自由，将我们教育。

俄耳浦斯：我们拒绝宗教主义，但我们欢迎宗教！数千年前，那些思想先进、开启民智的圣地，如今却成为了愚昧之地，是谁犯下的罪行？当它们被人们高高捧起，奉为了真谛，奉为了不朽，对僵化的东西尊崇至极。而不是贯彻自由，受那些先进思想的教化，传承理性，将理性的、怀疑的传承下去，生生不息。那些人说自己是那些先进思想的信徒，是捍卫者，不！它们是背叛者，它们没有将那种先进思想的根本精神保留，而是赤裸裸的背叛！它们把生机的文明变成了僵死的文明，它们拒绝传承理性与怀疑，它们没有把自由的声音传承下去，它们把那些声音制成了尸体。

如果它们真的是信徒，是捍卫者，它们应当把那些思想当做它们的起点，以理性、怀疑、甚至批判的方式进行传承，让它们在这个文明的整体中换发出生命力，让它们运动、让它们生生不息。

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宗教主义——基于虚无主义——一味地肯定，弃绝了理性。这僵死的

主义，阻断一切生命力，杀死了一切先进文明，将它们泡在福尔马林里，供在虚无的天空中。

那宗教主义，就像是踏进一个陌生的领域，把领域中他人的做法视作权威。但权威总会被人挑战、被自由冲破，宗教主义在人的面前终将被超越。人不能活在权威里，不能活在墓穴里，不能活在自己营造的地牢里，那种倾向，那种主义，把他人奉为不朽的导师，把群体视作绝对的真谛。直到有人站出来说：吾爱吾师，我更爱真理！导师也并非不朽，它的言行不代表真理。权威算什么？把人困在了虚无里！对某个人拒绝了否定，连怀疑的能力都放弃，坚持到底，贯彻着那个主义。埋葬了理性，埋葬了自由，把宗教主义高高捧起，为它著书，赞美那虚无，把理性抛弃，把艺术变成情绪。

我们拒绝宗教主义，但我们欢迎宗教！它们把那宗教高高捧起，超越了人，也超越了秩序的工具。它干涉了其他领域，干涉了真实，干涉了理性。遗忘自己应被严格限制在秩序的工具里，最终成为了笑话，失去了信徒，变成愚昧的代名词，正遭受着唾弃。

这是宗教主义下的宗教，使它丧失了全部的生命力。超越人，意味着虚无。上帝成了中心，人成了提线玩具。它们的求神祈祷，其实是把绳索套得深紧。

我们拒绝宗教主义，但我们欢迎宗教！宗教也有生命力，也可以并非一成不变。要质疑，也要革命！当宗教建立的秩序，面临了失序与困境，宗教的革命便势在必行。

我们欢迎宗教，把宗教主义拒斥的宗教，那没有虚无主义的宗教，就像苹果里没有食心虫，那是自由主义的宗教！耶和华被紧紧束缚在自由之中，被束缚在自由的理性里。那启示的声音就好似一种顿悟，那形式并不具什么超越性，紧紧束缚在自由之中。而一旦超越了自由，即刻虚无主义。我们欢迎宗教，我们不是宗教的敌人，我们是黑暗的敌人，我们是虚无的敌人，神话与宗教并不完全是愚昧的东西，作为人用以使其成长的教具，作为人用以建立社会道德与秩序的工具，它们并非虚无，亦非黑暗，它们也都是光明之中的附属品。

皇室三人组：文明进程的发展，需要凝聚力，历史的车轮，只有乌合之众才能推动。

俄耳浦斯：宗教主义所造就的凝聚力，是虚无的凝聚力，既不能长久，要遭受抛弃，也没有坚实的根基，漂浮在海洋里，没了踪迹。虚无的凝聚力，即便推动了历史车轮，也经受不起质疑，它的合法性要靠不断地谎言去维系。

真正的凝聚力，还是在理性里。在论证下达成了一致，自由地站到了一起。这种凝聚力比宗教主义的凝聚力更强大、更长久，即使百般迫害，也阻断不了自由的生命力。

皇室三人组：你们西方人不能深谙东方人的传统，你们的主义在这片大陆上没有根基。这里的人民始终承受着它们千百年来的古典教化，无论是宗教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纵然错误——比你们的自由主义更契合它们，它们默许了它们的主义，在这片陆地上繁衍着生息，

它们选择自愿为奴，这就是它们的秩序，这就是它们最和谐的主义。

俄耳浦斯：纵使千百年的教化，人终会觉醒！纵使千百年思想的奴役，人终将站起！因为它们是人，这就是原因，于是注定！人们有选择文化与宗教的自由权力，那个自由是属于每一个人民。但是任何宗教都不能超越自由，成为了虚无主义，将人奴役。那些选择了它们的人民，是背叛了自己！总有一天，黑暗散去，人将迎来光明！

皇室三人组：主人说，我们的子民，都是那机器中运作的齿轮，只要按照制定好的规矩，彼此都将盛世太平！而你，俄耳浦斯啊，你是主人最好的件品。

俄耳浦斯：运作的齿轮？最好的件品？把人如此定义，人生朝向了悲观主义！还有什么希望，没有希望。当人成为了社会的资源，和货币一样，和商品一样，人不再是中心。它们的生命被社会奴役！这还是虚无主义的阴影里！社会、国家成了主体，成为中心，将人超越，那个人算什么东西，人的生命渺小又虚无，变成了齿轮，可以随意被替换，可以随意被丢弃！

人不能被任何事物超越！哪怕是人也不可以！一个人超越了他人、超越了众人，朕即国家，把自己和这个国家置于了虚无里，它必然是压迫的，必然是暴政的，它将自己置于了虚无之地，这个国家会被推翻，必然会被人推翻，超越了人就是作恶，把人奴役。

你会说，在这样的国家里，我们安静地生活，并没有什么灾难。我打个比方吧，你脚下的蚂蚁也能自在地过活。只要这个国家是虚无主义，人人就是那地上的蝼蚁，不被践踏只是因为瞧不上、没必要、没有被在意，只要这个国家是虚无主义，压迫与暴政就是它的属性！被奴役的人民啊，奴役你们赋予了它作恶的权力！奴役你们赋予了它一人压迫万城之民的能力！

自由，勇气地冲破所谓宿命！虚无的洪流与业火，只会是人把自己淹没烧尽，人们或许权衡利弊，走向了虚无主义，但那绝不是人间喜剧，不是人的归宿，而是深渊烈狱。

那虚无主义下的秩序，无论是人民的自我背叛，还是那个独夫暴君的压迫，不是人的秩序，不是自由的秩序，而是奴隶的秩序。超越了自由的秩序，这秩序本身也是虚无的！

皇室三人组：我们的人民，世代生存在这里，繁衍生息，也不曾质疑！你们的自由主义，搅乱了人间安宁，口口声声是人的觉醒，使社会动荡，人人不宁！

俄耳浦斯：我不是保守主义者！普罗米修斯也不是！对于我，社会安定不是我的目的，虚无主义不能以此为借口，使奴役人民合法化、正当化，甚至反成了正义！

人是自由，不是去向往自由、寻找自由，而是就是自由！人的本质是自由，束缚使人不悦，使人不幸！自由不是教育出来的，不是灌输出来的。人生而为人，就是自由，奴役令人憎恶，令人苦难。所以人不需要期盼什么救世主来解放自己，人应当认识自己、正视自己，

继而拒绝被奴役。人类所向往的正当生活，也正是人应当过的生活，如果人本质就是奴隶，那么向往自由生活就是一种僭越、是贪婪、是邪恶。但人的本质就是自由，过自由的生活是人的本分而已。

小加图[14]在西拉[15]官邸，看到一些人被监禁，另一些人则遭受判决：流放、绞刑，有人希望没收某人的公民财产，有人则要求判处那人死刑。这一切像是发生在野蛮的暴政之下，小加图对它的家庭教师说：

为什么你不给我一把匕首？我可以把它藏在我的长袍里。我经常进入西拉的卧室，而他还没有起床......我也有足够的臂力拯救共和国，摆脱西拉。

自由是人的本质！那些习惯于黑暗的人、那些在黑暗中诞生的人，一旦看见了光明，哪怕只是一丝一毫，就会立刻醒悟过来，就会坚决地捍卫这光明，就会立即起来摆脱奴役！

皇室三人组：我们没有你能说会道，我们只顾眼前，你们满嘴自由，可是结果呢？你们给这片土地带来的不是和谐与欢乐，而是硝烟，是流血！你们给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带来了危险与灾难！

俄耳浦斯：给它们带来灾难的是你们！你们劫持了自由，把解放称作撕票的祸首。你们阻碍启蒙，厌恶理性，把自由的觉醒与反抗视作恶魔，把这冲突的罪责算在启蒙的头上。难道自愿为奴就是人的道路？难道为了那不牢靠的和谐、与片刻的安宁就拥抱虚无，紧紧地去拥抱你们的主人，那黑暗的深渊，坠入那无底的魔窟？

流血也要战斗下去，人即自由，人为自己而战，有什么错？人为自由而战，有什么错？人为人道而战，有什么错？这是它们本应当的生活！人本自由，却要努力去成为自由，这才荒诞，这是谁的错，是虚无主义的错，是奴役政治的错，也是每一个自愿为奴者的错。它们以为通过自愿为奴才能与牧人达成契约：我们臣服于你的脚下，你将我们带向前方光明。奴役政治的前方没有光明，虚无主义只能通向黑暗而已。

不要为你的主人寻找任何借口，去说明它的正当性，去说明它的合法性。没有，这些统统都没有！它缔造出来的似乎无比宏伟，却无比虚无。它的子民看上去人数众多，却是乌合之众，遍地犬牙，真正的人却躲在阴影里，畏怖于被它的猎狗撕成碎片。

皇室三人组：睁开眼睛看看你们，看看你自己。难道灾难没有降临到你身上？正是你们的自由主义，使你妻子消失在你的视野里。你难道是铁石心肠？理性泛滥？把那夫妻情谊遗忘在天际？睁开眼睛看看你们，看看你自己。你热爱自由本性，却葬送了你的爱妻，任何好

[14] 古罗马政治家（前 95-前 46）。与西拉有亲属关系。
[15] 罗马将军和政治家（前 138-前 78）。

事都有代价相对应，或许你这光明无限美丽，但那里并没有欧律狄刻的身影！

俄耳浦斯：一味地逃避，是我酿制了悲剧。我对不起我的战友们，也对不起我的爱妻！（低头看着身上的铁镣）这是对我的惩罚，是我应受的罪恶！被黑暗压迫，蜷缩着生命，害人亦害己。

一味地逃避，是我姑息了悲剧。以为这样就是胜利，逃避不能解决问题。虚无、黑暗的恶之花开遍了这片土地，我是帮凶，无视着它们的暴行。因为恐惧，轻贱了自己，眼睁睁看着成群的自由被奴役。

你们看到的灾难，在我眼里则是绝望！我的理性赋予它绝望的意义。并不是我铁石心肠，也非理性泛滥，它给予了一切多样性的意义。你们不是我，不会理解我的绝望，那是坠入了一个无尽的深渊，看不见丝毫的光明！那是落入了一个枯竭的井底，理性也找不到出路。绝望的意义，那无尽的黑暗，或许只有真正的光明才能击穿！

欧律狄刻，我的挚爱！我绝望地看着你凋谢！我的生活被黑暗笼罩，生命成了枯井。是谁的过错？是谁将你推向深渊，坠入死地？

皇室三人组：是你！俄耳浦斯！是你！是你！

俄耳浦斯：是我？

皇室三人组：为什么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为什么不肯认清自己的过失？你的战友被困在监狱，你的爱人失去了生命，这是你们咎由自取！这是你们缔造的绝望！

俄耳浦斯：不！你在误导我！是你们的虚无主义谋杀了欧律狄刻，是你们的虚无主义监禁了自由正义！而我......被你们利用，背叛了自己，成为了你们的帮凶，这是我此刻的悲剧，将自己投下那万丈的黑暗深渊，将自己推向那深不见底的枯井！

这是我的悲剧！没有什么比死亡更叫人绝望，但凡尚存一息，活着就是希望，就有无限可能。但死亡就是，断绝了任何的可能！在理性那里，它被对应了真正绝望的意义——不是烦恼，不是忧愁，不是畏惧，而是绝望！是陷入了无尽的黑暗，是堕入了无边的虚无。没有希望，没有生机，也没有任何道路可以通向希望和生机。

死亡是绝望的，而绝望则意味着悲剧。悲剧演艺着绝望，绝望是悲剧的核心，这也就意味着，绝望是那根本性的悲剧。死亡在理性上的绝望的意义，这也即表明，它具有了根本性悲剧意义。

皇室三人组：你想说明什么呢？

俄耳浦斯：在理性上，死亡被赋予了一种绝望的意义，或者说被赋予了一种根本性悲剧的意义，因而任何一个真正的人，即作为理性与感性的整体的人，死亡就它们理性而言，是

根本性悲剧的。那么，看看我的妻子，看看我的欧律狄刻，你们能够理解此刻我的感受吧，你们也是人，至少你们自己首先并不否认这一点，你们也是人——除非你们思绪不起，从未将它们意识到一起，那么你们就是真正的奴隶，也像猫狗，你们尚未觉醒、尚未成为真正的人——那么欧律狄刻的死，在你们眼里，你们的理性所赋予的它的死亡的悲剧意义，告诉我，请诚恳地回应我，你们的虚无主义谋杀了它，造就了一场悲剧，你们能理解这悲剧意义吗？能理解这绝望意义吗？你们是人，你们应当完全可以，那么为什么还要亲手造就这悲剧，为什么还要将自己深深地埋入到黑暗中去，你们难道不应当像我一样忏悔、内疚，就像我为自己对背叛了我的战友而愧疚，为将它们推向深渊而悔恨。

停止吧，请你们停止吧！犯下罪恶的人们，你们也是人呐，为什么争相将虚无拥抱、自愿为犬？难道你们也有苦痛？一出出的悲剧在你们思想中绽放？你们也看到了那绝望、看到了那黑暗深渊坠向自己？

我的爱人，我的欧律狄刻！什么样的赞美诗都不足以去赞美它！当夏花凋谢，寒冬来临。应怪我不是铁石心肠，那悲剧的意义从理性中喷涌而起。一个悲剧，我怎么也无法跨越过去，它充盈着我的思想，让我片刻不得安宁。我做出了可怕事情，那冰冷的锁链，我羞愧地缠绕住了自己。

我知晓自己的过错，我不是虚伪的奴隶！不需要狡辩，不需要死不认罪，我看到了自己的罪恶，将自己的头埋进，那一望无际的沙漠里……可那黑夜的绝望、那困境，我始终跨越不过去，我已尽力，我的理性将我困在了无边的绝望之地，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坦然地活下去？！

皇室三人组：啊，你的告白是多么的动听！我们理解你的黑夜。我们也是人，当然能理解你的苦楚。你的爱人，遭受了不幸，我们也会难过！啊，你的告白是多么的动听！我们理解你的绝望。我们也是人，当然能理解你的苦楚。你的生命，化作一幕悲剧，虚无的幻影。

俄耳浦斯：我的爱人，我的欧律狄刻！

多么华美的辞藻，也不过一阵轻风，

卷起了微渺的尘土。

再耀眼的珠宝，堆砌成漫天山海，

却阻挡日月星辰。

我满怀着期盼，那期盼给予我书画能耐，

一幅又一幅艳妆色彩。

坠落大海啊！溅起这瓢泼的雨！

孤独午夜，在无人的街上徘徊。

一声枪响，贯穿了飞鸟，

未意识地，放生欢笑。

像云鸟一样去遨游蓝天呀，我的爱人！

你的双臂温暖也有力；

去飞越垚山，在花园里嬉闹，

将我唤醒，你动听的音律。

坠落大海啊！溅起这瓢泼的雨！

孤独午夜，在无人的街上徘徊。

温度褪尽，迷失了踪迹，

冷冰冰的肉体，去拥抱悲剧。

像云鸟一样去遨游蓝天呀，我的爱人！

你的双臂温暖也有力；

高山与流水，注定在黑夜里落寂，

我的生命啊，再也听不见任何旋律。

皇室三人组：俄耳浦斯啊，你终结了继虚的宗教主义！我认同了你的终结！不再有丝毫质疑！俄耳浦斯啊，你的诗歌令我们泪目，我们当然会泪目啊，我们也是人呐！那哀伤无助的诗句，萦绕耳边，沉吟叹息。伟大的悲剧家的笔，不住地移动，终于为这绝望开了幕。俄耳浦斯啊，你的痛苦令我们动容，我们当然会动容啊，我们也是人呐！也从我们的思绪，开花结果，为宿命哀鸣。伟大的音乐家的琴，轻轻弦音，带你飞入我们的天空。

我们的俄耳浦斯呀，我们的俄耳浦斯啊，或许我们能够帮你！去挽回你的妻子，救赎你的朋友！

俄耳浦斯：你们说什么？挽回我的妻子？！救赎我的朋友？！

皇室三人组：是的，我们愿意帮你，就看你信不信我们，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去做，你的

妻子就会回到你的身边。

普罗米修斯上。

普罗米修斯：俄耳浦斯，不要相信它们的话，一定是谎言，不要越走越远。

俄耳浦斯：还有什么选择，除了相信？看看我！我已陷入深渊井底，镣铐披肩。当自由走入了绝地，我变成了我的敌人，把自己抛弃在那绝海的幻影里，推入那无尽的谷底。普罗米修斯，告诉我，我还能选择什么？在我面前的，不是什么分岔路口，我已没有选择，除了相信。

普罗米修斯：我可怜的俄耳浦斯啊，是谁把你变成了这般模样？

俄耳浦斯：是谁？是谁？是我，是我自己！

普罗米修斯：我可怜的俄耳浦斯啊，又是谁将你推向了那绝望的谷底？

俄耳浦斯：普罗米修斯啊，理性的悲剧已然孵育成形！

第三场

宫殿下方深渊里。周围漆黑一片，唯一的一束微弱光亮照在地上。

欧律狄刻上（站在光亮处）。

欧律狄刻：这是哪儿？我在哪里？陷入黑暗，陷入混乱与无序，陷入迷茫，陷入虚无，就像飞鸟再也感受不到自己的翅膀，与其说恐惧，不如说是停滞，身为自由啊，还有我的生命，顿时寂静！

我该祈祷吗？向谁祈祷？谁会聆听我的申诉？黑暗将我拖入它的怀抱，使我坠落、使我不幸。谁能够拯救我啊？这里漆黑一片，也无有人听我诉说。就这样沉默下去吧！沉沦！沉没……连自我最终也失去。

俄耳浦斯上。另一道微弱光亮照在俄耳浦斯位置。

俄耳浦斯：有人听你诉说——我来听你诉说！在这无尽的长夜中，你可以依偎着我。你要向谁祈祷，你不用去祈祷，我陪着你，使恐惧远离你。你不再孤单，永远不会再孤独，无论是哪里，都将有我相伴。

欧律狄刻走向俄耳浦斯，两人紧紧相拥。

俄耳浦斯：欧律狄刻，我这就带你离开这鬼地方！只是这归途上，我不可回头看你。

欧律狄刻：为什么呢，我的丈夫？是什么束缚了你的自由，是什么束缚了你对我的爱？难道是我的脸庞，如今已衰老惨白，使你不愿再多看我一眼。

俄耳浦斯：不！你的容颜美貌依旧，你的生命也将唤现红润。我有我的苦衷，我无法向你吐露，即便或有所不悦，也请你谅解，相信我——对你的爱，矢志不渝。

欧律狄刻：我相信你，你已说明了缘由，你有你的苦衷，你有对我的爱，这便足够。

欧律狄刻抓住俄耳浦斯身上的铁链，跟在它的身后慢慢尾行。

俄耳浦斯：你还记得吗？我们的初次相遇……

欧律狄刻：我从未淡忘过，那个夏天，我们在山野里相见。你把最动人的音乐演奏，献给了我，也献给了我们的爱情。

俄耳浦斯：你对我的微笑，这笑容是我见过的最灿烂的烟火，一瞬间，照亮了我的整片天空。

欧律狄刻：你的夜空神秘而宽广，就像那大海一样，吸引着我。

俄耳浦斯：是大海啊！怪不得那时，你说自己是海上的飓风。

欧律狄刻：将大海与星空相连！

俄耳浦斯：所以我不能失去你，无论如何也不能……

欧律狄刻：可是人总会死亡的啊，你也是，我也是。

俄耳浦斯：（停下脚步）是啊，是人终究绕不过死亡啊，终究要坠落黑暗，终究要腐烂、变成尸体……为什么要让我意识到那悲剧意义，我不禁羡慕起那些动物、死物，它们也要死亡、也要朽败，但它们似乎永远不会意识到，那悲剧、那绝望的意义，它们就只是简单地生存而已，不会痛苦于终要死亡的宿命，不会痛苦于坠落虚无的绝望。

欧律狄刻：那是因为它们没有理性，于是没有悲剧或绝望的意义。但我们是人，我们有理性，我们应该拥抱这意义，就如同拥抱着理性。

俄耳浦斯：是啊，我们是人，不是蝼蚁！我们便会诞生出那悲剧的意义！我们痛苦、我们绝望，就像是一把双刃剑，割开了我们的皮肉，这是礼物？还是毒药？

欧律狄刻：俄耳浦斯啊，你怎么会有如此危险的想法？

俄耳浦斯：危险？

欧律狄刻：我们是人啊，我们当然会意识出悲剧或绝望，我们会痛苦，就像我们也会欢愉！它们都是人的多姿世界中的一部分。只奏欢快的音乐，不诵伤悲的诗句，这是不完整的诗人！

俄耳浦斯：完整的诗人，注定要孤独，注定要经受着绝望！你所说的欢愉，还有欢快的音乐，只是暂时的幻影！雄鹰飞得再高，也要坠落！人爬上了权力的巅峰，也必失去！人生终究要迎来黑幕。

欧律狄刻：是人总会死亡，我们改变不了这点，你终将失去我！

俄耳浦斯：我的理性，为我升起了这幕悲剧。当人的理性，把死亡对应了悲剧意义，这就是悲剧的诞生！欧律狄刻啊，你说的对，是人都会死，我一定会失去你，也会失去我自己。那么绝望就是唯一现实的、唯一永恒的东西。生存与繁衍，是多么飘渺的梦啊，正如同欢愉是多么短暂的一瞬啊，只有绝望才是真实的，只有悲剧才是永恒的！

欧律狄刻：这样的人生，看不到希望；这样的人生，哪里还有光明！

俄耳浦斯：你说希望，光明？我的爱人啊，没有你的世界，哪里还有希望？！哪里还有光明？！理性把悲剧诞生，死亡的必然性，造就了悲剧的必然性。那无法消解的绝望，那悲剧，才是每个人生的脚注。

欧律狄刻：我为你难过，我心疼你，以及你的悲观主义。

俄耳浦斯：悲观主义？！啊，那是事实！一个接着一个，身边的人终要别离。没有选择

的余地，人无能为力，只能用灵魂不死来欺骗自己。我们消除不了死亡，无能、那无法消解的宿命，只好说我们灵魂不灭，只好说我们轮回不息，都只是人逃不开死亡宿命的无能的证明。

灵魂不灭！轮回的智慧！无能的你们，竟还有信众？羞愧吧！为你们断绝不了这绝望悲剧而羞愧把！街上尸横遍野，震惊之余就给出了轮回的智慧？可笑之极啊！可笑之极！无能的你，断绝不了那死亡的宿命！

谁又能断绝？谁又能断绝？！没人能做到，那就低下你愚昧的头，沉沦在那无法越过的夜幕里。

欧律狄刻：我的爱人，你怎么了？这不像你，这绝不是你！

俄耳浦斯：我的欧律狄刻啊，我看到了死亡的悲剧，仅此而已！那悲剧已然起幕，你的死令它起幕！我被困在了黑夜里，这漫漫长夜，没有出路，我看不见出路。抬起头，只见前方虚无，我不愿沉没啊，我不愿拥抱那虚无，我被困在了这里，被困在了我的悲剧里。

欧律狄刻：俄耳浦斯啊，你不该动摇，不该摇摆不定。如果你的前方只有虚无，那么回头看看我，我就在这里！

俄耳浦斯：我不能回头看你，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欧律狄刻啊，即便我们终将别离，即便我必然失去你，现在我们还在一起！忘记死亡，忘记悲剧，这不正是所有人都热衷于做的事吗？暂时忘记，感念这鲜活的时光，说到底，只是不舍而已。不舍，我们只能做到不舍，再多什么也做不了！

欧律狄刻：俄耳浦斯啊，请你回头看看我，我就在这里啊。我们改变不了死亡的结局，我们早就预料到这个结局，所有人都一样，这是所有人的宿命。

俄耳浦斯：所有人的宿命！是的，这是所有人的宿命，于是我们只能接受，甚至我们要欣然去接受。我的爱人啊，我的困境束缚在我的理性里。在世人面前，我为理性而战，为人而战，但那绝望、那悲剧是我无法跨越的坎。在理性的世界里，我遨游天际，自由驰骋，一旦遇上那坎，便使我受困。

欧律狄刻：是你的理性将你困住，陷入了悲观境地……俄耳浦斯啊，我的丈夫，为什么你执念似地背对着我，你不肯说明缘由，我也不问你，只是希望你能……

欧律狄刻抓住俄耳浦斯的手，将它拉近。

俄耳浦斯：不！不能回头看你！欧律狄刻，你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

欧律狄刻：我只是想拥抱你……

俄耳浦斯：……欧律狄刻！（俄耳浦斯回头看着欧律狄刻）

两人拥抱在一起。然后缓缓分开。

俄耳浦斯：（诧异的眼神）这是怎么回事？

欧律狄刻：你怎么了？

俄耳浦斯：那三个人跟我说，带你离开的路上，千万不能回头看你，否则你将被黑暗吞没，我便再也见不到你，永远失去你。

欧律狄刻：可是我并没有被黑暗吞没啊，我不是好好地站在这里吗？

俄耳浦斯：难道，我……

普罗米修斯上。狄奥尼索斯上。

普罗米修斯：俄耳浦斯啊，你被骗了！

狄奥尼索斯：它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将你的镣铐戴得更紧。

俄耳浦斯：戴得更紧？

狄奥尼索斯：俄耳浦斯，你是虚无的目标，它看上的或许并不是你的启蒙影响力，而是你的悲观主义。你将悲剧升起，无力消解，看不见光明，旋即陷入了绝望境地！你背叛了朋友，将镣铐佩戴，此刻又是轻信，这样的理性，终结不了悲剧。

俄耳浦斯啊，你被欺骗了！成为了虚无猎犬的新头领，代替了这里的国王，名唤继虚。你亲手架起了悲剧的烈火，继虚的宗教主义之后，你的悲观主义代替了它，成为了虚无的第二个支撑。这是何等的不幸！

俄耳浦斯紧紧抓住身上的铁链，试图要将它扯断。

俄耳浦斯：不！我做了什么？！这不是我的意志啊，我都干了什么？

普罗米修斯：俄耳浦斯啊，我的朋友，这并不全是你的错。我和墨勒阿革洛斯营救了大家，其余人已经赶去了宫殿外的广场，要与虚无之主做最后的决战……

俄耳浦斯：不！不！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咆哮）为何多愁善感？为何轻信它们？但我有什么选择呢？

普罗米修斯：是恐惧，对死亡的恐惧，更准确地说，是对那悲剧或绝望的恐惧！

俄耳浦斯：恐惧？难道它不正是人的弱点吗？

普罗米修斯：它是理性的弱点，在理性上若不能将它消除，那么宗教主义也还会复生。

俄耳浦斯：不，我并不排斥宗教！恐惧会诞生出宗教，恐惧也有正当性。

普罗米修斯：但只要走不出恐惧的困境，轻信的枷锁迟早还要降临。问题不在你多愁善感，而在于你的理性，它不能冲破困境，问题不在于你升起了悲剧，而在于你不能终结它，所以你被困在了悲剧里。

俄耳浦斯：终结？如何终结？是让我理性不起，像猫狗一样，对死亡不生出任何意义，还是教我对着绝望无动于衷，做一个已然麻木的观众。

欧律狄刻：（无比虚弱地样子）别说了，都别说了……我被困在这里，暗无天日，神智昏沉。这虚无之地……我难以呼吸（呼吸急促，摔倒在地）。

俄耳浦斯：欧律狄刻？！（扶起欧律狄刻）你怎么了？

欧律狄刻：我无法呼吸了，我是不是要死了？

俄耳浦斯：我这就带你离开这里。

俄耳浦斯抱起欧律狄刻。

欧律狄刻：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我的爱人！即便可以，我也不会再走了，我是你的软肋！是你陷入困境的肇始。就像你知道的，我们终将分别！我们已经分别，绝望一次便足够了，我们的分别应是你最大的欣慰，人不会死两次，悲剧过后，也将落幕，这是你的欣慰！我不能那么自私，我的再活一次，就是将那注定的绝望，再一次抛给了你，使你再一次承受着悲剧。让我死吧，俄耳浦斯，让我死吧，我的爱人。无论如何，我都希望你能幸福……

欧律狄刻死。

俄耳浦斯：我的欧律狄刻，死了……

我的生命，也死了！

我的爱人啊，我可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欣慰？我不会欣慰！即便悲剧过后，我也不会落幕！当夏花凋谢，夏日也即终结。幸福？我不会幸福！没有你的人生，哪里还有幸福？你就是我的幸福，你死了，带走了我所有的希望，往后余生，我都将在黑暗中度过。

可我不愿在黑暗中聊此残生，我不愿这样活着。与其绝望地活着，承受着余生的黑暗，不如就此死去。我是个失败者，越不过这道坎。理性不起，将死亡的悲剧抛诸脑后，这不是我的作为；漠视悲剧，从而能够麻木地活下去，这不是我的作为；用所有人的死亡来劝解自己，自我安慰的把戏，这不是我的作为！

我是个失败者，越不过这道坎。自己（理性）架起的悲剧，压垮了自己。多么可笑，多么悲剧。

外边想起了猎犬的声音。

俄耳浦斯：你们走吧，离开这里，虚无的猎犬正朝向这里。

普罗米修斯：那你呢？

俄耳浦斯：我现在是它们的头领，它们不会将我怎么样。

狄奥尼索斯：一起走吧，俄耳浦斯！一起离开这里。挣脱镣铐，为人演奏启蒙的乐曲。

俄耳浦斯：（摇摇头）我是猎犬的头领，无论走到哪里，它们都将紧随不止。我不能跟你们走，快离开这里，远离这里，这危险的虚无之地。

普罗米修斯下。狄奥尼索斯下。

不一会儿，猎犬们把俄耳浦斯围住。

俄耳浦斯：你们都曾是继虚手下的犬牙，来得正好，我正有话要对你们说。

猎犬队：您是我们新的主人，从现在起听从您的训诫，以你的意志，马首是瞻。

俄耳浦斯：我不需要你们马首是瞻，继虚的宗教主义，现在也请你们将它抛弃。朋友们，看看你们自己，你们不是什么牲畜，也不是什么奴隶，人最大的罪恶是背叛人，自由最大的罪恶是背叛自由，你们是人，你们是自由啊。

向国王跪下的奴隶，抬起你们的头颅！你们是人，活生生的啊！能创造奇迹，能生产黄金，能建造伟大的城市，能造就宗教与上帝，能照见那日月星辰、深蓝的星空，能建立社会道德与秩序。

向资本跪下的奴隶，抬起你们的头颅！你们才是主人，是社会的中心！不是围绕着资本旋转的行星，不是资本机器中的齿轮，疾病、衰老、不幸便被抛弃、替换、自生自灭、死不足惜。资本不是你们是否配活下去的标准，谁不会疾病，谁永远幸运，那些靠着先辈财富西装革履的人，就一定更努力？

奴隶们，站起来！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皇帝国王，超越了人民，国家社会朝向了虚无主义。奴隶们，站起来！人才是资本的主人。资本为人服务、使人幸福，要匍匐在人的脚下，超越了人，这个社会黑暗无比。

人是自由，去追求那星空与道德，去追求社会道德和秩序，去追求艺术，去回归家庭。不要被奴役，成为国王与资本的子民。谁赋予了它们这样的权力？是你们！是你们！是你们自愿为奴，自称奴婢！褪下你们的犬衣，把人的模样站立，把纯粹权威，扔进坟墓里。不要自认微尘顺民，推开一扇通向理性时代的自由朱门。

皇室三人组上。

皇室三人组：我的俄耳浦斯啊！你的理性主义，正是这场悲剧的伊始。你是我赠于主人的礼物！你得到了你应有的地位！去肆意宣讲吧，站在继虚宗教主义的废墟上，将理性的悲观主义尽情释放！让虚无的子民沐浴在你的虚无主义里！

升华！升华！升华！

我们的主人，在你的悲剧里更加壮大！这将导致失序——宗教主义社会的失序，但也是悲观主义的起点。重塑了我们，伟大的虚无之主。把木偶们的本性唤醒吧！让它们看见那宿

命的悲剧，让那绝望与叹息，成为牲口们的更加坚固的铁索。

升华！升华！升华！

我们的主人，俄耳浦斯是我赠予您的礼物！它的自由主义，正走向一条虚无之路。人的理性，个性的声音，觉醒地欢唱；也诞生了悲剧，若不能破除，悲观主义的崛起。就像金砂袋底下的洞眼，若不能消除，宿命地步向了虚无主义。

俄耳浦斯啊，你该怎么抉择？！你的启蒙，教育着普罗大众：你们是人，不是猪狗蝼蚁。你也唤醒了绝望，使悲剧在人间开幕。

俄耳浦斯啊，你该怎么抉择？！你的悲观主义，将带领人生走向虚无。看看你脚下的民众，多么值得怜悯，升起了理性，也诞生了绝望。它们将来恐怕会怨你，还是像狗一样活着，反倒没有那种痛苦，彻夜难眠，陷入绝望黑夜。

这是理性主义的宿命啊！我发掘了你，成就了你：代替继虚的宗教主义，成为虚无之主的，两根支柱其中之一。

俄耳浦斯：理性的悲剧，只能用理性去终结。我期待着这场交锋，期待着这场论战。现如今在这里，我要掀起理性的旗帜，好为悲剧起幕。

非是单洞察黑暗，亦非使它无限，

那就是事实啊：

河流要流向大海，生命要奔向毁灭。

这是一切的宿命，是它们最本真的面目。

起起伏伏，只是瞬间的烟火，

撩动人心的幻境。

生命也只是黑暗中，瞬间的微弱火花。

人生乃是暂时，那虚伪假象，

我们注定黑暗！

起来吧，奴隶！

把犬衣脱去，唤起人那理智的本能，

去迎接自由的时代，

去手牵手，欢歌舞蹈，

竞相享受，寂落前的温度。

既然注定腐败，注定哭泣，一切又回归原初。

我们从哪里来，就回归到哪里，

鼓起的泡沫，美好幻梦，总会破灭，

那才是归宿！

起来吧，奴隶！

夏花盛开，在暖日田园里嬉戏，

钟情一生陪伴，终枯萎凋零，

诗句泛滥，唤醒沉眠后的叹息，

终究孑然一身，散漫的雪花，只留下泪痕而已。

或许没有什么明天，也没有未来可期！

有的只是当下，以及黑暗而已，

光明与希望，就好似飘渺的东西，

飞得越是高，陷得越深，才会看得越清。

让我们把悲剧开幕，让我们把理性乐章奏起，

连眼泪也干涸，心碎的声音也止息。

奴隶啊，奴隶！

安静地坐在大剧院的观众席，

你们在观看着什么？

我们在观看着自己！

英雄，懦夫？

贤良，奸佞？

人的生命，去狭隘定义。

再惹眼的灯火，不过一瞬，

再动听的弦音，即逝。

奴隶啊，奴隶！

安静地坐在大剧院的观众席，

你们在观看着什么？

我们在观看着自己！

绝望，宿命！

黑暗，注定！

我的生命啊，这才是你的归宿！不值得经受和肯定！

猎犬们脱下它们的皮衣，露出了人的模样。俄耳浦斯把它们悉数推倒在地。

俄耳浦斯：（突然歇斯底里地咆哮起来）人呐，可怜的人呐！是谁将那无尽的痛苦施予了你们？是谁将那死亡的宿命强加于你们身上？不正是你们的父母吗？与其说它们生养了你们，毋宁说是它们将绝望当作礼物献给了你们。人呐，你们就是痛苦本身，与其说你们是来经历苦难，毋宁说你们就是苦难，你们生而为人的那一刻，就注定了是要经历死亡，你们的身体注定要腐烂，你们不是展开双臂要奔向明天，而是注定要失去明天，你们注定要失去一切，希望注定变成绝望，光明注定变成永恒的黑暗！

（继续歇斯底里）为什么？难道这就是人的宿命吗？是诅咒！是无解的诅咒！孩子啊，真是可怜呐！我塑造了它！不，是我毁了它！我把一切苦痛带给了它！我把死亡带给了它！我把腐烂带给了它！我把绝望带给了它！我把黑暗带给了它！对不起，孩子！（跪在地上作怀抱婴儿姿势）……我是罪恶的魔鬼！

（站起来朝向奴隶们，厉声喊道）牲口！走禽！把你们的理性拾起，把人的尊严牢记！你们这群走狗啊，死不足惜的器具，快展现出你们的恼怒，而不再只会卑躬屈膝。毁灭吧，毁灭吧！把一切都消除干净，那是人的宿命！

俄耳浦斯践踏着它们的躯体。人们在地上痛苦地翻滚。突然有一个人，愤怒地从地上爬起来，一头撞向俄耳浦斯的胸口，使它被撞翻在地。人们旋即一拥而上，反抗了它，将俄耳浦斯杀死。

第三幕

第一场

富丽堂皇的宫殿里。

普罗米修斯上。狄奥尼索斯上。

狄奥尼索斯：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般境地。普罗米修斯啊，我们今日在这东方国度里发生的悲剧，难道在西方就没有可能吗？我离开西地来这里宣讲，也是为了躲避狂女的侵扰，它们和这里的猎犬有什么区别呢？宗教主义不仅仅只在东方，也在西方。只要有人，就难免这虚无主义。人就是要在与它的不断冲突中繁衍生息。

对于这场悲剧，或者说是人的所有的悲剧艺术，要终结人的理性所唤生出的绝望，只能依靠理性去终结。

普罗米修斯：（警惕地说）狄奥尼索斯，我的老师，请你看那边，好像有什么人往这里来了。

皇室三人组上。

皇室三人组：（狼狈地走来）疯了！疯了！疯了！这里的人都疯了！理性真是难以控制的东西，个性是最难以规律的东西，只言片语之间，电闪雷鸣，风雨突变。或许我们能对那科学知识把握得井井有序，真空十米自由落体，总是这些时间，但人不是僵死的东西，那活生生、生机的，那创造力，可以成为整个宇宙的驱力。

太不可思议了！人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要为俄耳浦斯呐喊、为俄耳浦斯尖叫！那可怖的绝望，就像喷涌的火山，将整座山林毁灭、焚烬。噢！俄耳浦斯啊，我相信你终结了继虚的宗教主义，你的死印证了我的相信。这个国家的人民，它们的作为人的觉醒，践行了你的这一终结。你是我赠予虚无之主，最得意的礼物！

普罗米修斯：（走向皇室三人组）不，俄耳浦斯才不是什么礼物！它是自由的战士，是启蒙的音律。它将这个国家的人民唤醒，不是为了它自己，而是为了人！是为了你们每一个人！人的觉醒，把奴役抛弃，把人自身拥抱，人成为人。

但它无法跨越，理性所带来的绝望鸿沟——绝望、悲剧的意义，无法越过（身为）人的悲剧。它停留在了悲观主义，这是它的痛苦，这是它的不幸，是它的漫漫长夜！

皇室三人组：（吃惊的样子）普罗米修斯？狄奥尼索斯？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狄奥尼索斯：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将你的民族主义，从这个国家驱逐出去！

皇室三人组：将我的民族主义驱逐？（诧异的表情）我的民族主义，是那虚无之主的铜墙铁壁！也最为忠诚！它与俄耳浦斯的悲观主义（取代了继虚的宗教主义），如今一齐撑起虚无主义的大旗！

狄奥尼索斯：这面大旗既不好看，也不人道，相反却是昏暗至极。那里没有希望，也没有光明，没有未来，也没有生意！人要冲破那虚无黑夜，人要看到希望与光明；人要破除那虚无黑夜，人要在黑暗中看到自己。

皇室三人组：我的民族主义，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成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基础。人们只有相互认同，才可能成就秩序。

普罗米修斯：你的民族主义，是纯粹情绪的主义！它总是先于理性，因而展现出不可理喻。一种情绪洪流泛滥，闭着眼睛宣泄，喊着同胞与手足，喊着民族与口号，一通呼号完毕，冷静下来，看着跪在跟前的乞丐，说脏兮兮啊令我恶心，孤儿院里的孩童，抛到脑后去啊与我什么干系，无依无靠孤寡病老，又不是我的爹地娘亲，哀叹两声足矣！

民族主义啊，不是人们（理性上）达成了一致，而是纯粹情绪洪流的漩涡，它们叫嚣着同胞啊兄弟，却并没有真心把任何人当做同胞兄弟，你们看似认同了彼此，却实则并没有认同啊。而出自各自理性上的达成一致，那自由地达成了一致，才是切实地认同。任何人都可以，在论争中表示怀疑，表示否定，这是理性的权力，是自由的权力，而一旦达成一致，一旦认同，那理性就会负责。那些纯粹情绪洪流的释放，连自己也欺骗，连自己也吞没，连自己也背叛，而理性不会背叛自由，不会背叛人自己，它是人的部分。

情绪洪流是虚无的侵蚀，就像一束阳光射进了黑暗，阳光与黑暗的分界，它们的对抗——阳光要冲破黑暗，黑暗对抗冲破。这情绪洪流，对人发起对抗，就像那猎犬与狂女，这是对人的抗拒。

皇室三人组：一种身份认同，人的自然情绪，就像对家人的认同，对社会成员的认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普罗米修斯：人对他人的认同，不应当是一种情绪至上、情绪牵引着走的结果。在这个国家里，人们彼此间的认同，基于一种纯粹的情绪，虚无的共同子民、或同是奴隶，或都作为这个国家的民众，或同一种肤色，或出生于同一个地域，仅此而已。

这带来的结果是什么？由纯粹情绪引领，那洪流肆意冲击。我们天生就是我们，你们天生就是你们，泾渭分明，出生之前就已被固定了颜色，那颜色在出生之后犹如诅咒，也像是一把将那吸血鬼，钉死在坟墓里的铁钉。它把所有人钉死在虚无的黑暗里。

皇室三人组：你们西方人的思想，崇尚那自由与理性。而我们东方人的思想，则是另一

幅画卷。在我们的画卷中，比起个性更注重集体，这是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生存与发展的根基。

普罗米修斯：传统文化，要牢牢禁锢在文化的范畴里。即便是走上了，一条德国人建立的道路，也不能把儒学的传统文化撕扯粉碎。这是我的理性。然而那民族主义的信徒，将它古典的传统置于超越了文化，返古、复古的道路一意孤行，对彻底的革新怀抱深深敌意。

这是两个范畴，古典文化只能束缚在文化里，一旦超越，致使文化发生了异化，成就了背叛与毁灭。谈到社会进步，讲到国家未来，还得要寻求发展，从封建奴役到启蒙自由，从自由觉醒到全球化世界。

你们要为集体主义声援，说它是你们的文化，以此去剥夺这个国家的人民，享有自由的权利！你们恰恰遗忘了，或者说是你们故意遗忘了，自由也是集体的前提，是基础、是条件。弃绝了自由的集体主义就是奴役，用那情绪洪流胁迫着自由，枷固人民，践踏在它们头上，这不是你们东方人的文化，这是猪狗的文化，这不是你们东方人的文化，这是它们的屠杀史——那些个鲜活的人啊，被你们屠杀了，被你们迫害了——这是它们的毁灭史！

皇室三人组：你懂什么？你懂什么？一个西方的异教徒，站在我们东方人的土地上，试图教化我们，什么是文化。真是傲慢！真是可笑至极！

普罗米修斯：傲慢与可笑的是你们！在你们民族主义者眼里，只能看到东方与西方，看不到这个世界整体。异族服饰从心底排斥，他国语言者界限分明。你们只能够看见，那些肤浅迷惑的东西，你们的民族主义、你们的情绪洪流，让你们只能够看见：我们而非它们，这里而非那里。

你们狭隘的民族主义啊，选择性地将人怀疑，选择性地将人否定，选择性地将人排除出去。然而在我们自由主义者眼里，什么都可以怀疑，什么都值得否定，但唯独人不可以，唯独自由不可以。

民族主义者们啊，你们的眼睛里，只能看得见自己，以及身边的人事。远处的光景，你们选择力所不及。那些死在魔鬼手里的六百万亡魂，你们闻之痛哭流涕，而那遥远的千万条人命，却毫不在惜。你们不会为它们哭泣，甚至不会咒骂残杀它们的屠夫，就好像从未发生过，它们也从未活生生过。

你们说滚回你的国家去吧，这里不欢迎你！我们说滚回你的国家去吧，这里不欢迎你！大家都把自由背叛，把这流淌的河流，治理成一潭腐臭的死水。今天你说东方与西方，明天你说男人与女人，后天你说我与你，最后你说那虚无！是谁把那六百万人杀死？！是你们民族主义者。是谁把那千万人屠戮？！是你们民族主义者。在这些东方人眼里（正），你们西

方人都是牲畜蝼蚁；在这些西方人眼里（反），你们东方人都是蝼蚁牲畜。那么按照黑格尔的正反合逻辑：你们西方人与东方人，所有人呐，都是畜生猪狗而已。

民族主义者啊，你们要把自由背叛！民族主义者啊，你们要把自由屠尽！倘若不把民族主义消除，人类的屠杀就不会终止，倘若不把民族主义终结，人类就还将会被奴役！将你们的民族主义消解，将你们的虚无主义消解！使人成为人！

皇室三人组：伶牙俐齿的家伙，无情又寡义。无视自己的根茎，像那浮萍，孤苦飘零。你没有归属感，也缺乏人之常情，这是理性主义者的悲哀啊，没有人会与你交心，你注定孤独地冷去。

普罗米修斯：我把自己放置在，人的位置上啊！怎会像那浮萍？怎么会孤苦飘零？怎么会无情寡义？人不会是没有归属感的机器，那些践踏人命的屠夫，我们要审判；那些把人的世界沉沦为黑暗深渊的民族主义者，我们要反对！一切非人道的言辞，非人道的主张，是所有人共同的敌人。

理性主义者的悲哀？不！恰恰相反，人们会向理性主义者靠拢、聚集！它们不是被胁迫，不是被奴役，不是被当做家禽，不是被拖拽着、被束缚着，它们会自觉地靠向这里。因为这里才是它们，是真正人的世界。

民族主义者啊，作为整体的人，不要投向那狭隘的角隅；民族主义者啊，作为整体的人，把视野投向广袤的世界整体！

皇室三人组：历史呢？难道要人们忘记，那战争的摧残，那民族的仇恨？先辈的血泪，随着它们的逝去，随着时间流逝，一起埋进它们的坟墓里？那千万人的血债，就这样烟消云散？随时过境迁，消失得无影无踪？

普罗米修斯啊，那才是背叛！背叛了它们的历史，背叛了它们的先辈，背叛了这个国家，它曾遭受的残害！民族主义让人们，牢牢地记住：一旦背叛，战火将卷土重来，一旦背叛，这个民族或将不再。

普罗米修斯：和文化相似，历史要仅仅束缚在历史里。从战争转向了和平时期，曾经的敌对关系，也要做起生意。人不能总是回过头去前行，而要向前看，看向那世界整体，才能越走越远。而历史的形式，通过人的繁衍，通过理性传承下去，被束缚在当代人的历史范畴里。在这历史里，我们勿忘国耻，我们传承着那不朽的民族精神，而一旦要前行，把头朝向前方，去看见世界的整体！

你把那背后的历史无限地放大，沉浸其中——你的历史困境里。那情绪洪流的漩涡，将你越陷越深，迷茫在虚无里。你还有什么未来？你难道配有未来？你的民族主义将它，断送

剪除，堵塞出路，你这是自掘坟墓！

人不能活在它的历史里，而历史要在人之中获得意义。历史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当代人才是。并且历史也是当代人的历史，紧紧束缚在当代人的历史中。

皇室三人组：民族主义为民族团结，提供了凝聚力。人们团结在一起，不易折断，步伐也更有力。

普罗米修斯：凝聚力？那是狭隘的凝聚力！只能看见民族的眼睛，决然看不见整个人类全体！真正的凝聚力，是全人类的凝聚力，而不是狭隘、虚无的东西方，也不是狭隘、虚无的男女人。这种分别的凝聚力，是人类对立与世界失序的根源。当你把东西方分别，把断裂乃至仇恨的种子，深埋民族主义的教化，这个人类的世界，便注定不幸！

你们只能看见，狭隘的民族与地域，你们看不见整个世界整体。你们只能看见，东方人与西方人，你们看不见整个人类整体。帝国的崩溃与瓦解，往往肇始于它的内部。自由的衰弱与毁灭，则肇始于人自己。当人们把可憎的宗教主义捧起，当人们把可恨的民族主义传续，人的世界土崩瓦解，遍地的猪犬，挥之不去的误解。把那自由整体背叛，把那照亮世界的烛火吹熄。

皇室三人组：可是民族精神啊，巍然扎根于每个人的意识里，难道你要将它毁灭？你要将它抛弃？这才是背叛！是背叛了你的血缘，是背叛了你的枝根。每个人呐就像那，参天大树上的一叶，它的根基容不得质疑！

普罗米修斯：我已经强调了，文化与历史要束缚在文化与历史里，在文化与历史那里，这样的枝根不容置疑。但是每一片叶子，更要看到整片树林，不能一味地活在，文化与历史里。

另外，你说民族精神，它可不同于民族主义，它可不是虚无主义的投影。一个民族的精神，要在文化与历史中传承下去、生生不息，即是要在文化与历史中，成为不朽的、成为永恒之物。但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即便是民族精神，那不朽的、永恒之物，也是在当代人的体系中，即是在当代人的体系中，它才得以被传承，才得以生生不息。

狄奥尼索斯：你已经终结了民族主义，普罗米修斯。

普罗米修斯：是的，狄奥尼索斯，我的老师。我觉得我已经将民族主义彻底消解，通过我的理性。

皇室三人组：我不认同！我绝对不会认同你所谓的终结！

普罗米修斯：个性化的理性，在论争过程中无法达成一致，这是作为自由的你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在情绪洪流的漩涡下，承受着背叛与摧残。它们不是来论争的，而是来宣泄的，

不是为了达成一致，而是为了战胜！为了打败对方！这不是在论争，这是在争斗，是在挑衅，是对自由的你我双方的不尊重！

所以我尊重你的不认同！我会说这是你的权力。

皇室三人组：我的民族精神正是民族主义！需要一代代，星火相传。

普罗米修斯：民族精神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后者是虚无的。民族精神的传承，不是将虚无传承下去，不是将宗教主义传承下去，亦不是将民族主义传承下去，亦不是将那悲观主义传承下去，而是要将那意义的、价值的，要将人的精神传承下去。民族精神本身也不是虚无的东西，它就在文化与历史里，成为了不朽。

人是超越东方与西方的，是超越现象的、地域的，也是超越文化与历史的。人不能困在肤色、种族里，不能困在东方或西方里，不能困在各自的古典文化里。否则就是虚无，超越了人就是虚无，亦是对人的背叛。

皇室三人组：（自言自语）真是令我恼火的言论，我该用什么样的言辞去羞辱你，继而令你也不再冷静，露出破绽，最后将你击倒在地。这是一门技术，就像那搏击术技巧，虽然胜之不武，那又怎样，只要给你一击，哪怕只是让你受到伤害，便可教我满意。

普罗米修斯啊，你是那西方来的人，在这片土地上大谈，你们民族的主义。我们可不吃你这一套，我们有我们的教化，轮不到你跑来将我们教化。请你滚回你的西方去，请你滚回你的文明里！

普罗米修斯啊，你应该庆幸，自己不是东方人，否则我们便称你作二鬼子，不跪伏在自己东方民族的脚下，不跪伏在自己东方民族的古典里，那么我便要把那，数典忘祖的骂名献给你，让你在民族大众的辱骂声中，不得安宁。

普罗米修斯：如果大众辱骂我，是因为我是东方人，却接受了西方启蒙的教化，那么这大众就是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乌合之众。它们不仅将自己，牢牢禁锢在狭隘的地域里，也要把他人禁锢在这东方一隅。世界是整体的，为什么东方人就不能享受到西方的精神盛宴，享受到西方的精神劳作的果实？为什么东方人就只能讲之乎者也，不能说白话文？是东方人不配吗？不！是你们禁锢了它们，禁锢了它们享有沐浴世界文明的资格，是你们桎梏了它们，桎梏了它们享受人类精神财富的权力。世界文明，人类精神财富，那些怀揣着生命活力的人类遗产，是全人类的财富！

（脱掉外衣）如果你们执意单凭地域或人种，便足以去评判一个人的价值，那么现在我就要大声宣告：我既不是西方人，也不是东方人，我是人！我将在这里——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一个“人的理想国”！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东方人与西方人之分别，只有人！没有我

们与你们，只有我们！没有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只有人类文明！

人类，要团结在一起！这个世界不是东方人的世界，也不是西方人的世界，而是全体人类的世界！

皇室三人组：人类团结在一起？只是你不着边际的妄想而已！民族之间的侵犯与保卫，充满着灭绝一方的意蕴，犯罪的那一方，即便是在战后和平时期，也会把那诸位魔鬼，视作神明供奉！这样的民族与民族之间，除了断裂与仇恨，何来团结在一起？终究镜花水月，幻想罢了。

普罗米修斯：不！不是镜中花，亦不是那水中的月。人是社会、国家的中心！从来促使国家前进的动力是人的意志——君主的意志、贵族的意志、民众的意志。倘若那邪恶的人没有了，那么邪恶的国家也就没有了。战犯的虚无主义罪行——民族主义情绪洪流肇始的罪恶事件——被终止、受到了审判、受到了制裁，它们主导的罪恶国家，亦趋于了和平。数十年之后，那段罪恶的历史意义，以及卫国英雄的历史意义，应当作为当代人的历史。

然而那些民族主义的当权者，亦出于民族主义的情绪洪流，歪曲了那段历史的虚无主义肇因，掩饰那段历史的奴役、黑暗的本质意义，将它们曲解、误读的历史意义，通过社会教育使之成为当代莘莘学子们的历史。

这是虚无主义当权，对人民的历史追溯的控制，本质上即是奴役。在这样的奴役下，某些觉醒了的当代人，用演讲与抗议，对抗着虚无主义当权的奴役。使这种虚无主义的奴役政治，始终承受着自由主义的掣制，不能完成。然而这只是过渡，绝非最终形式。

民族与民族之间，人类要团结在一起，就要破除这民族主义的隔阂。人们要看到全体人类，要看到这世界整体，而不是停滞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洪流漩涡里。那些拥抱民族主义的当权者，人们要站起来破除，那些拥抱民族主义的人，人们要切身去教育，把自由主义，把人道主义献给它们，那是它们本该享有的礼遇。

皇室三人组：真是能说会道啊，普罗米修斯，你一定是那最伟大的诡辩家，和你争论，是我对错了对手。

皇室三人组下。

狄奥尼索斯：诡辩家？真是令人遗憾啊！有些人，即便对它们再如何诚恳，也改变不了它们，拥抱虚无主义的坚定决心！

第二场 上

广场上：安菲阿拉俄斯、墨勒阿革洛斯、赫拉克勒斯、哈迪斯，各自之间保持一定距离，正与虚无之主的十个奴隶们对峙，奴隶们彼此之间靠得紧密。

奴隶 A：如果你们是来宣讲，你们的俄耳浦斯主义，那么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升起了那悲观主义旗帜，取代了宗教主义，虚无之主接受了强大的礼物，也得接受那理性的代价。它的猎犬们，正在蜕变成人样，拾起了丢弃的理性，仅仅作为手段、作为方式，好把那绝望与悲剧，奏得彻响。

这里不再需要任何，你们西方人的布道。回去吧，回到你们的西地去，这片土地上，没有你们文明的根基；回去吧，回到你们的西地去，这片土地上，没有你们人文与启蒙的演讲台。

哈迪斯：这不是两个地域与文化之间的对峙，而是人和虚无主义之间的对峙。无关我们是西方人，亦无关你们是东方人。我们都是人！人就是要对抗虚无！奴隶们啊，深受着虚无主义侵蚀的奴隶们啊，抛弃你们那宗教主义，抛弃你们那民族主义，把轻信与情绪洪流，流放到它们的来所。奴隶们啊，深受着虚无主义侵蚀的奴隶们啊，看到那自由的光芒，向着它的中心前进。

奴隶 A：我为你鼓掌，仅仅是因为你的勇气。对虚无之主的提线木偶，晓之以理，言教不艾。但是，就你所说的这些，并不能动摇虚无之主的铁链。

哈迪斯：俄耳浦斯终结了宗教主义，也为所有人打开了一扇门。这扇门的背后，正是一条理性的道路，一条自由之路。这条路是我们，所有人的道路。那些怀揣民族主义的政客，那些拥抱虚无主义的人们，你们着眼于种族、肤色，你们赋予它们异常的、割裂的意义。仅仅因为肤色不同，便泯灭了丝毫的人情与理智，在你们为自己的肤色摇旗呐喊、欢呼雀跃、趾高气扬的时候，究竟谁才是人类全体中，最愚昧、最卑微、最肮脏、最可怜的。你们一再地用他人的生命作为代价，去学会爱人，去换取对人道主义的觉醒，这是绝无人道。

赫拉克勒斯：（拈弓搭箭）民族主义的犬牙，当你们把那种族与肤色，赋予了异常的意义，那么你们的愚昧，同样会对那些残疾者，也赋予异常的意义，你们把自己当做了常人标准，一切与你们相异的（现象上）都将是你们割裂的对象。

说到底，还是狭隘在作祟，说到底，还是虚无主义的愚昧。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狭隘的虚无主义，只能让你们看见，更加肤浅的表面，再多你们都看不见。

安菲阿拉俄斯：这条道路，是我们人的道路，是所有人的道路。虚无主义者像那饥饿的蚕虫，蚕食着人的生存与繁衍。它们是虚无之主的爪牙，是人的背叛者，将那光明掐灭的帮凶！

墨勒阿革洛斯：我们留给，人的子孙后代，什么样的世界？拥抱虚无主义的传统，把奴役、分裂、残害、战祸留给它们。　我们留给，人的子孙后代，什么样的世界？那或许不是人的世界，而是无限的深渊地狱。

人要联合起来，而不是局部的串通，人是伙伴，而不是犯罪团伙。文艺与启蒙，那人文与平等，开创了崭新的人类觉醒时代。背叛，使人类衰败！

扔掉傲慢，扔掉高高在上的姿态！超越了人，也是虚无主义。平等啊，人只分职业，没有阶级。松开怀抱虚无主义的臂膀，去拥抱人类！去紧紧相拥！

皇室三人组上。

皇室三人组：住嘴吧！我们的虚无之主，令你们住嘴！

哈迪斯：我们为什么住嘴？虚无的爪牙，蚕食着人类世界。它们是全人类的公敌！是人类不幸的肇因。我们是人，联合这全世界的人，将那虚无之主放逐！

赫拉克勒斯、安菲阿拉俄斯、墨勒阿革洛斯：（齐声）联合这全世界的人，将那虚无之主放逐！

奴隶们作痛苦状，抱着头，身体摇晃。

皇室三人组：别听它们的蛊惑，动摇了你们的身心。你们是东方人，怎能与它们沆瀣一气？！

普罗米修斯上。狄奥尼索斯上。

狄奥尼索斯：沆瀣一气的是你们！虚无主义的坚定捍卫者！你们把民族主义奉为圭臬，表面上口口声声民族，口口声声国家，但是你们根本不爱这个民族，根本不爱这个国家。你们的国人，被宗教主义奴役，如同猪犬，你们为它们做了什么？是冷眼旁观！是无动于衷！是与我何干！

你们啊你们，难道真的是不明朗吗？一个超越人的国家，虚无主义的国家，把人掩盖掉，或埋在废墟之下，唯见国不见人，把爱国视作天条，却毫不爱人，终日唯国家论、唯民族论，却看不见人。国家的中心是人！没有人，何来的国家？！组成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不是城墙与舰船，而是中国人！爱中国却不爱国人，就是不爱国！

如果你们诚恳地爱这个国家，请拥抱你们的国人！它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本体。然而你却与那虚无之主，沆瀣一气，迫害着这里的人民！你自愿为奴，背叛了人，背叛了自己，

还要把所有人都拽进这黑暗的深渊枯井。

让我们把民族主义抛弃吧，但要肯定那民族精神，让我们把民族主义抛弃吧，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拥抱在一起！

皇室三人组：你说的这些，只存在于你的童话故事里。事实就是，它既不现实，也不实用。当你拥抱他人的时候，你唯一能确认的是，自己是否足够真诚。人们相互拥抱，也是一种虚伪的假相，人心隔肚皮。

狄奥尼索斯：只要摘掉民族主义的芥蒂，真诚相拥便不是童话故事。人们联合在一起，把西方古典文化和东方古典文化，视作是人类的两个古典文化。而非西方的只是西方人的，东方的只是东方人的，它们是当代人全体的古典文化。一味地肯定西方古典，而不见东方古典，是狭隘的，反之亦然。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竟还有人执着于东方的、西方的，这是落后于这个时代，落后于当下普罗大众的世界观。当人们竖起全球化大旗的时候，当人们游走于世界贸易的时候，狭隘的民族主义就应当坠下。

民族主义必然要坠下的，狭隘的左脚与右脚，还能够行走多远呢？

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有的是罪恶与毁灭，用那情绪洪流漩涡，最先困住的是自己，继而再奴役他人。我们痛恨这些罪犯，痛恨它们的暴行，痛恨它们的狭隘，痛恨它们的愚昧，痛恨它们的自愿为奴，但我们更应当、更首要痛恨的是——民族主义！

纯粹情绪洪流，是超越人的，是虚无的。它不是感性与理性的任何产物，不是人的产物，即不是来源于人性与理性的人的道路，而是要凌驾人之上的。它不是人的原始本能，而是始终在与人对抗的，要把光明吞没的黑暗的炙涌。在情绪洪流的波涛下，淹没了理性，或桎梏着理性，也把人变成了不自由之物，匍匐于一个妓女之子的脚下，尊以圣名。

民族主义者啊，你其实不爱你的民族，你其实也不爱你的国家，说到底，你不爱人！只是爱自己，只是宣泄情绪而已！民族主义者啊，这是一个没有自我的时代，在你们被同化的世界里，只有你们的胜利、民族的胜利，不愿被同化者则被孤立、被排斥、被放逐出去，而没有人类的胜利。当民族超越了人，这不是人道主义的，而是虚无主义，是压迫与奴役！

皇室三人组：可虚无之主，是人自己走向的目的！就像人站在高楼上，俯身向下，有一种跃下的冲动。这是人自觉地朝向虚无！

狄奥尼索斯：人要走向的目的，以及人所正在前行的，是人的生存与繁衍，是人的生生不息。虚无不是人的目的！它是唯一置身于人的体系之外的。虚无不是人的虚无，而是超越了人，在人的体系之外的，是光明之外的黑暗！在人的生存与繁衍过程中，虚无侵犯、侵蚀、

威胁着人，所以人不是要与人对抗，而是要与虚无对抗，人不是要与人为敌，而是要与虚无为敌，人不是要与人自相残杀，而是要将虚无驱逐出人的世界。人要解放人，将受虚无侵蚀的人们解决出来，让它们重回自由，重获光明！

所以人就是要战斗！与虚无战斗到底！将矛头从向着他人，变为向着虚无！同时某种人道主义教育是必要的，它使得人们觉醒，时刻提防着虚无的侵蚀、侵犯，它要将所有人都联合起来，而不是分崩离析，互相为敌，它要让所有人都相拥相敬，人类共同与那虚无战斗到底！还要进行逻辑学教育，在大学里，不能取消这门课程，愚民也是奴役，要打开民智，让人民觉醒，而非使它们成为，是非难分的，易被情绪洪流所左右的，把苦难称颂的愚民，它们说那九十岁的老人，还起早贪黑忙活生计，为了养育七十岁的瘫痪儿子，为了给它买药看病，多么勤劳啊，多么励志啊，多么治愈啊！不对！它们应该问，医疗事故是怎么回事？！老人儿子的医保为什么没有？！残疾证为什么没有办下来？！国家对弱势群体的民生保障在哪里？！国家对老人的社会保障在哪里？！歌颂苦难？不！应当去探究是谁，造就了它们的苦难？！

皇室三人组：俄耳浦斯把人唤醒，那理性的觉醒，坠向绝望的深谷。你把虚无看成如同那，绝海上的云朵，只是因为你不曾经历，绝望与悲剧。它并非遥不可及，它并非可以战胜，它是终点，它是归期。

狄奥尼索斯啊，你没有心爱的女人，你也不眺望自己的尽头。你无所畏惧，是因为你尚未意识到，那黑暗的模样，你对它其实毫无概念，对它便没有畏惧。

狄奥尼索斯：虚无，不是理性的尽头！虚无只是虚无，没有意义，没有任何意义。理性生出一切形式（无内容，只有概念），形塑了人（理想）。感性同理性，是人在人的生存与繁衍中，始终贯彻着人的道路，以人性与理性作为来源，照作出一切的意义。

俄耳浦斯的悲剧，不是理性的桎梏，理性从来不是虚无的利器，它是人那乘风破浪的舰船，将人载向自由的港湾。向着自由的舰船啊，向着那理想的港湾，在虚无的侵蚀下，人自愿为奴，要反抗啊，要抗争啊，你却顺从了它，成为它的奴隶，戴上沉重的镣铐，甘愿做那提线木偶，你背叛了自己，背叛了人，你把铁链绑住你的舰船，向那虚无的深渊，向那黑暗冲去！人啊，不要被那虚无的东西蒙蔽双眼，它们不是那光明中照作的意义，而是那虚无的泡影。可悲又可恨，虚无的侵蚀，使人丧失了理智，不再作为人；或是使人的理性，越不过黑暗。

可理性总要越过黑暗，为人生的意义寻找根基？人跨不过悲观主义的坎，就像那搁浅的鲸鱼，终是绝望地死去。人不能绝望地死去啊，要谱写人道主义的旋律，为人的生存与繁衍

寻找意义。人不能停滞在，绝望的黑夜里，要越过去，用人的理性越过，去打开通向希望的大门！

皇室三人组：没有那样的大门，也没有那样的道路！你说的光明，只是想象出来的绝美幻影，是海市蜃楼，是妄想的火苗，以咨慰藉。

狄奥尼索斯：不！那光明不是幻影！那光明不是海市蜃楼！人的生存与繁衍，并非是浸没在，那上了盖的酒糟中的死蟹。人总是先活着，然后才去寻找生命的意义。人是活生生的，这就是关键中的关键！

人要越过悲观主义，就要首先认识人自己。人活着，是超越一切意义的。人的理性（作为来源），那个性的声音，个性的以及个性的达成一致的所形塑的人（自由）作为理想（形式）。什么是人？人是活生生的，是超越理性的！对于它，我们无话可说，我们无言以答，而唯一能做的，就是活生生的，就是活着。理性所形塑的人只是作为形式。

但我们的理性要越过，那虚无主义的纯粹黑夜，我们要建立一个，人的形而上学，去寻求人的意义，去逾越悲观主义，冲破那看似坚不可摧的绝望堡垒。

人即是自由！自由也有边界，不是那无限与无度，而是有限的。因而自由并非意味着，它可以超越自由，它有界限，这正是自由的界限。那自由的界限啊，即是人的界限，感性与理性的，继而人性与理性的；那自由的界限啊，超越了它就是非自由，就是非人。

那么人与人的共同生活，对于社会，则是自由与自由的交叠，重合交叠的地带是理性上达成了一致的，社会道德与秩序，而非重合的各自区域则是它们个人的区域。显然社会交叠地带自由的区域更狭小，社会看似导致更约束，实则是人与人、自由与自由的交叠地带区域收窄的缘故。这是我对人即是自由的看法。

人总是超越一切意义的，是超越现象的，后者是在人的体系中才能成为自身。人必然是最先运动（非现象学上的运动），然后才会表现出现象上的变化。现象上躯体的问题不是原因，不是躯体或物的现象学致使了人的死亡，并非掌握了躯体的现象学规律便可以操纵死亡，事实上是人，是那活生生的人发生了变化或运动，继而人的躯体的现象学铺陈开来。归根结底，是人就会死，死亡是人的事情，不是躯体的事情；人将死亡，身体负责腐败（他人的感官感觉）。

我们该怎么办呀，畏惧死亡，我们难道去抱医学的大腿？我们难道去闭塞理性，思绪不起，回到悲剧起幕之前的年代？不！我们要看到人，而不是只看到现象躯体！我们要看到人，而不是把人都关进猪圈里！

人的哲学首要关切的应当是：活着！在苦难的还是幸福的之前的活着。一种最为纯粹的

活着。这是理性无法到达的地方，或者说人的理性也正是在此后才得以可能并作业的。活着是整个（有限的）自由的核心，或者说是自由能被称为自由的本质。活着，于是焕发出持续的生命力，它是超越自我意识的，是先于自我意识的，表现出有机性的，是决定了身体而不是尸体的，是丧失了它现象的躯体就会腐败的，是表现出机体、细胞的有机活力的，是无限的黑暗中猛然射入的一束光明！那最为纯粹的光芒啊，那最为纯粹的一束光亮！当你看到它的那一瞬间，你就明白，什么是活着！

第二场 下

皇室三人组：活着的，可不只有人而已，你的哲学有一个巨大的漏洞！

狄奥尼索斯：作为人的哲学，人是那唯一的活着！黑暗在光明的边界之外，向光明侵蚀。而这道光明啊，始终在黑暗中持续地游走，似乎已然射穿了绝望的黑夜！它冲破了黑暗，破除了虚无，这正是它的使命啊，这正是它的本质。

你说其他的生命，像那田野里奔跑的野狗、树上欢鸣的雀鸟、花间飞舞的蜜蜂……我想说的是，唯在人的感官下，方造就了那天空与那翱翔的猎鹰——那些颜色、形状、大小、位置、那声音、那气味……——它们仅仅是人的现象。它们在人的体系之中，牢牢束缚在人的哲学里。

它们是人的现象，人赋予它们所有的情感，是人的情感，所有的意义也都是人赋予的意义。

皇室三人组：人眼中的人呢？

狄奥尼索斯：除了躯体以及其他现象之外，或者说在这些之前，人与人之间之所以能够彼此认同为人，而不是猫狗鸟兽，是因为——它们（在本质上）都已先觉：人即是那光明！

啊！不是所有人都伟大，有的人就是平凡。

人被分为平凡与伟大，但所有人都是那光明。它们不是塑料玩具，不是橡胶制品，它们不是一堆血肉而已，亦不是僵死的东西，它们是人，是活生生的自由，充沛着活力。人不是绝望，人是希望！人不说平凡，也不言伟大，作为人，即是那光明！

而那些其他生命，我们暂且称它们为生命，我更倾向于称它们为物，它们是人的现象而已。一切现象，以及自然与道德事实，以及一切纯粹形式；对世界的认识的，物理学原理和定律，那历史的、艺术的等等，都在人（光明）的体系之中，都是随这束光明，来源于人性或理性而照作出的。

人不是物质的奴隶，物质及其变化是人的现象的，是人的认识，它们不是先于人的，相反恰是继人之后的。人不是物质的，不是现象的呈现，不是感官的感觉，而是先于所有的物，也先于那一切意义的。

奴隶十人众：（齐声）光明！光明！光明！

皇室三人组：不！狄奥尼索斯！停止你那令我不悦的言辞。虚无之主，就是我的上帝，使我的主人，是这个国家一直以来的秩序。

狄奥尼索斯：你们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虚无可不是宗教，也并非上帝，虚无是唯一的光明之外者；而宗教、上帝始终是于光明之中的，是人的宗教、是人的上帝。

人即是光明！在那黑暗中闪耀着光芒。人的生存与繁衍，致使这道光芒得以永恒延续。那些（所有）死亡了的、不再为人的，不是变成了虚无，不是成为了虚无啊，而是也成为了当代人——那道永恒光明——的历史，在这道永恒的（延续的、生生不息的）光明之中。

人的死亡啊，不是成为虚无，而是那（向后）堕入虚无的意义。人不必因为死亡，怀疑自身的意义，人的死亡不是成为无意义，死亡本身亦有意义，这一意义（向后堕入虚无）亦是在人的永恒、在那永恒的光明之中。无论当代人是否记得，无论当代人是否背叛，这一意义始终都在当代人那里。

这一当代人的历史，不仅仅包含这堕入虚无的意义，还包含了历史话题。前者是与当代人的背叛与否无关的，是当代人或者说是这道光明中的必然的意义，在当代人即这道光明中，必然是拥有堕入虚无的意义，这是它们的（生存）历史意义。而后者却时常遭受当代人的背叛，对这种背叛的真正解读是：它是当代人的历史，以其理性的作为其形式，当当代人去追问它的历史话题时，它将以它的理性作为其形式，成为它的历史。

这并非意味着，历史或是虚无主义的，而恰恰意味着，历史是理性主义的，也是人道主义的。

皇室三人组：那有如何，还是无法逾越俄耳浦斯的悲观主义。人的理性，赋予死亡那根本性的悲剧意义，即是那绝望意义。你能破除那绝望意义吗？你能破除那黑暗与虚无吗？

狄奥尼索斯：人即是光明！人即是那冲破黑暗、破除虚无的光明！人就是答案，在理性上形塑一个人道主义的人的哲学，形塑一个光明的人，就是答案。

悲剧的终结，更准确地说是绝望的终结，不是使人（在理性上）不见死亡的绝望意义，使人不见死亡的根本性悲剧意义，不是使人闭塞理性或理性不起——这是在理性上选择了消极或逃避的表现——而是要绽放出人道主义的光辉，要终结死亡的根本性悲剧，首先要（在理性上）看到死亡的绝望意义，还要通过理性去逾越，而不是停滞在看到它，还要越过它。

绝望，是所有希望的破灭，是所有道路的塞闭，是光明的断绝。那是坠入纯黑的虚无啊，是那根本性的悲剧！悲剧的核心是绝望，理性使这一意义觉醒，也势必要将它逾越。归根结底，人是冲破黑暗、破除虚无的！归根结底，人是超越死亡的！

人是超越死亡的，是超越理性赋予的一切意义的。是超越绝望的，是超越悲剧的。当一个人的理性，不仅看到了那绝望意义（通过死亡，使理性抵达绝望意义，于是悲剧起幕），更是看到了“人即是冲破黑暗、破除虚无的光明”，抵达了人道主义哲学（那光明之人），

那么俄耳浦斯的悲观主义就终结了，理性逾越了绝望意义，悲剧也终结了！

奴隶十人众：光明！光明！！光明！！！

皇室三人组：不！住口！我不认同！我绝不会认同！

狄奥尼索斯：理性的觉醒，要超越悲观主义。人啊，那唯一的光明！在人的生存与繁衍中，使当代人成为永恒！那些作了古的，成为了永恒的当代人的历史：不仅仅是历史话题，包括它们的生存、奋斗与创造，还有堕入虚无的意义[16]。

在当代人生存的同时，那些社会的、观念的、教化的承载与发展，始终是由它们全部支撑起，古典与传统的意义以及教化是在当代人那里，而不是在虚无那里。

普罗米修斯：狄奥尼索斯，那么自我呢，在你的人道主义哲学中，自我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狄奥尼索斯：（转向侧边的普罗米修斯）啊，普罗米修斯，你是我最为欣赏的学生！你的提问，不仅关键，而且恰逢时机。自我不愿死亡，自我畏惧死亡。但是当你拿起他人的手机，看着那些对你传达的文字，你就不难意识到，它的自我！当你看着自己的幼小的孩子，在地上蹒跚学步，你就不难意识到，它的自我！当你看着自己年迈的父母，坐在床头呆望着窗外，想想你自己将来老了，你也不难意识到，它们的自我！

你会意识到：所有人的自我都是那个“自我”，只是落在了不同的个体身上。那个自我落在了我的身上，就成了我，落在了他人身上，就成了他人的自我。或者说，所有人生出的自我都是同一的，只是由不同个体生出。所以你的自我只是另一个我，它的自我又是另一个我。我将他人杀死，亦是这个个体的自我杀死了另一个个体的自我，是这个我将死亡带给了另一个我。

所以在我看来，在这束光明之中，自我是永恒延续的，是生生不息的！虽然某个体的自我会死亡、会烟灭，但是人的生存与繁衍，使得自我始终得以延续。一个自我死去，但崭新的自我又诞生了——作为他人的自我！

所以我倾向于把人与人的对抗称作是自虐的！在个体角度上是不恰当的，但在自我角度上却再恰当不过了。人之间可以相互竞争，可以不断去超越自我，但不能背叛自我、践踏自我！人的苦难始于对人的背叛，自我的苦难始于对自我的背叛。面对一切苦难，无需怨天，无需祈祷神明，带给人类苦难的是人自己！我们时常只看到眼下的这个自己，而看不到那自我，也就看不到他人的自我，相互依偎的人啊，只是狭隘自我的孤独需求，那样的话，人之

[16] 我们活在古人的尸骸上。

间还是将迸发无休止对抗。看到那自我，我们欢笑，我们哭泣，我们紧紧相拥在一起，“博爱！”一个声音仿佛划破天际，真正的自由的理想国得以建立。

普罗米修斯：啊！狄奥尼索斯，我的老师！人类一路走来，道路崎岖。摆弄着泥巴，立起了一个个沙土泥堡。它们一边过着家国生活，一边还在思索，人与国的关系，人与君主的关系。它们一直在为人寻找出路，直至有一天，它们猛然意识到——奴役！它们说国家的中心是人，它们说要遏制那牧人的权力，它们说人民要打开民智......

狄奥尼索斯：（打断普罗米修斯）我说人民还要博爱！

普罗米修斯：是的，人民还要博爱！不是共情，而是看到那自我，不是看到个人的自我，而是要看到那大写的自我。在人类的多样化、在人类的不断繁衍的过程中，就像你所说的，它是永恒的，是生生不息的，是所有个体（当代人）下方的那个永恒的“太阳”！

狄奥尼索斯：达成一致！

普罗米修斯：可我还是有一个困惑啊，狄奥尼索斯。人类的苦难，莫过于衰老、疾病和死亡，而这些苦难的源头不正是人类的繁衍吗？就像一个永不开释的死结，紧紧缠绕在人的生存与繁衍上，一个新生儿的诞生意味着，它将承受人的一切苦难，或者说我们正是通过繁衍，将苦难延续。

我的孩子啊，你的母亲因你是女儿身而哭泣：我可怜的孩子，你是女孩，所以将来注定要忍受不公的待遇，或被轻贱，或被歧视，或被欺辱，只因你是女孩，就要承受那社会的宿命。

我的孩子啊，我也悲伤起来：我可怜的孩子，我们使你生而为人，从此你将注定要承受那疾病与离别的痛苦。人的一切苦难，都必落在你身上，只因我们使你生而为人。

狄奥尼索斯：普罗米修斯，如果人类的繁衍是原罪，那么人就不是光明，而是痛苦。也没有人会为此而庆生，人们也不应当将新生儿视作希望。如此的哲学不是人道主义的。人类的苦难，莫过于对人的亵渎、践踏和背叛。虚无的侵蚀，像那浓烈的硫酸，蚕食着人。对人的背叛，是罪恶的帮凶，锁拘在人的地狱里。

你看见你的孩子，是只看见了那个个体，以及那个个体的她。诚然每一个光亮最终，都会暗淡的。普罗米修斯啊，我们更要看到那（永恒的）当代人，要看到那大写的自我啊！你所谓的人的苦难也在人的体系里，我们衰老、疾病、死亡！我们始终都在人的体系里，在永恒的当代人之中永恒着。

普罗米修斯：你说的对！

狄奥尼索斯：在我看来，衰老、疾病和死亡还不足以，作为人类根本性的苦难。它们是

一个极为正常的过程，是每个个体都必然要经历的，并在人道主义哲学中得到拯救。真正的苦难，是那虚无的侵蚀，与对人的背叛！那才是人类的灾难！

普罗米修斯：你说的对！

奴隶十人众：光明！光明！！光明！！！

哈迪斯：虚无对人的侵犯，黑暗对光明的蚕食。那是虚无自身无意义在扩张，而人正是那冲破黑暗、破除虚无的光明。虚无不是空，空本身就是一个元素，它是有意义的。例如外部世界的元素空，是一个生成元。但虚无是彻底的无意义，人与它的对抗、斗争，正是人以人性与理性作为来源，创作着意义。

赫拉克勒斯：让神明退下吧，这个世界自始至终，都是人的世界！我不信跪着祈祷有什么用，即便别人说那也属于人的作为。拉开弓弦呀，把箭射向那虚无之眼。见证人类的觉醒！见证人类的光辉！拉开弓弦呀，把箭射向那黑暗之穴。听人类的号角！震碎了头顶的神殿！超越超越，人是超越了一切，斗争吧斗争啊，冲破那虚无，去创造（照作）一切。

狄奥尼索斯：没有什么神明，没有什么父神来喂养你、照料你、指导你，慰藉你，人全靠人自己，人的生存与繁衍，完全是靠着人的竞争与互助、创造（包括创造神明）与传承。人才是黑暗与虚无中唯一的一束光明。

人是孤独的，人也并不孤独，这并不是什么玄学或神秘主义。没有神明，没有父神的慰藉，人生向来只能靠人自己，人是孤独的前行者。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喂养、照料、指导、慰藉使人并不是孤独的微粒，而是一束光明！

皇室三人组：不可理喻，不可理喻！这是对虚无之主的莫大亵渎！（朝向奴隶们）不要听信它们的诡辩，也不要再默许它们的讲演，把它们赶出这个国家，让它们离开，这是虚无之主的意志！

奴隶们站在原地，闲言碎语。

皇室三人组：怎么？你们竟然在犹豫？你们是虚无之主的奴隶，要对它的意志唯命是从，难道是枷锁戴得不够紧？难道是线索开始松动？难道是俄耳浦斯觉醒的你们的理性？你们正在达成一致！

奴隶十人众：光明！光明！！光明！！！

皇室三人组：失灵了，失灵了！一切都失灵了！我有一种极其不祥的预感，这是一场革命呀！我得走了，得立刻动身离去，否则这场革命的硝烟，就要冲进我的五脏六腑，将我熏成尸骨。

狄奥尼索斯：走吧，我们放你们离去。离开这里，离开这东方之地。你们自诩最忠诚，

却名不副实，或许就连那虚无之主，也是你们用以胁迫人民的说辞。

皇室三人组下。

广场上，天空突然变暗。奴隶们的身体在剧烈晃动着。

奴隶 A：

支配！把锁链扯得深紧；

奴役！匍匐在孤寂黑夜之下。

虚无之主，那吞噬一切的战士。

颤抖吧，畏惧吧，焦虑吧！

人变成了疯子，跪在刀尖。

哀嚎啊，痛哭啊，折磨啊！

击穿了心脏，刺穿肺腑。

漆黑色的奴役，背向光明，无尽的深渊。

虚无之主啊，那飘渺虚无的皇帝，

你是那非人的，是那非真实的；

你是那无意义的，是那肆虐侵蚀的君王。

一束光明啊，正冲破你的领地，

黑暗的你那威仪，在这破除中乍现。

虚无之主啊，那飘渺虚无的皇帝，

你是那黑夜的，是那孤寂的；

你是那一无所有的，是那摧残一切的屠夫。

那一束光明啊，正冲破你的屠刀，

虚无的你那威仪，在这破除中示现。

支配！把锁链扯得深紧；

奴役！匍匐在孤寂黑夜之下。

虚无之主，那焚烬一切的暴君。

颤抖吧，畏惧吧，焦虑吧！

人变成了非人，跪在深渊中。

哀嚎啊，痛哭啊，折磨啊！

割裂了身体，红浆作画。

纯白色的悲鸣，频频扼颈，看见了自己。

狄奥尼索斯：它来了！没有狂风或是暴雨。它来了！没有喧嚣或是呻吟。有的只是，那阴森、那无情、那冰冷、那毫无生机的昏暗。黑夜就像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雨，把这个国度淹没、沦陷。

人啊，去歌唱啊，去觉醒啊！去认识人自己！人啊，去恐惧啊，去对抗啊！你们正是那光明！我们正是光明啊，从此不再畏惧，我们正是光明啊，令那虚无退散。

第三场

广场往前：视觉昏暗，一行人（狄奥尼索斯、普罗米修斯、哈迪斯、赫拉克勒斯、安菲阿拉俄斯、墨勒阿革洛斯）的背后，是一个干涸的球形喷水池。隐隐约约，它们远处前方两侧排列着破旧的房屋。微弱的光亮射向它们每一个人。

狄奥尼索斯：虚无之主，黑暗的君王！来呀，把一切都扑灭，把一切都吞噬！你的虚无的意志，像个寄生的怪物，把人变成非人，令它们践踏女人，践踏孩童，践踏黑人。你的虚无的束缚，像个无形的线索，把人变成魔鬼，令它们割下女人的双腿，割下孩童的头颅，割下男人的内脏。你的虚无的侵蚀，像个无限的深渊、黑洞，吞噬着一切，摧灭万物！

可人啊，是那冲破黑暗、破除虚无的光明！任你如何地吞没，当代人的永恒，使一切意义在其中永恒着。只要人的生存与繁衍持续着，只要那光明延续着，一切的意义（以当代人的人性与理性作为来源）——普遍的、个性的、传承的——就不会被终结，它们将随当代人的永恒而永恒，将始终被照作。

虚无之主，无尽的黑夜。只要尚有一个人！活着，破晓黎明就会到来！虚无之主，无尽的深渊。只要尚有一个人！活着，虚无就将退散！

突然，天空变得更加昏暗、阴沉。

普罗米修斯：一双无形的手，要将我们、要将一切，侵犯、湮没。到了决战的时刻！自由为自身而战，吟诵、呐喊、恸哭！人不是做着布朗克运动的微粒，永不停歇地无序运动，那不是自由的目的。即便再如何的混乱，即便再如何的无序，人都要趋向秩序。

那是自由的秩序啊，是自由达成一致，那是自由的秩序啊，是自由的目的。人啊，终将走向秩序，共同生活的人们啊，也都将走向秩序。不是宗教主义的，奴役的秩序，而是理性主义的，自由的秩序，是自由的理性上达成一致，这是自由的目的！如今这自由的目的，正是破除这虚无的国度，是虚无主义的奴隶，在理性主义下，在个性的意志下，在自由的觉醒下，都要走向那人道主义的光明！

这是这个自由的理想国的秩序根基！

吟诵吧，呐喊啊，恸哭噢！脱去那冰冷的铁链，不再自愿为奴的人。吟诵吧，呐喊啊，恸哭噢！把琴弦弹奏，人类的觉醒，就在今朝。

赫拉克勒斯：人呐，站起来！你们只需如此，便能令虚无畏惧。人才不是什么软弱无能的东西，它能创造一切，它能够开拓未来。把那命运的绳索斩断，人的不屈，人的奋斗，可

以逆天改命！只有愚者，只有奴隶，习惯了或从未享受过自由，才会说什么天命。一切皆是人的影。

那因自己的意志，凭自己的勇敢与力量，书写辉煌篇章的人呐，拒绝那所谓来自天上的加冕，它知道，它比谁都清楚，它的今天不是凭借了，上天的恩赐或垂青，而完全是靠它自己，由人的汗血凝结而成。它不需要教皇，来把那皇冠加身，它自己为自己加冕！

人文与启蒙，是全人类的宝藏，是全人类的福祉。不是民族的，不是地域性的，不是狭隘的西方人的，而是全人类的！我们深受着你们所谓的，那西方人的教化，但那教化却不是，教我们只看见狭隘的西方人。它从古希腊而来，并在西方世界全面开花，就像曾经的佛学，也在东方世界全面绽放，但到了现在，随着那民族主义的旋风，这片土地上只剩下了虚无主义的残骸。

不要把人桎梏在民族或地域里，也不要把人桎梏在现象里，桎梏在你的感官感觉里。那不是真正的人，而只是你眼中的躯体。真正的人，是活生生的，是超越这桎梏的，是超越你的感官的。即便你的眼睛再怎么完美，看到婀娜多姿的身躯，或是那物理的纯粹的物质，这些现象只是你的现象。超越了它们，继而去看到那活生生的人！

人即是自由！自由意味着是毫无枷锁的。但自由有边界，自由与自由的交叠有更狭窄的交集。它们不是枷锁，而是自由本身的属性。

天空变得愈加昏暗。

哈迪斯：来啊，死亡！我们为什么要畏惧它？人的生存与繁衍，使人成为永恒；自我一直在经历死亡！它在不同的个体上，在人的生存与繁衍上，却实现了永生。

哭喊吧，咆哮吧，为人的悲剧而泣鸣，为人即光明而觉醒！这是人道主义的觉醒！哭喊吧，咆哮吧，为人的永恒而呐喊，为人即光明而宣讲！这是人道主义的宣讲！

我们是什么？不是躯体，是人！不是血肉，是人！不是形体，是人！我们是那活生生的人，是那活生生的人呐！不是一个疯子的“狂女”信众，不是从虚无里来的飞禽走兽，虚无里不能生出任何东西，任何东西也不会成为虚无，它们是人的，是那光明之中的照作，是那来自于人的永恒繁衍的人之中的，是随着个体的死亡、自我的消散而失色，并始终在永恒的当代人那里得到了新的照作。

狄奥尼索斯：打开你们的理智啊，那是人的本质（形塑）！与理性相对的直观，以及那肤浅的体验，只能抵达悲伤而已，却抵达不了绝望意义。要抵达后者，唯有凭借理性。与理性相对的，那不起思维的，纯粹直观的，肤浅体验的，随纯粹情绪洪流随波逐流。在田野里肆虐狂奔呐，歇斯底里嚎叫，把思绪抛弃，把语言抛弃，顺着洪流像柴木一样，炽烈燃尽了

生命！或像一个僵硬的怪物，着眼于那非意义的现象，终究无法到达真正的绝望。

理性的红毯铺陈出音乐的高台，在红色的高台上自由歌唱！

那同一性的人性，

与那个性的理性；

那普遍的世界，

以及自由的旋律！

落下吧，这个宗教主义的朽木；落下吧，这个民族主义的巨兽；落下吧，这个悲观主义的深渊，人类的未来是一条人道主义的康庄大道！人类的未来是一条永恒之路！

普罗米修斯：哀鸣吧，恸哭吧，愤怒吧！从未品尝过自由的人儿，或是习惯于被奴役者，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由的宣讲，是焦虑，是不理解，还是抗拒？你们当然可以抗拒啊，你们也应当抗拒，这是你们被奴役的铁证，是你们被束缚的证据。

古希腊的哲学遗产，是全人类的遗产；人文主义与启蒙，是全人类的瑰宝；科学与民主，是全人类的福音！自由是全人类的自由！平等是全人类的平等！自我是全人类的自我！拥抱自我啊，拥抱每一个人，把每一个活生生的他人，都比作是你的“下辈子”！

天空变得愈加黑暗。

墨勒阿革洛斯：令人恼火，令人愤恨！让我想起了陈年往事。我厌恶这不公的世道，更无力这人自甘堕落的奴性。国家的中心，国家的主体是谁？是全体人民！它们才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的本体。它们赋予了政府执政的权力，不是为了奴役自己，而是为了贯彻它们理想的前行。全体人民啊，身为国本的你们，却遭受着欺骗、钳制、监视、控制、权威崇拜，遭受着奴役，这不正是对这个国家的背叛吗？它们背叛了你们，背叛了国家，你们却还要为它们声援，为它们粉饰，为它们编织语言。亦是你们在背叛自己！

你们手中的财富，本就属于你们自己！一个被千年奴役的国度，一个在奴役的轮回中泯灭自身的国度，一个未经思考就奉献了自己全部信任的国度，一个背叛了这个国家，愚弄和牺牲它们的利益，操控着舆论，将它们掌控手中，剥削瓜分，圈养以便吸食它们的血汗。

救救人民吧，救救这个国家啊，难道它们还不够温顺，难道它们还不够愚昧？你们能够轻易就免去了他国（人民）的借贷，却为何不首先减免它们的负担？用它们的纳税钱，去救济别人？那谁来救济它们？国家的主权可不是什么生意，需要损害人民的利益才能捍卫。我们需要严正警惕，那些人从同志变成了同伙，出卖着国家的利益。我们需要严正警惕，那些

人为了它们各自的利益，纠集成为一个团伙，靠着背叛与卖国的职业谋求生计。

安菲阿拉俄斯：虚无之主，一束始终活生生的光芒，如同阿波罗的飞矢，在你的身躯之中，在那无限黑暗之中绽放。在这束光芒里，不同的人种与肤色，不同的地域与国家，人类不同的古典文明与传统，恰恰印证了人的多样性。

人的多样性里，没有对自由的背叛，但凡生而为人的，无论是何种肤色，是何种国籍，人即是自由。从来没有哪个人民是适合被奴役的，人们是生而为人，而非生而为奴的。只要承认自己是人，就是承认自己乃自由。它不是谁的恩赏，而是你自己的本质。

生而为人呐，于是去追溯你的历史；生而为人呐，于是才能形塑你的生命。

哈迪斯：个人受到洪流的侵蚀，罔顾了他人合理的权益（经得起辩论），只考量自己所不悦之事，叫嚣着干涉，叫嚣着惩办。某些执法者，也拥抱并怀揣着那洪流，无视法律作为公器，践行着民族主义，为虚无之主摇旗呐喊的奴隶，将他人合理的权益罔顾，将他人合理的权益（公然）侵犯。

为自由而战的人啊，你们勇气可嘉，敢为自由抗命！那些觉醒的人啊，你们意识到并咒骂它们是法西斯，它们不正义，从此你们将不再被奴役（至少在思想上）！这是一道光呐！是人类的霞光！是社会的希望！生而为人的你们，正书写着自由的篇章！

天空变得愈加黑暗。伸手不见五指的舞台，显得它们各自身上本就微弱的光亮更加微弱了。接着，四个身着白色衣服的人从观众席向舞台上走去。一路上，灯光始终照在它们各自身上。

四人上，止步在它们外圈。

狄奥尼索斯：虚无之主呐，我代表所有人来向你宣战！人即光明，那冲破黑暗、破除虚无的光明！光明所到之处，令黑暗退散！这是人类的特质，是那唯一的光明！不是现象的，不是物的，不是狭隘的光明，而是那真正的光明！

虚无的皇帝啊，我们令你退下！光明所到之处，令黑暗退散！人的生存与繁衍，当代人的永恒，自我的永恒，教这黑暗永恒退散！这是人类的净土，这是人类的百态千姿，这是人类的大千世界，这是人类（光明）的照现。

人是活生生的，而绝非一个概念。人是超越一切，是超越理性的，是超越形式的。是先有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才有理性上的人。罔顾或遗弃任何一个活生生的人，而去追求一个概念，这不是爱人，这不是在忏悔，而是在狡辩。爱人不是爱这一概念，而是爱每一个活生生的人。

这活生生的人是什么？理性无法回答！任何语言无法回答！但我们可以通过，自由的理

性去形塑人。我们可以论证说人即自由，我们可以论证说人即光明。我们可以写一本书，去系统地形塑人的全貌。但这一切都远远比不上，那活生生的人。人的哲学也只是活生生的人的素描本。即便是修改，即便是去批判，这种运动也远不及活生生的人！

现在我们就活生生地站在这里，用那人的哲学，用那人道主义哲学令你退散！你不得不退散，因为你既非是那活生生的人，凌驾于人的哲学之上，也非在人道主义哲学中拥有不退散的合理性，在人的哲学中你是完败的。

人啊，那失控的分别，给所有人套上各色的枷锁。那超越人的，那桎梏人的，那奴役着人的。无论是上帝还是民族主义，一切爬到人之上，企图对它指手画脚，或是约束、管理、分类、强加，都是对人的宣战。

人的正当约束，来自于它们自己，来自于它们的边界。人的界限，决定了人是这样的人。人不能赤裸着身体在天空中翱翔，人也不能逃脱死亡。与其说是天性致使其不自由，毋宁说是人的边界。

四人众：（齐声）

黑暗中的讲演将我们唤醒，
那熟悉的自由气息，向我们袭来，
希望之风撩拨着我们的记忆，
仿佛是在说：时候到了。

时候到了！
醒来，曾为自由而战的斗士，
在狂风中奔跑，
在舞台上歌唱。

时候到了！
醒来，曾为自由而战的斗士，
并非与本能对立，
理性亦为本能。

六个身着白色衣服的人从观众席向舞台上走去。一路上，灯光始终照在它们各自身上。

六人上，止步在它们外圈。

狄奥尼索斯：虚无的皇帝啊，我们令你退下！你利用那尸横遍野，利用那腐臭的尸骸，去畏怖你的奴隶们，教它们陷入无限的绝望之中，陷入你的虚无泥沼：生命无常，这一秒的欢愉，下一秒的不幸！死亡来得突然，即便一生小心翼翼，我们也终将死去！死后光泽的躯体变得暗淡无光，柔软变成僵硬，身体腐烂流水，再多的香水也掩盖不住，那作呕刺鼻的恶臭。黑色的水在地上缓缓流淌，再白净动人的妙体，也要发黑也要烂光。人们终日提心吊胆，绝望而无助，这诅咒深深烙印在人们脑海里，想象着自己死后的模样，腐烂的尸体下，是森森白骨。这就是每个人的归宿。绝望的人啊，等待着无常的那一刻，绝望的人啊，为自己不知何时的腐烂做好准备。那是无奈的准备，是无助的准备，是绝望的准备，是不断编织谎言和相信谎言的准备。

一个疯子，对拒绝了自己的女人歇斯底里咒骂，或许当它发现，这个世界也忤逆了它的透镜与理解，兴许它也要发疯，要歇斯底里，要用那最恶毒的语言去诋毁它。可它终究也是要死的，它也确实死了。它的身体变了质，没有再焕发出生机，没有再死第二次。随着生命逝去，身体沦为死物，腐烂膨胀，恶臭流水，最终被埋进地里，视而不见。

或许我们也是疯子，看见那生老病死的模样，那正变得僵硬的躯体，一厢情愿地，自以为是地去想象着自己的身体腐烂、发臭，露出森森白骨。可事实又如何呢？它会残忍地告诉你，它们是人的感官感觉，活着的你们，你们各自的感官感觉（腐烂、恶臭、白骨），你死之后，则是他人的感官感觉（腐烂、恶臭、白骨）。

所以你死之后，尸体腐烂、恶臭、白骨，那是他人的感官感觉，这副躯体也只是他人的感官感觉。你无需要有什么痛苦，痛苦也不再属于你，作为他人的感官感觉，以及他人的全部意义，都在活着的他人之中。

人呐，你们是那光，照见了一切繁星！人呐，你们是那光，照见了自身德行！那自由的秩序，在光辉之中涌动着意义。自由的理性的达成一致，代替奴役的、宗教主义的、轻信的一味肯定与乌合之众。理性的沉思，演讲与辩论，不是靠强权，不是靠愚弄，而是自由的理性的达成一致！

我们是不同的个体，身为自由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割裂，甚至彼此不类。我们都是人啊，即便各自理性，也能互相理解，彼此认同，达成一致。不要只看见这个自我，而遮蔽他人的自我，狭隘使你短视。那大写的自我，人人的自我，即便个体各为自由，在你个体中看见了我，在它个体中看见我。

十人众：（齐声）

黑暗中的旋律嘹亮似雷鸣，

这世上难道还有如此愚昧顽固的人，

可以心如止水，视若无事？

身而为人的我们，怕是没有！

听啊！

与其说是自由的教化，

毋宁说是战斗，是抗争：

是人类对虚无的战斗，

是光明对那黑暗的抗争。

看啊！

身居黑夜中的人类啊，

绽放着自身的光辉，

是呀，我们是光明啊，

我们照亮了整个宇宙！

八个身着白色衣服的人从观众席向舞台上走去。一路上，灯光始终照在它们各自身上。

八人上，止步在它们外圈。

狄奥尼索斯：悲剧与其说是严肃的，毋宁说是沉重的；与其说是悲伤的，毋宁说是绝望的。悲剧，把那所有美好的、所有希望的统统撕碎，就像那西方的狂女，就像这东方的猎犬，展现出了一个绝望的世界！它把希望扯碎，把光明浇灭，看不到一丝希望，也看不到一丝光明，黑夜降临。

悲剧啊，将那死亡，通过（观众）理性的方式，抵至绝望的意义。这是对人的生命的反思！人的生命的陨落，死亡啊，希望与光辉的破灭，再无任何其他能配得上绝望，堕落无尽的黑暗，一切希望与光明幻灭，不可复生，无可挽回。

当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步入人间，人的悲剧在欧里庇得斯的笔下开演。把悲剧，把绝望，从诸神那里归还人间，归还给理性。

虚无的皇帝啊，我们令你退下！人（光明）的永恒、自我的永恒，终结了那绝望。希望

会破灭，希望会幻灭，但它不会断绝！人呐，生存与繁衍的人呐，那生生不息的光明，那光辉照作宇宙，冲破一切黑暗，破除一切虚无！

十八人众：（齐声）

黑暗中的光芒啊，

倾泻在这个东方的国度，

从这里开始，

到达全球，这全人类的盛宴！

理性！

人类通过它自身（理性是人的部分），

与虚无斗争，使人不致被桎梏，

被洪流卷入漩涡；

又使人免除被奴役，

那宗教主义，那民族主义，那悲观主义。

逾越！

人的世界注定希望，

人即光明，人的生存与繁衍，

那永不断绝的希望；

不是随波逐流的，

而是传承！传承！！传承！！！

十二个身着白色衣服的人从观众席向舞台上走去。一路上，灯光始终照在它们各自身上。

十二人上，止步在它们外圈。

狄奥尼索斯：任何一个人，不能超越他人，否则它便成了那虚无主义的信徒。它拥抱虚无，投身洪流，肆意剥夺他人的自由，那时起众人失去了自由，它也失去了自由。它们都被虚无的锁链束缚，成为了它的猎犬。

任何一个人，不能超越他人，否则它便成了那虚无主义的信徒。它拥抱虚无，投身洪流，把他人视作蝼蚁，把人视作蝼蚁，背叛了人，背叛了那唯一的一束光明，将自己投向那无尽

的黑暗深渊。

虚无的皇帝啊，我们令你退下！这个国家的意志，正是人民的意志！它的未来与其交由神明概率，不如归还给人民自己。所谓的集体，也只是借口，是手段，是借集体之名，行奴役之实。

啊，自由呐！自由啊！我们要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度，代替这个虚无的国度，我们要形成一个自由的秩序，代替这个奴役的秩序。任何超越了自由的秩序，这秩序本身也是虚无的，人才是这个国家的根本，秩序要紧紧束缚在人之中，成为自由的目的。

三十人众：（齐声）

黑暗中的光明呐，
那唯一的一束光明，
我们独自前行，
哺育着希望与未来。

光明冲破黑暗，
哪怕再羸弱的光芒，
我们生而为人啊，
即是光明冲破了黑暗。

这是所有人类的属性唉，
贫穷富贵，疾病康健，
但凡是以人的名义，
教那虚无的黑暗退散离去。

自我斩断黑夜，
看见了他人的自我，
从他人的自我中，
又看见了自身的自我。

这是与他人沟通所到达的结果，

相互理解，不过就是，

彼此看见了对方的自我，

以及自我的指向。

看啊！那虚无的背影！

是谁的背影？

物质，资本，还是政治觉悟？

自愿为奴的人们，

它们杀死了上帝，

又迎来了物理学、生物学原理，迎来了物，

代替上帝，再一次奴役人类！

现象要紧紧束缚在人的现象里，

要桎梏在人的感官感觉里，

超越了人，即是虚无，

人也自甘被奴役。

看啊！那虚无的背影！

是谁的背影？

物质，资本，还是政治觉悟？

人也不应成为，

资本的手段或工具，

利用、欺骗、构陷，

资本成为虚无，弃绝了人类幸福。

资本使人世俗幸福，

它是人类的手段与途径，

一旦超越人，资本升为主体，

人类沦为流变的齿轮。

看啊！那虚无的背影！
是谁的背影？
物质，资本，还是政治觉悟？
把他人的权益放在首位，
凌驾于自身与家人之上，
这虚无的执念，
能有多牢靠以及持久力。

让制度代替这觉悟，
不要把人民的权益，悬于那虚无之下，
让职业化代替党政，
与其需要同志，毋宁是人民的代理人。

狄奥尼索斯：个人、社会、乃至国家的前行，是在与虚无的不断斗争中实现的，而不是在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斗争中实现的。人的生存与繁衍，光明的生存与繁衍，即是冲破黑暗、破除虚无的过程。

长夜终将破晓，光明射向黑暗！那虚无的皇帝啊，我们令你退下！自由的边界，勾勒出人的轮廓。人与人的世界啊，它们交互在一起；又通过理性达成的一致，建立社会道德（包括自然法）与秩序。

全体：（齐声）

虚无的皇帝啊，
我们令你退下！
人即光明，
冲破黑暗，破除虚无的光明！

人的永恒，
自我的永恒，
那永不断绝的希望与光芒，
始终照作着一切意义。

人的边界，

自由的边界，

超越人即刻虚无，

黑夜中那唯一的光明。

人是国家的主体，

国家的意志即是人民的意志，

保障生存与繁衍，

人类要砥砺前行。

狄奥尼索斯的人道主义啊，

自由与理性主义的觉醒，

达成一致，

建立这秩序。

再微弱的光芒啊，

我们生而为人，

即是无限的希望！

诗歌与音乐同一！

只听轰隆隆地一声，像极了摩天大楼轰然倒塌。照在它们各自身上的光柱越来越亮，黑暗退散。舞台渐渐变得敞亮。

普罗米修斯：（对狄奥尼索斯）狄奥尼索斯，我的老师！黑暗退散了，虚无退散了！

狄奥尼索斯：是啊！这是人的胜利！不过，普罗米修斯啊，非是结局，而是新的开始。

普罗米修斯：是啊，一个自由的国度已然形成！黑暗退散，人道主义的自由的国家，在这东方的土地上亮相。

狄奥尼索斯：甚是欣慰！我要安葬俄耳浦斯与欧律狄刻，就葬在它们的花园里，为它们献上夏花。之后便启程离开。

普罗米修斯：您要去往何地？

狄奥尼索斯：西地。那里还有狂女！

普罗米修斯：能否允我跟随？

狄奥尼索斯：放心吧，安菲阿拉俄斯与墨勒阿革洛斯将与我同行，它们会保护好我的安危。普罗米修斯啊，安心留在此地，与哈迪斯、赫拉克勒斯论争学术，弹奏音乐。

狄奥尼索斯把竖琴交给普罗米修斯。

狄奥尼索斯：去践行你的理想国吧，普罗米修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已经觉醒！自由之歌，嘹亮在每个人民的意志里。去重建奥林匹斯吧，人类的奥林匹斯！从这里开始，向全世界蔓延。你所说的世界公民，一定会成为现实！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法律、不同的宪法、不同的传统文化、不同的民族精神、不同的宗教，那全人类的联合啊，亦成为世界公民！

普罗米修斯：道阻且长！